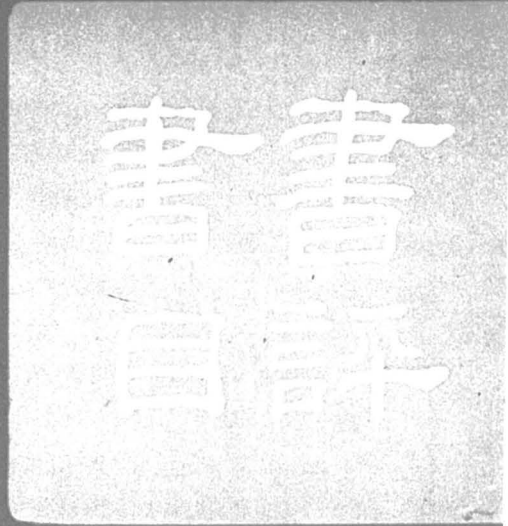


3

刊月雙

日一月一年二十六國民華中



**CRITICISM &  
CATALOG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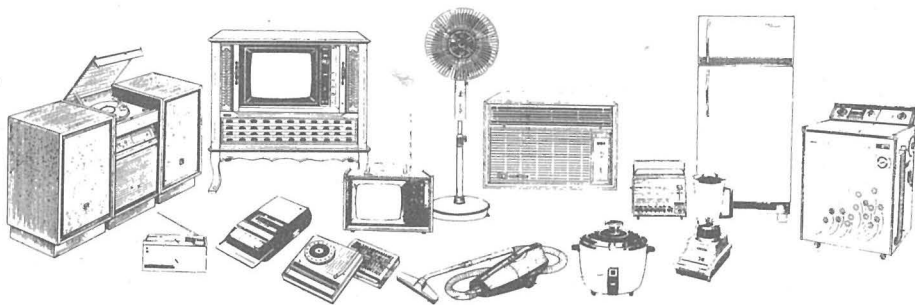
# 傲視群倫的國際牌產品

國際牌一向以優異的品質，一貫作業的生產，產品行銷全世界120餘國。本公司(國際電化商品公司)係中華民國有數的家庭電化製品總代理商，代理日本松下及台灣松下電器之產品，銷售網遍及全國各角落，所經銷產品，項多衆多。

包括：彩色電視機、黑白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冷氣機、電風扇、烤麩包機、果汁機、立體收音電唱機、電晶體收音機、電鍋、錄音機、吸塵器、電鬍刀、語言教學設備、建築音響設備、錄影錄音機、閉路電視機、瓦斯熱水器、瓦斯爐、電子時鐘、乾電池……

本公司除代理上項產品國內銷售以外並設有國外進出口部門經營電子電器產品進出口工作。

本公司為加強服務國外的消費者，特設有郵購部門，凡旅居國外的顧客，欲購買本公司產品，可直接賜函本公司特販部接洽代辦，手續簡便，歡迎委託。年節送禮，國際牌電化製品是您贈送親友的最佳禮物。



## 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

NATIONAL ELECTRIC APPLIANCE SALES CO., LTD.

總公司：中華民國台北市博愛路57號

HEAD OFFICE：57, PO-AI ROAD TAIPEI TAIWAN CHINA

TEL：373186~8 314833~4

TELEX：11482 NATIONAL

CABLE：“NATIONALCO” TAIPEI

向您推薦一本書中之書  
全國第一本書評雜誌



祇有在「書評書目」上，您才能讀到許多精彩的書評理論，好書介紹，青光片羽的讀後感，專家評論專書，整理分類的書目等等。

書評書目 雙月刊

社址·台北市博愛路57號4樓·電話·333763號

一年六期訂費50元·二年十二期訂費90元·郵政劃撥19274號



# 書評書目雙月刊目錄第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一日出版

(述論) 「文譯」與「論譯」的中光余評	[ 64 ]	田 雨
(述論) 家評書與評書	[ 85 ]	人 歸
(介評) 「鄉外」的人默王析	[ 4 ]	欣 何
(介評) 譯中的「 <i>FUTURE SHOCK</i> 」評	[ 16 ]	A. T.
(介評) 「龍雕心文譯英」評	[ 30 ]	兼 思
(介評) 「像畫新蘇耶」評	[ 78 ]	榮 志 房
(介評) 「考思學哲的來未向邁」介評	[ 93 ]	去 東 江
(筆隨書讀) 「丈萬芒光」	[ 13 ]	蔡 小
(筆隨書讀) 「輯選謠民國中」	[ 26 ]	鈞 鼎 王
(筆隨書讀) 「離天」讀我	[ 49 ]	道 從 文
(筆隨書讀) 「術魔的計統」	[ 58 ]	天 憲 高
(筆隨書讀) 「懷悲遺」的德紀讀我	[ 100 ]	惠 文
(筆隨書讀) 書談雲趙	[ 41 ]	雲 趙
(評短) 書本半了買我	[ 23 ]	祖 繩 朱
(六之紹介社版出和店書) 司公版出書業工志協	[ 60 ]	寧 榕 程
書新月兩	[ 126 ]	旂 士 黃
(書與家作) 波瑞祝家說小國英	[ 52 ]	瑜 文 崔
(場市書) 趣樂的攤書逛	[ 56 ]	菊 黃
(場市書) 籍書影電本幾	[ 28 ]	彌 尹
(稿特) 刊副紙報的灣臺評	[ 102 ]	等青叔施
箱信評書	[ 134 ]	等生柏余
後 編	[ 136 ]	社 本

賢銑古：計設頭刊      中 汪：字題面封      楚菊王：計設面封

何欣

# 析 王默人的 「外鄉」

王默人不是也不想，據我推測，成爲一個喧囂一時的作家，他只是態度嚴肅而認真且有膽識睜亮眼睛從現實生活裏挖掘寫作材料的作家中之一位，他勤於寫作，也珍惜自己的作品，從他所發表的短篇故事和長篇小說裏，我們可以斷定他是個忠實於寫作這一行業的人，這一點就足以令人欽佩了。

他這部於今年七月出版的「外鄉」（註）是一部寫實的作品，一部堅實的作品。在他構思和寫作這部小說的時候，正是所謂「迷失的一代」、「存在主義」的晨霧籠罩着文壇的當兒，我想，他對自己這部並非爲取悅一般讀者的作品，也不敢懷有被大多數所接受的奢望，不迎合時尚的書，在我們當前的環境裏，必然會受到冷落的，但他終於完成了這部分量並不算太重的小說。

「外鄉」裏所寫的不是悅目的美麗的也是該死的一羣過着淫逸生活的貴婦蕩子，而是一羣社會上未受重視的卑微小人物，他們離開家園，流落異鄉，整日裏爲着最起碼的衣食住的問題而奔波而勞碌而掙扎，在這艱苦的奮鬥中他們嚴肅地面對血淋淋的挑戰，英勇地保持自己站穩脚跟不要倒下去。現實生活的鞭子抽得愈緊愈急，他們變得也愈堅強，心裏希望之火燒得也愈烈。這正是我們中國人的特質，民族精神的具體表現。這羣卑微的人物雖然嚐盡辛酸，歷盡痛苦，他們却發揮互助博愛的精神，肯定人之尊嚴，怎不叫人對他們肅然起敬！

「外鄉」裏的主要人物是何練達，一個「半知識分子」，他「高中是讀過，只是沒有畢業」（一二六），沒有一張證明他的學歷的文憑，註定他不能憑本事往上爬的命運。他做過代用教員，雖然「像你這麼認真負責教書，真不容易找！」但「遺憾的是你缺少一張文憑，要不然我一定要再請你在這裏幫忙……」（一二九）。他在一家公司裏做書記，刻蠟板，工作認真，但因「所有的職員都具有高中以上的學歷」，他只有在經理同情之下被解雇。「半知識分子」不能往這個階層爬時，就必須學着靠體力吃飯，脫掉半截長衫，穿上短打扮，何練達及時做了這個決定。

「不容易找啊！」何練達回答說：「只是有的我却不想幹。前些日子，房東老太太幫我找到一分工作，也是抄抄寫寫的，我沒去。那種工作，忙也好，閒也好，幹起來總是沒有勁兒，完全是爲了混飯吃。」

「那你想幹甚麼呢？」老馬那張粗糙又晒得黑黝黝的面孔上，充滿着費解和惋惜的神情。

「我想做點實際的工作，……」何練達毫不猶疑地說：「要是有機會，我願意進工廠，下礦坑裏去工作。」（一六六）

最後他幹了挑碎石子的「臨時工人」，爬着竹板梯子，「一步一步地向上掙扎着，幾乎是咬着牙齒在掙扎着！滿頭滿身都在冒着汗珠」（一七一）。從想做公司的書記到滿足於做挑石子工人，這一改變的過程正是作者極力刻畫的主題，也刻畫得相當有分量，因爲作者沒有使何練達「突然」做這樣的決定或有這樣的醒悟，故而不曾使這決定顯得蒼白而空虛而口號化。

故事開始時寫正在公司做小書記的何練達的結婚，這個結合是他的房東趙老太太撮合成的，他曾數度勸他接受現實，娶房媳婦；「有個女人，就可以擋得住風，抵得住雨」。（四二）這個擋風抵雨的太太阿玉是個貧苦的農家女，前任丈夫甫死不久。她「那張瘦削的面孔上，鼻頭顯得特別大，鼻孔圓圓的，朝天仰着。鼻梁塌下去，和兩隻小眼睛凹成一條平線。下巴很短，兩片厚厚的嘴唇向上翹着」（二二）。她沒有唸過幾年書，但力氣很大，能忍苦忍勞。這自然不是「半知識分子」何練達所願接受的對象，也不會對她產生感情，在他倆的

生活裏，只是共宿一間小臥室內而已。他同妻子是陌生人。他心裏思念的是先前的愛人谷其嬌，一個富有人家的女兒，「幾年來，他不知道苦苦地哀求過多少次，就是千萬滴眼淚也仍然換不到一絲同情心。」（三六）他被他的父母拒絕。但何練達的心裏總是有這個潤小姐的影子吸引着，他不能祛除這個無根的依戀。窮何練達的結婚「大典」當然也是寒酸的，使他憶起當年表哥結婚的情況。這兩條「過去」——一個較久遠，一個較晚近——的纜繩拴住了他，使他覺得他的婚禮和那個「新來的女人」越看越陌生，越不屬於他，他勉強地成立個家，以結束其寒風中流浪人的生涯，結束那「飄飄蕩蕩的找不到著落的日子」，（四二）只是這種現實的需要迫使他那不切實際的夢推到一旁去。

他的妻子阿玉跟他成爲一個鮮明的對比。出生於貧苦鄉村的阿玉也受過打擊——失去了關懷她的丈夫，一個計程車司機，但這打擊並沒有把她擊垮，她默默地接受新的現實，鼓着勇氣想了解丈夫，想把隔開他倆那十萬八千里的距離拉近；她沒有怨言，辛勤工作，想感動那床頭的陌生人，雖然她有一次向何練達說：「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她也沒有使這種觀念影響她的努力，她設法適應他，順從他。努力成爲徒勞，直到她懷了孕，到醫院裏生產時才經由那嬰兒獲得她應得的溫暖。從阿玉的身上，我們會發現善良農民的性格，他們接受現實，學習忍受，毫無怨言；他們不屈於現實的壓力，仍能以一己的力量去締造生活，雖然我們也偶而聽到他們的膽怯的抱怨：「我好命苦啊！」比較一下何練達和阿玉兩人的接受現實的情形，不難看到其間的差別。何練達是勉強的莫可奈何的，阿玉是堅強的心甘情願的；何練達是傷心的忍受，阿玉是堅忍的接受；何練達是平視現在，阿玉是仰望未來，這一點表現在兩人對未出世的嬰兒的看法。何練達覺得不該再有個人來這世界上受苦難，所以不願有孩子；而阿玉則多包幾家衣服洗，爲未來的新生命準備。

在這羣卑微人物中，房東趙老太太是個可愛的人物，她永遠樂觀，學得了智慧。當然，她有幾間破屋出租，使她能有免於飢寒的威迫，還使她能脫離兒女而獨立生活，她還能打打小麻將，她在他們之間是高半截的人物，有樂觀的客觀條件。她關懷她的房客之一的何練達正如母親關懷兒子一樣，在感情上他也是他的母親，她

向他解釋她的生活哲學：「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人該走到哪兒說哪兒，」和「人都由命，是好是歹都得撐下去！」她對別的房客雖然不像對何練達那樣關切，但也沒有一絲兒壓迫的跡象，她的達觀像一陣夾帶花香的春風，使「冷冷的現實」變得能够忍受。在這部小說裏，趙老太太扮演着一個極重要的角色，是她把何練達從空虛的過去之依戀中拖出來，拖進現實裏，說服他結婚，說服他接受孩子：「燕子啣着泥巴，飛來飛去的，還不是爲了下一代？咱們活在世上，不是爲了兒女，還爲甚麼呢？」（一五九）話是普通的話，但經她說出來時，滲進了一股力量，迫使何練達回答「是啊，是啊」，雖然是懶洋洋地，有口無心地，（一五七）但他終於被說服。

對何練達而言，另一個重要人物是邱老伯，在他是孩子的時候，邱老伯在他的家裏做長工，常帶他放風箏，捉小鳥，邱老伯身上彷彿寫着他的平淡的快樂的童年，看到邱老伯時，難免要引起他的懷舊情緒。在外鄉巧遇後，邱老伯是「十年多的風和雨，血和淚，把他的背脊壓彎了，頭也壓得向前低垂着。額頭上刻着深深的皺紋，有兩道皺紋垂伸到耳根下面。面頰凹下去，一邊凹成一個小湖，小湖上面的顴骨聳立着兩座山峯。兩隻眼睛模模糊糊的，空空洞洞的，灰暗得像黃梅季節發霉的天空」。（四二——四三）他以賣烤蕃薯爲生，也住在趙老太太出租的小屋裏。邱老伯知道他那在大陸的「老伴兒早就死了，家裏什麼人都沒有」。（四五）但他仍有個希望支撐着他過苦日子，就是「把這把老骨頭送回老家去」。（四五）他的生活是蒼涼的，孤寂的時候就獨自拉拉胡琴，（一一三）對故鄉的懷念給他平添無限悲愁。但他給予何練達的不是在孤寂中的偷彈淚珠，他向何練達重復的是「外鄉再好，也沒有故鄉泥土親切」，（一二三）使何練達也燃起對故鄉（祖國）的真摯感情和挑起生活擔子的勇氣。

當然作者也沒有放過卑微人物的生活的另一面：他們的貧困，在貧困裏夫婦們只有以打架來發洩，但作者在這方面敘述得較少。

讀過「外鄉」後，我們首先感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同情與互助，是這些美德使這羣小人物發出了光

亮，使他們成爲可親的人物，試看下面的一些例子。

何練達在馬老闖的煤球舖裏打過煤球兒，後來店裏生意愈來愈糟，不得不裁掉工人時，馬老闖（「望着馬老闖那張憔悴的臉，還有他太太和四個小孩子的臉上也都露出焦黃的顏色，心裏更是忍不住地有些發酸發顫。」（六二——六三））還挽留何練達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咱們相處這麼久，也不能算是外人。你用不着焦急，也用不着發愁，暫時還是住在這裏，有甚麼吃甚麼，只是多加一把米。等到找到別的工作再走。」（六二）何練達也不忍心拖累別人，「馬老闖再三再四地勸，他也還是搖搖頭。」（六三）兩個人都是爲對方着想，爲了對方而自己犧牲一些，是心甘情願的，這友情是可貴的。

離開馬老闖的煤球舖，失業的何練達由拉三輪車的朋友老胡幫忙找到棲身之所，便開始奔波找職業，等待，煎熬。在託朋友時，他的朋友說：「我們這裏有位同事，年紀很大，又病得很重，他沒有多大的希望了。上邊說過，如果這個位置空出來，一定優先設法安插你。」何練達沒有爲填自己肚皮的希望變得麻木無情，對這個可能給他騰位置的陌生人的境遇，感到的是悲涼和恐怖。「連噁一聲的氣力都沒有，更沒有勇氣再追問下去。」（六七）這種關懷也是極深的，忘我的。

在應徵一家公司的小書記時，他的競爭者之一的一位「頭髮斑白的中年人，臉上黃黃的，有點病容。穿的衣服繃繃的，人也顯得畏畏縮縮的」。（六九）他還「拖着—大家子，餬口挨日子都不容易」。（七〇）同情消除了競爭者間存在的敵對！那個中年人「從上衣口袋裏摸出一支吸過的香煙，只賸下半截，他劃了一根火柴吸了兩口，從鼻孔裏噴出兩條煙霧，然後將香煙頭倒轉過來，遞給何練達，輕輕地說：『我只有這半截煙，你不要吸兩口？』兩人還互相稱贊對方寫的字整齊漂亮。待何練達被選中而那個中年人失望地離去時，他「向前跑了兩步，很想把那個頭髮斑白的中年人叫回來，將工作讓給他」。（七四）雖然他的肚子空空的，使他那張開的嘴巴又閉攏；但他深深感到疚歉——真正的內疚，彷彿他剝奪了那中年人的生活似的。

邱老伯病重，何練達去爲他賣血的一景，也表示他爲別人犧牲的真情。雖然醫生告訴他「你有貧血症，不

能賣血」，但他仍苦苦哀求醫生通融。(一四一)

何練達同阿玉之間沒有感情存在，但做爲一對夥伴間的關懷是存在的。她會勸何練達埋頭在檯燈前刻蠟紙。

「很晚啦，睡覺吧。」……

「身體要緊，不能經常熬夜。」

「要是爲了多賺幾塊錢，累壞了身體，那就划不來。」……(七五)

何練達也同樣關注阿玉：

「我看早上不要幫人家洗衣服，免得每天早上還沒天亮就得爬起身來。現在我們勉強過得去，只要能夠節省點，也用不着這麼辛辛苦苦。」

阿玉一面扣着扣子，一面站起身來說：

「趁現在沒牽沒掛的，能多賺一點兒就多賺一點，將來要用的地方多着哩。」(八三)

-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生活的折磨中，在無感情的家庭生活中，何練達是一步一步在走向一個覺醒，他同妻子的關係是愈走愈近，而非永遠保持是一對陌生人，他最後屈服於妻子的希望，接受了孩子。作者巧妙地把她接受下一代同另一個慾望連繫在一起，「……是渴望着能夠回到那閃爍着金黃色希望的土地上去，用自己的雙手，播種金黃色的希望啊！要是能夠回到故鄉，或者在此地有塊土地可以讓自己耕種，他願意扛着鋤頭，背着犁耙，奔向那廣闊的田野上去……讓自己的生命與泥土結成一片，那是多麼充實啊！」(一六三) 生命之可貴，在於「……種子撒在泥土裏，讓光禿禿的土地上漸漸地變得綠油油的，漸漸地變得黃澄澄的」。(一六二)
- (最後在妻於醫院中生產的時候，他終於露出對於妻子的愛：「何練達握着妻冷涼涼的手，兩隻手緊緊地握在一起，那兩隻冰冷的手，漸漸地變得溫暖些。」他倆的握手和兩隻冷冰冰的手變得溫暖些是富有象徵意義的。未來的希望使他們緊握起手來。

我在前邊說，「外鄉」是部寫實的小說，作者當然也觸及許多現實的問題，也是我們時常——至少在不久的以前還時常——看見的，聽到的，觸及到的現實問題。例如「只問文憑不問本領」的作風把許多有能力的人悍然拒於門外。作者特別提到的是這兒工業逐漸發達後由機器代替人力而造成的失業羣的問題。三輪車夫老胡說：「這叫寡婦守長夜，越守越難熬——如此到處都是計程車穿來穿去，我們踩三輪車的就變成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六四）何練達談起煤球舖時也說：「如今用煤球的人家越來越少，稍微像樣一點的家庭不是用電，就是用煤氣，既方便，又乾淨。再說賣煤球的，現在大部分是用機器壓，馬老闖那裏用人工打，自然拚不過人家。」（六三——六四）沒有技術的工人只有被淘汰，這不是一個只憑胳膊有力就能撞出路的時代了。

「半知識分子」何練達的失業歸於他沒有一張文憑，他最後決定脫下半截長衫，改成短打扮去掙飯吃，「好！出努力的活兒，我都願意幹！」這聲音很響亮，作者似乎不願叫他在寫字檯上窒息。也許他有意地批評許多念過幾天書的人便不願去勞力，而寧願坐在辦公桌上爬，爬，爬！跟何練達一起挑碎子的孩子（他在念夜校）該是個典範。

「外鄉」不是依照每個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用編年史的方法寫作的，作者寫的「現在的動作」是何練達的結婚和婚後的一段生活，包括他在公司裏做刻鋼板的小書記和失業後的改行挑碎石子。許多過去經驗便穿插在這些「現在動作」裏面。通常作者是把性質相同的事件並列，而形成一種對比，以加強力量，如何練達的簡單的婚禮同他在回憶中記起的表哥的婚禮並列，愈看出他的所謂婚禮的寒酸。或者以過去的經驗為背景以襯出「現在動作」產生的原因，等等。試以第一章為例，作一簡單分析：

現 在

I

何練達和阿玉結婚後進入一間小屋的新房，由趙老太太陪同，何練達同阿玉均無語。

趙老太太使何練達想起母親。

III

何練達坐在桌子頭邊的圓木凳上，望着坐在床邊的新來的女人。

V

何練達望着陌生女人，趙老太太同他們的談話。

趙老太太辭去，房裏是一片孤寂。

VI

隣居不是孤寂，收音機裏播黃梅調。何練達獨自「想」他和面前陌生人的心境。（在這一段，何練達的思想同「現在」室內擺設結於一起，相互出現。）新家，同阿玉談話，道出 VIII

VII

阿玉不知如何處理手中小布包，拿在手中，一動不動。何練達去握她的手，共床時何練達的思想。

過 去

II

從前表哥結婚的情形，全家歡樂緊張的情形。由表哥結婚又憶起兒時戀人荷花。

IV

娘對他說：「你表妹是個好女孩子，你可不能虧待荷花……」

VII

阿花以前的生活，她的第一位丈夫之死，他遺下來的衣服，阿玉仍帶在身邊。阿玉直接把前夫介紹出來。何練達由那司機（她的前任丈夫）想到他的母親。

從上面所列舉的「現在動作」與「過去經驗」的相互交替寫作的方式看，我們知道作者是使用意識流的技巧，但因為敘述裏常常有作者個人的批評解釋出現，這種技巧並未能達到圓熟成功的地步。王默人不是一個十分注意其寫作技巧的作者，也許他寫的故事內容太豐富了，便想儘快講出來，而忽略一些剪裁的功夫，甚至許多應該特別加強以求突出的效果也往往被忽略，或者說，他寫作時筆似乎被故事推着往前走，速度很快，故而不能暫時停留，細心加以推敲。例如何練達回憶表哥結婚的一幕就佔了近九頁（一一——二〇）稍嫌過於詳盡了些，因為作者對何練達自己結婚的酸醜情況並沒有寫得如此重。又如寫阿玉的難看，零零散散提到的地方也多了些，使讀者有個感覺，即何練達對阿玉沒有感情，只是因為她醜，縱然如此，作者似乎也不應該過於強調這一層。因為他先寫了何練達的愛人谷其嬌的感情是極薄的，而他是在幻想中建立他們的感情。阿玉雖然不善言語，但她那發自內心的單純的幾句話說明她的純樸。這是作者應該特別強調的一點，如果這一點加深了顏色，更能增加何練達的痛苦與內疚，而終於走上接受阿玉之路，就會更有力量。「沒有矛盾便沒有故事。」對這一矛盾，作者表現得不太够。我提到這一點，是因為在「外鄉」中只有何練達是個「半知識分子」，不像其他的人單純，故而只有他可以使作者作較複雜的探討。

「外鄉」是我讀的王默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在書前那篇短序中曾說它有「偉大」處，我希望我在這篇文章裏說明了它的「偉大」之所在。

註：由皇冠出版社印行

# 光芒萬丈

小蔡

著者：德 Robert Jungk

譯者：翁武忠

出版者：徐氏基金會

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再版 二六四頁

- 這本書的德文原名叫 "Thana Thousand Suns" 做 "Heller als tausend Sonnen"，出版於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八年 James Clugh 把它翻譯成英文，書名題為 "Brighter"，中文本是根據英文本翻譯而成的。譯者翁武忠是清華大學物理研究所畢業的碩士，以內行人的身分來翻譯這本原子科學家小傳，自是駕輕就熟；譯文淺近流暢，是本書不同於一般科學性圖書的原因之一。
- 該書所關心的並不是物理學本身的問題，書上所提及的物理學術語如原子分裂、核子分裂、不定原理、質能互變、連鎖反應等等，都是一般人所知道的。它所關心的是這些物理學上的偉大發現如何被運用

• 13 •

去製成可怕的原子彈？爲什麼那些哥廷根時代與世無爭的科學家竟會成爲這種地獄武器的催生者？學術神聖自由的實驗室爲何竟成爲威脅人類生命與幸福的兵工廠？戰前，全世界的科學家之間有很好的友誼存在，戰爭帶來了死亡的陰影，也間接揭發了人性的弱點，破壞了彼此

的友誼，爲什麼所有的科學家都同意保守核子分裂的秘密，而獨若利歐居禮首先破壞這個默契？偉大的科學家，包括諾貝爾獎金的得主，從愛因斯坦、波爾、海森堡、卡比查、費米，到「原子彈之父」歐本海默、「氫彈之父」

泰勒、以及電子計算機的設計人紐曼等等，如何被命運作弄、如何與政治妥協，本書俱有詳盡的說明和動人的描述。

二十世紀最大的成就是在科學方面的，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却趕過十九個世紀的全部歷程。科學一方面造福人羣，另一方面却成爲世界和平的創子手，現代人的生活與科學息息相關，但科學上的奇蹟往往變成現代人的夢魘，人類的命運是如此可怕地跟科學糾結在一起，科學的本質是什麼？科學爲什麼帶來許多新的衝突和矛盾？科學家究竟是那一種人？他們將在未來的

世界裡扮演如何的角色？這些一連串的問題，原書作者顯然非常深刻地考慮過它們，也希望我們從此書獲得啓示，進而關懷整個人類的前程。從此書中，讀者不僅可以得知許多原子彈問世的過程和秘密，而且在其伶俐圓熟的筆觸下，教科書上那些令人嚮往的偉大科學家們個個栩栩如生，宛然就在你的身旁。有一股純真和癡氣的波爾常常惹人發笑；深居簡出的愛因斯坦常常在普林斯頓的房屋裏大發牢騷，隔壁最具詩人氣息的歐本海默則陷入深沉的冥思中；鋒芒畢露、銳氣過盛的泰勒則喜歡鬧意氣。沉着而愛國的海森堡則憂心忡忡地拖延工作的進度（德國絕非做不出原子彈，他們也是有強大的陣容的）、還有一些科學家們爲了阻止世界末日的來臨而從事的種種補救工作：

全書以年代的劃分來處理原子科學時代的重大事件，縱橫兼顧、有條不紊。就中以對歐本海默的描繪最爲出色。從他戲劇性的一生中（包括物理學上的成就、一個美麗的少女爲他自殺、出賣朋友以爭取美國政府的信任、……以至最後走上被告席），使我們了解當知識達到高峯狀況時，所換來的是絕對的孤絕、

緩上升之際，他又想起另一句話：

假如一千個太陽的光芒  
同時耀入天空，  
那就會像  
上帝的榮耀。

但是，當那朵龐大而邪惡的雲彩，從地面上緩緩上升之際，他又想起另

心境的不平衡，和所謂的「浮士德錯綜」(Faust complex)——天才成爲

「科學禁癮」，爲了刻意追求「技術上的誘惑」(歐本海默之言)，科學家往往會做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的瘋狂行爲。高潮是在一個原子彈試爆的時候。當時歐本海默記起了一首印度聖詩：

「我已死亡，成爲世界的碎片。」

從此他的心未曾安寧過，畢竟他不是人類命運的主宰，他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一個不明白「知識使人驕傲、唯有愛心使人謙卑」的凡人。

大抵說來，這本書並沒有很大的缺憾，譯者的態度非常負責，必要時也都註明了英文或德文以資對照；出版者徐氏基金會亦以嚴謹着稱於學術界，頗受激賞。唯一的缺憾是本書橫印(此基金會的書大部份都是橫印，因爲出版的都是科學性書籍)，令人讀來不甚習慣。前已

言及本書有關學理、方程序方面者不多，故橫印絕無必要。至於此書是否忠於原文，由於找不到原文本，無法稽查。

這是一本可讀性非常高的傳記，當陳之藩先生看完英文本時，曾告訴胡適之博士：「這本書讓人拿起來就不能放下。看完之後，頓時對人類的前途增加了信心。胡先生，您無論如何匆忙，也請您先看這本書，太緊張了。太精彩了。」不知道胡適有沒有看完此書？但相信大家看完此書後，也會興起相同的感覺。

### 黃海著

科幻小說

## 新世紀之旅

定價每冊18元

優待本刊讀者，直接函購八折

- (1) 劃儲戶：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 (2) 劃撥一九六三三黃炳煌帳戶
- (3) 如以小額郵票購書請寄臺北縣永和鎮信義街十七巷一號黃炳煌收

# 談 FUTURE SHOCK 的兩個中譯本

T. A.

目前，在臺灣從事翻譯工作的大有人在，這種現象是既可喜又可憂的。可喜的是他們之間不乏有真才實學的高手，對原著了解够深，中文表達力亦強，更重要的是他們愛惜羽毛，有責任感。他們的譯作可說是讀者之福。可憂的是更有一些自信心過強，熱心過度的玩票的（enthusiastic amateurs，套句外賓對此地計程車司機的評語。）他們對原著未求甚解就冒然動筆，往往錯誤百出，不知所云。這種書印出來不僅是紙張筆墨的浪費，還可能引起讀者的「休克」——shock——哩！

當然，這乃是臺灣翻譯界的兩個極端。界乎兩者之間的，自是五嶽三峯，立見高低。只有各憑造詣，各憑良心了。

Alvin Toffler 的 *Future Shock* 目前市面上有兩個譯本，一個是蔡仲章先生譯的「未來的衝擊」（新潮文庫七十八號，志文出版社印行，四百六十四頁，定價四十元，）另一本是范文馨、范揚魁兩位先生合譯的「未來的震盪」（一文出版社印行，二百十頁，定價卅元。）

先談蔡伸章先生的「未來的衝擊」。

從譯者序裏我們可以看出蔡先生的確花了一番心血。洋洋數十萬字顯然不是件簡單的事。蔡先生的魄力是可佩的。但是光有魄力是不够的。蔡先生在碰到生字或難懂的文句時往往是懶於查字典及懶於請教，祇是「想當然耳」，憑着自己的想像硬譯。譬如說把 matchbooks (紙背火柴) 譯成「婚姻手冊」，把 evacuation (遷出或騰出) 譯成「拆除」；把 electric range (電爐) 譯成「電動靶」；把 temporarily vacant lots (暫時空着的土地) 譯成「暫時真空」；又把 computer programmers who turn on with L.S.D. (吞食迷幻藥的電腦程式員) 譯成「電腦程式員吃着迷幻藥操縱機器」……。更不應該的是蔡先生把許多句子整個譯錯，甚至還有的把原意完全譯反了。譬如把 Given few clues as to what kind of behavior is rational under the radically new circumstances, the victim may well become a hazard to himself and others. (註一) 譯成「在環境完全陌生的情況下，即使我們給他提供一些合理的線索，他對別人乃至自身仍將感到茫無所措」(譯本第卅頁第六行)；又如把... the nearest historic parallel with today is no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ut rather the "inven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olithic age." (註二) 譯成『……今天人類所面臨的變動，不是工業革命，而是「農業在新石器時代的發現」』(譯本第卅一頁第八行)；把 An event that affected only a handful of people at the time of its occurrence in the past can have large-scale consequences today. (註三) 譯成「同樣的一件事，在過去發生可能祇會影響少數人，但在現在發生的話，則可能造成極大的震撼性」，(譯本第卅四頁第十行)；把 Frank Lynn...found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more than sixty percent has been slashed from the average time needed for a major scientific discovery to be translated into a useful technological form. (註四) 譯成「李恩……發現本世紀以來至少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新發明，自科學原理的發現到技術的實際推廣，比以往縮短了許多時間」。(譯本第四十

五頁第十行)；又如把 One can hardly argue that every book is a net gai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註五) 譯爲「無可置疑的，幾乎每一本書都代表着知識進步的「種淨賺」(譯本第四十八頁第八行)；把 What Mattie did not announce was that by trading in her old doll for a technologically improved model, the little girl of today, citizen of tomorrow's super-industrial world, would learn a fundamental lesson about the new society... (註六) 譯成「但是很可惜的，該廠商卻沒有宣佈，顧客在換購新型洋娃娃時，將予未來超級工業世界的巴爾比，灌輸有關新社會的基本課程...」(譯本第六十五頁第八行)；把 This resistance, however, is dying all over the developed world (註七) 的意思完全顛倒過來，譯成「而這種敵視目前正在一切先進國家裏盛行着」，(譯本第六十七頁第二行)，很可笑的是，蔡先生居然把 All eight of my great-grandparents (註八) 翻譯成「我以上八代祖先」(譯本第六十八頁倒數第一行)。諸如此類的錯誤在「衝擊」一書前七十頁內還有不少，無法，也沒有必要，一一舉出。

這些錯誤大大地減少了「衝擊」一書的可讀性。

蔡先生的譯本當然也有其可取之處。譬如說一般地看來文筆還算相當流暢，有些句子譯得頗見功力，(因此更令人不解何以連極為簡單的句子也會譯錯，) 新名詞及人名後面均附原文，校對十分仔細等等。如果能在再版時將譯文仔細整理，更正錯誤，它仍不失爲一本可讀的書。這是筆者對蔡先生和新潮文庫的一點希望。

比較之下，范文馨和范揚魁兩位先生合譯的「未來的震盪」要比蔡伸章先生的「未來的衝擊」差得更多了。

「震盪」僅兩百十頁，尚不及「衝擊」之半，它給人第一個印象是節譯本，等看完「目次」才發現兩位范

先生只譯到第十章（原書共廿章），可是在封面和「譯者的話」裏都沒有說明，一直到最後一頁最後一行末了才附上「上册完」三個字，這顯然有冒充全譯本提前出書以魚目混珠之嫌。這種作風最低限度是不應該的，是不足取的。

現在來看看兩位范先生的譯筆。

看了「震盪」筆者不禁爲原著者 Alvin Toffler 叫屈。原著的文句是通順的，意念是清晰的。可是透過兩位范先生的翻譯，通順的文句變得苦澀了，清晰的意念變得模糊了。筆者懷疑任何人能不參考原著而看得懂「未來的震盪」究竟講的是什麼。兩位范先生把原著謀殺了。

譯得驢唇不對馬嘴的單字和片語比比皆是，譬如把 evacuation（遷出或騰出）譯成「處理排泄」（譯本第四十三頁第八行），把 brain-drain（人材外流）譯爲「頭腦枯竭」（譯本第二十九頁第四行），或把 space capsules（太空艙）譯成「濃縮的太空船」（譯本第十八頁第十一行），又把 skydiving（高空特技跳傘）譯成「太空」（譯本作者自序）等等。

- 整句或整段譯錯的地方也不在少數。譬如說原文第一章第三節一開始說 "Is all this exaggerated? I think not. It has become a cliché to say that what we are now living through is a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is phrase is supposed to impress us with the speed and profundity of the change around us. (註九)「震盪」一書內把它譯成「這會誇大其辭嗎？我相信不會的。如果說我們是生活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則已經是爛調了。我認爲這句話是說明我們正與週遭的快速和深度的變遷生活在一起」（譯本第六頁第一行）。•把 This affects immensely the way they experience reality, their sense of commitment, and their ability—or inability—to cope. It is this fast through-put, combined with increasing newness and complexity in the environment, that strains the capacity to adapt and creates the danger of future shock.
- 19

• It is this fast through-put, combined with increasing newness and complexity in the environment, that strains the capacity to adapt and creates the danger of future shock.

(註十) 譯爲「這廣泛地影響了他們去體驗實體的方式，他們的約束的感受，以及他們的有——或沒有——應付的能力。快速的完結，與環境中與日俱增的新奇及複雜合併起來，強化了我們去適應和創造未來震盪的危險環境之能力」(譯本第卅六頁第四段)；把 *Most people look upon the building operations blocking New York's streets as temporary annoyances, soon to disappear in a static peace.* (註十一) 譯成「多數人看到建造房子的工程阻塞了紐約街頭，一時覺得討厭，很快又心平氣和了」(譯本第四十三頁第十行)；把 *We "play it cool" technologically* (註十二) 譯爲「在工藝上我們大膽地下賭注」(譯本第四十五頁第二行)；又把 *Indeed, temporary classrooms are to the school construction industry what paper dresses are to the clothing industry—a foretaste of the future.* (註十三) 譯成「還有更多的正在發展的暫時性教室，對學校建築學而言，實際上，是相當於紙衣服對製衣服業——是將來的先頭滋味」(譯本第四十五頁第十一行) 等等。

此外，莫名其妙的句子，諸如「由於兩種擾亂而來的信念，我遠離這種經驗」(譯本「作者自序」)；「日本建築師大言不慚地把都市的藍圖建在海洋上」(譯本第十五頁倒數第四行)；「運輸進步的簡單記載，常是使加速度富於戲劇性」(譯本第十八頁第三行)；「這發明予人深刻的印象，好像很難超過速度極限」(同頁第六行)；「這裏有成千個統計例子，非常清楚明白，幾千年或多少個世紀過去了，在我們的時代裏，極限的突破很奇怪地迸發出來」(同頁倒數第四行)；「我們雖是無意的，但是經常掃瞄環境，從它學到東西」(譯本第廿一頁第七行)；「新生的小女孩，快樂地轉向新改良的巴巴」(譯本第四十頁第六行)；「曾經一度當運動場合適地在鄰近固定時，有些人的孩子甚至孫子可能輪到大致相同的經驗」(譯本第四十六頁第九行)……

兩位范先生翻譯的這本「未來的震盪」除了用的紙質較好之外可以說一無是處。

如果兩位范先生是爲了搶先出書，無暇修飾文句，這是對讀者不負責任；如果只能做到這種似通非通的地

步，實在沒有必要浪費自己和別人的時間。把中英文基礎打紮實之後再動手也不遲。這是筆者對范文馨、范揚魁兩位先生的一點希望。

抱歉的是以上對「衝擊」和「震盪」兩個譯本的批評並不是完整的。「衝擊」只舉例到第六十八頁；「震盪」只舉例到第四十六頁為止。筆者沒有時間，也沒有耐心，一一對照下去。希望讀者能從這些例證裏對這兩本書有所了解，並進一步作爲是否購買或該買那一本的參考。

Alvin Toffler 的這本 *Future Shock* 從「永久性之消失」談到「活命的策略」，對未來可能加諸於我們或我們子孫的影響可說是分析得淋漓盡致。作者往往爲了說明一個觀念，不惜抽絲剝繭，旁徵曲引，務使讀者加深了解。不過這本書到底是爲西方高度工業化社會，特別是美國人民所寫，書裏引用的例證絕大多數是有美國色彩的人、地和事物，這對在臺灣的讀者難免產生心理上的差距，無法全然了解。光拿書裏提到的人物來說，Norman Mailer, Stokely Carmichael, Allen Ginsberg 等人，不論他們代表的是什麼樣的典型，持的是什麼樣的論調，至少在美國讀者羣的心目中，印象是鮮明的。可是我們一般的讀者對他們的了解恐怕是有限的，甚而至於是完全陌生的。正因爲如此，作者想藉這些人的言行來解說的觀念可想見是難以在臺灣的讀者羣中激起共鳴。這本書固然是言之有物，值得翻譯，但是逐句翻譯是大可不必了。原著詳盡得稍嫌囉嗦，可以刪的地方的確很多，節譯的方法應該是比較妥當可行的。——完——

(註一) 原意爲對未來毫無線索可尋……(而非「給他提供一些線索」)。

(註二) 原意爲：在歷史上堪與當今這種巨變一比的大事不是工業革命的發生而是在新石器時代發明了農業。

(註三) 原意為：發生在以往而且僅影響了一小部分人的事件可能到今天還有着深遠的影響。(並不是說同一件事發生在以前則影響小，發生在今天則影響大。)

(註四) 原意為：李恩……發現自從進入本世紀以來，重大科學發明從理論到實用之間所需之時間已經較以前縮短了百分之六十。(時間縮短了百分之六十而非百分之六十的新發明。)

(註五) 原意為：我們不能說每本書都有助於知識的增進。

(註六) 原意為：該廠商未能宣佈的是：今天的小女孩，也就是明日社會的主人翁，在採購新洋娃娃時不知不覺間體會到了未來社會的一個基本觀念，也就是說人與物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短暫了。蔡先生譯文似乎是說「小女孩將這種觀念灌輸給洋娃娃，」這是很荒謬的。

(註七) 原意為：這種抗拒力已逐漸消失。(並非正在盛行。)

(註八) 原意為：我的八位曾祖父。(並非「我以上八代」，這兩者之間相差太大了。)

(註九) 原意為：把我們說成生活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代的這種說法已屬陳腔濫調，這句話的目的乃在顯示出我們周遭改變之快之大。

(註十) 原意為：這種現象對他們體驗現實的方式，對他們的參與感，以及對他們是否能夠應付都有巨大的影響。這種短暫易逝的現象，加上周遭變幻無常的環境，使人們難以適應，也產生了未來震撼的危險性。(並非「強化了我們……之能力」)。

(註十一) 原意為：大多數人把紐約市街頭建築房屋阻礙交通的現象看成是短時期的不便，認為很快就會歸於平靜。(並非「大多數人……一時覺得討厭，很快又心平氣和了」)。

(註十二) 原意為：冷靜應付，穩紮穩打，(決不是「大膽地下賭注」)。

(註十三) 原意為：暫時性教室之於校舍建築商一如紙衣之於服裝業——都是未來的前兆。



# 我買了「半本書」

朱繩祖

——談「未來的震盪」中譯本

六十一年九月卅日君弢先生以「未來的震盪」為題，在中副方塊裏談到一本轟動世界的名著，即歐文·陶夫雷所著「未來的震盪」(Future Shock By Alvin Toffler)。君弢先生並提及這本名著，「包括中國在內，已有九種文字的譯本。」由於本人算是該書的讀者之一，略知一二，所以讀到方塊文章頗感親切，知道這本名著已有中譯本，更暗暗為我們有譯作家與出版社介紹這本最值得一讀的名著而欽佩、高興不已。

不過，當時我抱憾的是一直沒見過中譯本，直到上週在報上看到預約該書的廣告，才知道尚在出版中。再看看預約的書價僅為新臺幣二十一元，想到我前年在紐約買英文原著本竟化了美金一元九角五分，兩相比較實在太便宜了。於是興沖沖地親自到郵局辦劃撥預約。昨天下班回來時，見到該書已寄送到家，真是說得上服務迅速。可是當我撿起這本書，覺得那麼輕，心中不禁有個疑問，再打開譯本，前前後後翻了一下，真如小孩受騙一樣，難免有點羞愧氣憤之感，也為這個中譯本給譯作界、出版界增添一份污點，而不得不借「書評書目」說兩句話以就教於知者。

該書原著英文本從一九七〇年七月份出版，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僅僅九個月，就印了十五版。全書計五六一頁（評介與書名頁等尚未計算在內），共六大章二十節。內容以「事」為經，以「變遷」為緯，描繪出我們這一代所處的社會，現在以至未來所受和將受到令人不敢想像的衝擊，洋洋灑灑，一氣呵成，根本沒有上下冊之分。而我所買的中譯本祇譯到原書第三章第二節（即第十節）就出版了，即使算是上「半」冊，也應把第三章各節譯完（譯到第十四節）才勉可出版。而令人覺得「受騙」的是，該書預約沒說明是上冊，在譯本上無論是封面，書名頁以至版權頁上，都沒有「上冊」兩個字，僅僅在譯文最末一句加個（上冊完）三個字，實在想不出是什麼道理，存的什麼心。如果說，因我們出版界惡性競爭，要搶先出版，也不應不為讀者着想而「急」得書不成章；更不應連「上冊」兩個字也不按成規印出來。自由經濟制度最大的特色就是公平競爭，但是在別人竟爭對顧客愈有利，因他人常以提高品質或提供較佳服務來爭取顧客。而我們競爭結果，往往是顧客吃虧，因為我們有一些敗類常以「偷工減料」、「粗製濫造」、投機取巧地來騙顧客，先「撈」它一筆再說。這家出版社的做法實在令人寒心。

不僅如此，該中文譯本最令人厭的地方，乃是「譯者的話」。其中說，「全世界已有八個國家——連中國則有九個國家——出版或翻譯」，我不知道其他八個國家是否也有譯了「半」本就「佔了一份」的情形。其中又說：「本譯本直接自英文原著譯為中文，茲將日文譯本在日本受到輿論激賞的形情，簡單摘錄如下，」接

著就條列一些日本各新聞報刊的評語短句，看來實在令人作嘔。查原著英文本上確刊載有書評，而且很多，有書評家個人的、有報紙和期刊的。這些書評者除了美國的而外，還有英國、法國甚至印度的，但就沒有日本的。譯者既然是由英文原著譯來，要譯該書書評，以助讀者認識「原著是怎樣的書籍」，為何不把如許多的書評譯出來，而偏偏只找一本「日文譯本」來專譯它的「書評」呢？如果猜得不錯的話，該譯者日文程度一定比英文更好，譯點日文好讓讀者看出他還「傍通」日文。

筆者所以用「生厭」、「作嘔」等不雅的名詞來形容它，就是因為譯者介紹該書的書評，捨原著所載很多書評不譯，偏偏夾帶些日本新聞報刊的書評。這是因為日本新聞報刊的評論係世界權威？抑是譯者的偏好？或是根本沒看到英文原本？看到日本的新聞報刊，就想到他們極偏極左的「言論」，不僅已污蔑、出賣了我們，且已喪失了日本人自己。不懂我國人絕對多數對之憤慨，即使他們前任首相佐藤先生也曾聲色俱厲地斥責過他們自己。譯者有什麼理由對之偏愛呢？如果說，該出版社所出版的譯文書籍都是日文譯本（見該社圖書目錄正是如此），而要求譯者加點日文譯文以資點綴，譯者又看在稿費份上只得如此，到是情有可原。

最後要說的是，中副方塊所載的都是嚴謹的評論文字，前些日子呂方先生一篇極富正義而感人的文章，「廢止聯考」，祇因以幽默方式寫出，就曾引起若干讀者的「誤解」。所以個人對這「半本書」——「未來的震盪」中譯本的譯者與出版者無從獻言之際，作為中副忠實讀者之一的我，對於君弢先生的方塊文章中「包括中國在內，已有九種文字的譯本」句，到有一點出自誠敬的建議：等那半本書出版時再說。

# 「中國民謠選輯」

王 鼎 鈞

我很喜歡民間歌謠。民謠是我們的民族文學，也是我們的民俗文學。對個人來說，民謠代表童年的回憶，故鄉的熱情，民族的心聲，先人的智慧。一想起小時候，母親或者是祖母哼給我們聽的那些韻文，就覺得非常溫暖，就覺得那裏面有你的一條根。

我想，不喜歡民謠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喜歡民謠的人，又可分成兩類，一種人只喜歡自己家鄉的民謠，另外有一種人，喜歡全國各省各地的民謠。每一個地方都有著名的土產，每一個地方也都有出色的民謠，這些民謠裏面有鄉土的特色，有民間豐富的資料，也往往是很好的文學作品，讀這些民謠就好像跟各省各地的朋友交談，就像到各省各地觀光。

最近讀許牧野選輯的「中國民謠選輯」兩大本，發現很多佳作。例如在江蘇、淮陰一帶流傳的「小媳婦」：

「蒲公英、根子苦、媽媽把我送到清江浦。脚春確，春到驟馬睡，手拉羅裙揩眼淚，一滴眼淚一滴斑，斑斑淚水穿心肝，羅裙濕透算什麼？箭弓都是兩頭蠻，只望東方發白天快亮，太陽出來羅裙乾。」

這是形容小媳婦的痛苦，工作很多，沒人關心，同時也心裏面不平。但是最後兩句，「只望東方發白天快亮，太陽出來羅裙乾」，表示將來也會有苦盡甘來的一天，留下一個光明的希望。這首歌謠，音節響亮。

有一首安徽民謠，在安徽廬江一帶流行，叫做「五字抽丁歌」，拿當時徵兵做題材。這首歌謠的特點是擁護徵兵制度，鼓勵青年從軍，在歌謠裏面是最難得的一首：

「一字寫成槍一根，民國世界抽壯丁；只爲各處狼煙起，擾亂國民不太平。

「二字寫成兩條龍，挑選壯丁要成功；家家戶戶編名冊，省區市縣一般同。

「三字寫成三道街，壯丁人才表出來；一要年輕二強壯，三要精明有才幹。」

「四字寫成四朵牆，壯了日日下操場；先操手眼身步伐，後練各樣刀同槍。

「五字寫成一張弓，壯了本事真英雄；上山能打山中虎，下海能降海底龍。」

在江西也有這種戰鬥性的民謠，從這首歌謠裏面，我們可以充分看出來抗戰期間中國的民心士氣多麼高昂，這首歌謠的題目是「一碗水」：

「一碗水，兩碗水，打斷鬼子兩條腿；一碗茶，兩碗茶，打得鬼子學狗爬；一碗湯，兩碗湯，打得鬼子淚汪汪；一碗酒，兩碗酒，打得鬼子連叩首。」

民間歌謠仍以愛情的成份居多，如湖北民謠「只愛有情人」：（在湖北鶴峯，來鳳一帶最爲流行）

「天上的烏雲趕烏雲呵，地下的雀羣趕雀羣囉，河裏的魚兒趕流水嘛，披上的姐兒趕單身哩，趕上單身一路行呵呀！

「天上的烏雲攆白雲呵，地下的麻雀攆鴉鴉囉，鴛鴦啊，只找鴛鴦伴嘛，小妹嘛，只愛那有啊有情人囉。」

書中所收四川民謠「瀘州姑娘」：

「一根扁擔顛悠悠，挑擔白米下瀘州，瀘州愛我好白米，我愛瀘州好姑娘，有錢買得三五個，無錢買得眼淚流，眼淚流在石板上，石板開花我回頭。」

這是很真實同時也很沉痛的一首民謠，對於當時純樸的農民，進了城市，受城市繁華的誘惑，描寫得很深刻，讀來撼人心弦。

民謠是一種用口傳，用耳朵聽的作品，往往最能表現語言的特色，河北一帶的人講話喜歡用兒話韻，歌謠的趣味大部份是在兒話韻上：「削竹棍兒，打桑樾兒；姐兒尋了個小姨子兒，關上門兒，蓋上被兒，左思右想不是味兒，管他是味兒不是味兒，黑夜躺着不受罪兒。」

我們中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究竟一共有多少歌謠誰也沒有辦法算得清楚。民國以來，有很多專家用各種方法搜集各種歌謠，但是還沒有人看到完全的統計，我的根據是許牧野先生出版的中國民謠選輯，所搜集的作品非常豐富，有許多作品是其他歌謠選集裏面所沒有的，彌足珍貴。

在我國的書市場上，電影方面的書籍，除了那些供中學女生剪貼傳閱，給太太小姐們在燙髮美容時消閒解悶，大半實際上只是幾家電影公司宣傳刊物的電影畫報之外，其餘的似乎一直不占什麼地位，甚至很少見到。無論是深入的理论，淺近的介紹，或者是參考用的工具書，都寥若晨星。不但創作和譯述的少，即令是國內出版的西書也很少是屬於這一類的。在使很多好片遭到非剪即禁厄運的現行電檢制度下，愛好電影藝術的觀眾，主修影劇的學生，甚至電影從業人員，沒有實際的影片可看，想由書本上求新知也不可得，說要提高國人對電影欣賞的水準，提高國片的製作水準，恐怕終究只是痴人說夢而已。

電影方面書籍的創作及譯述，牽涉的問題較多，必須要靠「有心人」來努力。而國內版的西書之所以不在這一類書中選印，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和銷路有關，在商言商，似乎也難以苛責。所以我們願意建議出版西書的書店先由一些趣味性較濃，可讀性較高，號召力較強的書籍選起，逐漸充實我們書市場上電影類的書籍。本文就純以這一觀點簡介幾冊國外最近的電影新書。

目前國內唯一的電影雜誌「影響」在第三期中曾以專號的形式介紹了目前在國際影壇上最引人注目、的導演庫柏力克 Stanley Kubrick，他的最新作品 A Clockwork Orange 在歐美各國和日本都極為轟動。也有以百餘劇照為輔的電影劇本印行。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公司也適時推出由 Alexander Walker 所著的新書「Stanley Kubrick Directs」，以文字和圖片很詳細地對這位大導演的經歷，背景，對影片的籌劃工作，導演的手法以及他很多獨特的看法和意見作了很成功的研究。

另外隨便列舉幾個知名的大導演；希區考克，比利懷德，金維多，馬克勞勃遜，文生明里尼，喬治庫克……當他們談他們自己，談好萊塢，談和他們合作過的明星，談他們的影片

## 幾本電影書籍

尹彌

，他們的經驗，他們的技法……以及其他的很多問題時，我們可以想像得到能由他們那裏得到多少新的知識和見聞。兩位名作家 Charles Higham 和 Joel Greenberg 整理了他們對十五位名導演所作的訪問，由 Henry Regnery Company 出版的一本「The Celluloid Muse」，讓我們可以由這些位名導演那裏認識他們眼中的好萊塢，了解他們獨特的看法與想法，吸取豐富的經驗，學習很多的技巧與方法。書裏附的卅二頁劇照也都是影迷們會珍視的。

或者有的影迷喜歡蒐集以前和現在的明星的照片，那麼 James Rabert Parish 編集，Arlington House 出版的「The Fox Girls」裏收集了曾為廿世紀福斯公司拍片的十六位著名女星，共八百多張照片。以及 Paul Trent 執筆，Richard Lawton 設計，McGraw-Hill 公司出版的「The Image Maker」，按年代先後編列了所有好萊塢影史上具代表性的男女明星。這兩本書都能滿足這些影迷讀者的要求。

國內對電影劇本似乎一直不甚注重，就記憶所及，除了「劇場」雜誌譯介過的劇本較多之外，剩下只有日本電影「切腹」和「羅生門」，法國片「廣島之戀」的電影劇本，其中又只有「廣島之戀」由晨鐘出版社出了單行本。其餘刊電影劇本，或出版電影劇本的不多見了。近來國內所見的電影劇本是六十一年八月份「幼獅文藝」以八十二頁的篇幅刊載了「秋決」的劇本，十一月出版的第四十八期「現代文學」也有六十二頁長的日本電影巨匠大島渚近作「夏之妹」的劇本中譯。而國外刊行的電影劇本却很多。其中當然以 Grove Press 的 Evergreen 叢書比較有系統，但多偏重於歐洲方面，尤其是法國影壇的名作，比較生澀，最近其他出版公司出版有兩本值得一提的電影劇本，一是獲一九七二年最佳外語片金像獎，由迪西加導演的名片「The Garden of the Finzi-Continis」另一本則是獲一九七二年最佳原著電影劇本金像獎的「Sunday, Bloody Sunday」(我們這裏以前曾譯作「血腥週日」，其實題名裏的 Bloody 是英國人不太高明的口頭語，和血毫無關係，雖然那片中男主角是個醫生。)兩本書裏都附了十餘頁的劇照，相信都能增加讀者在閱讀時的想像的。

# 評施撰「英譯文心雕龍」

在中西文學交流的過程中，除了貿易量不够之外，還呈現着「入超」的現象。近年來，由於許多學者的努力，歐美學界對於中國文學的瞭解雖頗有進境，但是仍未能進入中國文學思想的骨髓。此時，施友忠教授將中國最偉大的文學批評理論巨著——劉勰「文心雕龍」，翻譯成英文，公諸世界，實在有着不平凡的意義和價值。

施教授出身北平燕京大學和美國南加州大學，自民國三十四年赴美任教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以來，在異邦傳播中國文學，已有廿六年之久。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他在華大研究基金的獎助下，以兩年時光，完成了「英譯文心雕龍」(*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次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部印行，列為該部文化叢書之一。這本書在歐美雖已流傳十年之久，在國內却鮮有人知，一直到前年十一月中華書局印行「中英對照本文心雕龍」(*The Bilingual Edition*)，這才逐漸與國內讀者見面。

「英譯文心雕龍」哥倫比亞版本文計二六八頁，另有書首的序言，以及附錄的字彙表和索引。在此書出版以前，由於文障和理障的重重困難，「文心雕龍」雖有少數篇章曾被譯為英文，但全書英譯却始終沒有人嘗試，甚至連白話的中文譯本都未出現（註一）。因此，施教教授的譯著在歐美學界引起廣泛的注意，被譽為破天荒的偉大創舉。一般的反應有褒也有貶，但都承認這是一項了不起的貢獻。

去年曾來我國參加國際比較文學會議的英籍名學者大衛·哈克斯(David Hawkes)說：「任何了解個中困難的人，都會知道施教教授的翻譯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值得我們表示最深的敬意。此譯本是值得一讀的，文字很流利——並且經常是巧妙的。」（註二）

美國哈佛大學中文系教授海陶璋(James R. Hightower)也曾經提出他的批評：「許多技術上的缺點，使人感到此書過於輕率，以及過於速成。所有這些，都不足以引起對譯者敬事的信任。……我們可以敬佩這種勇氣，也嘆惜他的草率，致使此書至多只能夠被看作一種暫時的翻譯。」（註三）。

施教教授燕京時的同學——臺灣大學的鄭篤教授在中英對照本的序中說：「文心雕龍是一部好書，却不甚易讀，必須克服其中的『文障』與『理障』，才能了解原書的精義。而施先生這個譯本正是在克服了二障之後所譯出的，不止一兩個中國學者說過：『有時讀雕龍原書遇到不易索解的地方，無論是單句或整段，用施譯來對讀之後，却能豁然貫通，渙然冰釋。』……總起來說，這個雕龍英譯本，不僅有助於西方學者，介紹他們中國文學理論，對於本國學人閱讀古籍，也具

有啓發作用。」

以上錄引了三位中外學者對於施譯文心的批評重點，他們的看法雖然各有其獨到之處，但是嚴格說來，似乎並未曾達到「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的境地，作全面深入的檢討評鑒。因此，筆者要站在致力研究「文心雕龍」的中國人立場上，對此譯本加以全面探索，檢討得失，並不揣鄙陋地提出個人的淺見。

關於施撰「英譯文心雕龍」的評介，我想針對此書的特性，嘗試從三方面來落筆討論：(一)譯本的體例；(二)根據的底本，(三)翻譯的技巧。

首先從譯本的體例談起。英譯文心雕龍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除了五十篇二六八頁的本文外，書首有一簡短的自白 (Acknowledgments) 和一篇三十六頁的長序 (Introduction)。前者簡述譯著此書的緣起和經過，後者介紹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情形。書後附有中英對照的字彙表和索引。中華書局印行的中英對照本則刪去書後的字彙表，另有鄭騫的序和施教授的中英對照本前言 (Preface to the Bilingual Edition)。鄭序向讀者推介此書，對照本前言說明中華版印行

的緣起，並較原版略有修訂。全書五十篇的篇次，除末尾的「序志篇」移至卷首外，別無更動，每篇譯文之後，附有詳盡的註解，對於篇中的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和成語典故，有所交代。所以此書書名下署有「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Y. C. S.」的字樣。

這樣的體例，大體上看來，已經相當完全了，在此要特別一提的是書首的長序。此序長達三十六頁，追溯中國文學批評理論自古到劉勰時代的發展。從孔子、孟子、詩大序、楊雄、王充、曹丕、陸機、左思、一直說到南朝梁的劉勰以及和他同時代的蕭統、徐陵、沈約等。言簡意賅，條脈貫通，並採用西洋文學批評術語，使讀者（尤其是歐美讀者）對於劉勰以前中國文學批評的演進，有相當簡明的概念。長序的重點之一是介紹劉勰的生平和著作。其中說明了劉勰的生平和時代背景，並且從文學的本源，形式的討論，對作家作品的評價，以及後世品評諸方面來對「文心雕龍」一書的內容加以概略介紹。末尾，並提出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的困難及解決途徑：「所有中文名詞都會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改變意義，而文學批評中，表現

得更爲明顯。除非我們確知某些名詞在某些上下文中的意義，必定茫然不知如何解釋他們。跳出此困境之法，是尋找一種經由實際上下文來爲某些名詞下定義的手段。」

如此中肯得體，確實幫助讀者對此書的背景有所認識的長序，是必要的，也是本書譯者的一大貢獻。雖然海陶璋先生的評文說：「我怕施先生會使他的一般讀者在序論的半途中就迷失了，而且他並未能將劉勰的文章提要勾玄，他只是在翻譯中提供了許多摘錄。」我個人覺得，施友忠先生的長序能够如此，已經相當不錯了。

然而，在此也必須要提出求全責備的兩點意見。

第一，施教授的長序有一項不可忽視的疏漏。那就是：劉勰在定林寺校定佛典，對印度佛教傳來之因明學（即今之理則學）造詣頗深，因此他具備了當時一般文人所缺乏的分析、綜合、組織能力，以此印證方法，研究中國文學，這才造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絕後的批評巨著。

第二，施教授在序中雖介紹了自古以來文學批評的演進，並將序志篇移置卷首，却忽略了對本書內容

的分類與讀法提示。最起碼，應當說明全書的分類體制。

(一)文原論——第一篇原道至第五篇辨騷。

(二)文體論——第六篇明詩至第廿五篇書記。

(三)創作論——第廿六篇神思至四十六篇物色。

(四)批評論——時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

同時要告訴讀者（不止是外國讀者，本國讀者也有此必要），先讀序志篇和文原論，再跳過文體論讀最精彩的創作論和批評論。施先生對此沒有說明，難怪海陶璋要說：「假如普通讀者置身在翻譯正文中，他必得費力讀完全書的一半以上，才能找到一點有興趣的地方。」（註四）

當然，如果能提出進一步的研讀方法，自然是再好不過了。筆者經過若干年來的朝溫夕誦，深深感覺到研讀文心雕龍宜分作三步驟：

第一、由文心雕龍章句的瞭解，進而取書中論及的作家作品及創作經驗，加以印證，並以後世作品爲襯例。

第二、向上探究師法，向下尋求家法，將文心雕龍立論淵源及其對後世影響作一貫串。

第三、與西洋文學批評理論及方法相比較，從而發揚光大，以補不足，建立我們這一代的文學批評。

其次，要談到「英譯文心雕龍」所根據的底本。哥倫比亞版似未交待譯者的底本，中華版對照本鄭蕙的序中已說得很清楚：「底本是開明書局出版的近人范氏註本，這個本子包括了清末以前各家的校注及有關資料。此外並參考近人楊氏、王氏最新的校注，擇善而從。」施教授也在對照本前言中說：「本書根據開明書局版『文心雕龍』，字句殊異處，則博採梅慶生、黃叔琳、范文瀾、王利器、楊明照等諸家之說以考定之。」

所謂開明書局出版的近人范氏註本，實係民國廿五年上海開明書局印行的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附校記」。此書以注釋繁富著稱，然而我們現在着重點是他的校勘，此書校勘據黃叔琳本，參以孫仲容手錄顧千里黃堯圃合校本、譚復堂校本、趙萬里校唐人殘寫本，及日人鈴木虎雄校勘記。大體而言，此書校勘已經相當精良，作為翻譯的底本，似尚合用。但是仍未臻理想之境，仍然有着若干字句有待斟酌。雖然作者

曾聲言：除范本外，尚博採衆說，然而事實上却幾乎是全據范本。以下且試舉序志一為例，看看「英譯文心雕龍」所據底本在字句上的疏失。（字句頁次悉以中華版對照本為準，以便查考）

(一) p. 1 第二行——故用之焉——上脫「夫」字。

按：楊明照校本徵活字本、汪本、廣文選、張本……並有夫字。

(二) p. 2 第一行——夫有肖貌天地——「有」字當作「人」。按：李曰剛先生文心雕龍講疏徵劉勰所本漢書刑法志改（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

(三) p. 2 第二行——形同草木之詭——「同」當作「甚」。按：楊校徵廣文選、余本並梁書皆作「甚」。

(四) p. 2 五六行——大哉聖人之難見哉——末「哉」字當作「也」。按：李疏據南史並依鈴木校徵梁書、御覽、嘉靖本……改。

(五) p. 2 第六行——乃小子之垂夢歟——「乃」字當作「廼」。按：王利器新書徵廣文選、讀書引、梁書改。

(六) p.5第六行——自生人以來——「人」字當作「民」。按：楊注謂蓋唐避太宗諱改而未校復者也。並引此文所本之孟子公孫丑上篇：「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改。

(七) p.4第一行——至於魏文述典——「於」字當作「如」。按：李疏據梁書及經濟類五四引改。

(八) p.4第二行——仲洽流別——「洽」字當作「治」。按：楊校徵晉書、世說、並頌贊篇「而仲洽流別」驗之。

(九) p.5第二行——至於割情析采——「割」字當作「剖」。按：李疏據鈴木校引嘉靖本、並依王利器新書徵張本、兩字本改。

(十) p.5第四行——彰乎大易之數——「易」字當作「衍」。按：據范注改。

筆者雖非專注於考據，然而施教授所根據的本子在誤謬不少，造成「英譯文心雕龍」的致命傷。我們無理由要求翻譯者同時是考注家，但是，選擇一個精確的底本，是非常要緊的事。尤其是文心雕龍的版本問題叢生，脫訛誤謬，不在少數。如果施教授果真

如他自己所言——以范本為主，參酌諸家，擇善而從，略加考定的話，相信一定可以避免許多字句上的誤謬。可惜的是，施教授並沒有徹底這樣做。筆者衷心希望，施教授有空暇修正此書時，不妨再多看看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注」（註五），王利器的「文心雕龍新書」（註六）……等書，使「英譯文心雕龍」在文字上能避免許多無謂的誤謬。（當然，最好根據李曰剛先生的「文心雕龍講疏」，李著最新，也最完備，可惜尚未正式出版。僅「師大」出版組有打字講義三厚冊。）

再次，要談到施著的翻譯技巧。

翻譯大師嚴幾道嘗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矣。」信達雅三者兼備，談何容易？文心雕龍的英譯，更是難上加難。若非中外文學都具有高深造詣，而又確實花費一番鑽研苦功，閱讀尚且困難，遑論翻譯！筆者以為：翻譯文心雕龍，至少有三點困難，須要花費很大氣力去克服。

第一，劉勰（A. C. 456-521）距今一千五百年

，寫的是六朝時的駢儷文字，極不易讀。再加上他行文美麗流暢，本身即為耐人咀嚼的「批評文藝」，翻譯起來，更難傳神。

第二，文心雕龍說理精微，含蘊深厚，尤其是許多術語，絕非僅從字面着手即可窺其堂奧。必須深入研討，多方印證，才能心領神會，得其神髓。翻譯時很難概括完備。

第三，許多成語典故，找不到適當的對等語，有理說不清楚，也給翻譯者帶來了難題。

施教授翻譯文心雕龍，是煞費苦心的。他兼採多種表達方式，有直譯、有意譯、有字面意譯，也有直接拼音。不僅如此，和梁實秋先生翻譯莎士比亞戲劇相似的，有許多地方往往借重附註，才能把意思說清楚。我們且從頭看起，以探討施譯的成績。

首先看書名，「文心雕龍」四字即採取音譯——*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和直音——*Wen-hsin Tiao-Lung* 雙管齊下的辦法，再加上一段說明性質的副題——*A study of thought and pattern in Chinese Literature*。雖然煞費心機，但仍不能涵蓋「文

心雕龍」四字之意。再看篇目，序志 *Preface*，原道 *On Tao-the source*，定勢 *on Choice of Style*，情采 *Emotion and literary expression* 等是採用意譯，論說 *Theatrise and Discussion* (The Lun and the Shuo)，神思 (Spiritual thought or imagination) (Shen-ssu)，知音 *An understanding critic* (chih-yin) 等是兼用意譯與音譯，都還算得體。但是風骨之譯成 *The wind and the Bone* (Feng-Ku)，就欠達了。從前西人英譯中文，將赤足譯成 *Red feet*，二八年華譯成 *Twenty eight*，施譯當然還不致鬧出如此笑話，但是 *Wind and Bone* 實在不能表達出「風骨」一詞的涵義。舉一個相近的例子，英國名漢學家阿瑟·威利 (Arthur waley) 譯李白詩「贈孟浩然」——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中之第三句為 *•With youth in your cheeks, you spurned your Carriage and Cap* (註七)。歐美讀者能從 *spurned your Carriage and Cap* 中窺出「棄軒冕」的意義嗎？真令人難以置信。再如本書之許多術語譯文，加風之為 *Feng*，雅之為 *ya*，三墳之為 *San-*

fen, 五典之爲 Wu-tien, 十翼之爲 ten wings, 縱然在註解中花費了許多筆墨, 仍覺有理說不清, 令人無可奈何。

正文的翻譯, 大體上說來, 算是相當不錯的。除了因根據底本欠佳而造成若干字句的誤謬之外, 譯文信實而典雅, 流利動人。施教授在自白中謂曾請加乃特夫人 (Mrs. Garnett's) 加以潤飾, 但譯者的中英文造詣, 仍令人讚嘆, 我們且隨手拈取兩段文字, 以窺一斑。

(一)序志篇——贊曰：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全心有寄！

The Tsan:

Life is limited;

Wisdom alone is without bound.

The pursuit of external things is difficult,

But one will easily succeed if he works in accord with his own nature.

Resolute, like a boulder in a creek I

stand.

Absorbed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literature

If literature is truly a vehicle for the mind.

my mind has found a place to rest.

(二)神思篇——夫神思方運，萬途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

When shen-ssu (or spiritual thought) is in operation, all possible vistas open up before it. Rules and principles become mere formalities and there is not the least trace of carving or engraving. When one ascends mountains (in such an inspired state), the whole mountain will be tinged with the coloring of his own feelings; and when his eyes rove over the seas, the seas will be saturated with his ideas.

備覽全部譯文，再用信達雅的標準來衡量一下，施教教授這本「英譯文心雕龍」，可謂信雅而欠達。何以言此？大體上說來，這部書的譯文還能夠傳真，文字也生動暢順，漂亮典雅。只是有許多語句只譯出了表面意思，或只表達了一部分意義。同時，若干術語的確切涵義未加辨明，且常有說理不够盡致處，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綜觀施教教授「英譯文心雕龍」全書，雖然在體例上、基本上，以及翻譯的技巧方面，都有若干明顯的缺失或有待商榷處。但筆者仍然深深地感覺到此書的難能與可貴。如果不一樣樣仔細吹毛求疵的話（尤其是在翻譯技巧方面，要想突破所有困難，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施譯無疑是一本難見的創著，同時在中西文學的交流上更有著了不起的貢獻。可惜的是，以兩年的時光來翻譯「文心雕龍」這樣一本書，畢竟匆促了些，疏失自所難免。施教教授嘗自言：「文心雕龍的英譯，史無前例，我既是第一個翻譯他的人，就該讓我有『權利』錯誤，否則後來的人不就沒事可做了？」（註八）筆者花費數月時間細讀施譯，再不惜數易其稿，為文評介，正是要找點事情做做，在「敬

之深，責之切」的原則下，吹毛求疵，貢獻個人一點芻蕘之見，期望能幫助「英譯文心雕龍」達到更理想的境地。

#### 附註：

(一) 最早的中文白話譯本是李景濂的「文心雕龍新解」，五十七年十月臺灣翰林出版社印行。

(二) 哈克斯的評文原載，「美國亞洲學報」(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十九卷三期，一九五〇年九月出版。中譯見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國語日報社出版的「書和人」一五〇期。

(三) 海陶璋的評文原載一九五九年「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三卷，中譯仍載「書和人」一五〇期。

(四) 同見註三海陶璋評文。

(五) 文心雕龍校注，楊明照編著，四十七年初版，五十九年十一月世界書局壹一版。

(六) 文心雕龍新書，王利器校箋，四十年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社出版，五十九年九月臺北宏業書局翻印本。

此二書於「文心」之校勘極精審。

(七) 威利 (A. Waley) 是當代最著名的英國漢學家。此

處所引譯詩錄自他所寫的「李白傳」(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 published in 1950)，此書臺北茂榮出版社五十八年七月曾予翻印。又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曾通過「英國漢學家威利先生和他的三

大中國詩人傳記」之碩士論文。

(八) 施教授有「權利」錯誤之語見五十九年五月份一九七期幼獅文藝：中國文化傳播者——施友忠。

### 8 斑衣吹笛人

奈維爾·休特 (Nevil Shute) 著，吳奚真譯，六十一年十月，大地出版社出版，三十二開，一三六頁，定價平裝二十元，精裝廿五元(萬卷文庫六)。

本書出版於一九四二年，是近年來英美兩國暢銷的書籍之一，原名為 *Pied Piper*，譯為「斑衣吹笛人」，意思是說主人公霍華德，對於歐洲難童們具有中古傳說中斑衣吹笛人那般神秘的魔力，而他也終於像「吹笛人」一般，把他們帶進一個光明的國度。



### 8 傻子金寶

以撒·辛爾 (Isaac Singer) 著，劉紹銘譯，六十一年十月，大地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二〇二頁，定價平裝二十五元，精裝三十元(萬卷文庫七)。

本書雖名為以撒·辛爾著，實際收集了瑪拉末的四篇小說，Cyrend N. Pomerom 的一篇「以撒·辛爾訪問記」，以撒·辛爾的二篇小說，非臘·羅夫的「艾普斯坦」，以及劉紹銘自己著的「魔桶」譯序。「傻子金寶」只是其中的一篇小說。書前附有傅孝先的代序：「受苦與犧牲的真諦」。(雷棠)

新書預約·年度小說選第五集

#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思兼主編

■年度小說所收的每一篇小說事先都徵求過作者同意。

■現代出版事業發達，在報紙、雜誌登出來的小說很多，年度小說把一年當中最好的幾篇收集起來，印成一本書，使您讀到全年短篇小說創作的精華。

■一年只有一本，小說中的傑作。

■是這一代中國作家心智的凝聚。

■定價每冊18元·預約12元·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六十年短篇小說選·以上四書直接函購，每冊16元·全套（五冊）合購優待價62元，請將書款存入郵局劃撥儲金戶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或三七七三號大江出版社，均可辦理。

# 趙雲 談書



## • 讀「浩劫後」

不是評介一本書，不是讚美一本書，我只是要說出我心靈深處被某一本書劇烈的震撼着

「浩劫後」原名 Q B VII (Queen's Bench Courtroom

VII 女王法庭第七庭)

原者：里昂·尤瑞斯 (Leon Uris)

翻譯：彭歌

出版：純文學出版社

那種積壓得太久的感情突然地洶湧澎湃起來。就是那次戰爭，在我幼稚的時候就緊緊地跟隨着我，使我過早地認識了人類殘酷的一面；過早地品嚐到逃

難，飢餓，流離失所的滋味；過早地思索到「死亡」的那一次「浩劫」。

在世界的這一端，多少善良無辜的中國人被屠殺；有些剛生下來的嬰兒被拋向空中，等待着他落下來的不是母親的懷抱，而是明晃晃的鋒利刺刀。孕婦的腹部被剖開。野狗啃食着殘缺的屍體。被俘的志士們忍受着各種酷刑，輾轉呻吟地死去，如果幸而不死，也留下了終生的創傷。

在世界的另一端，里昂·尤瑞斯掀開了地獄之門，查韋加集中營呈現出它的真相，在那裏，人像天竺鼠那樣作為動物實驗的原料，他們接受電擊，被閹割，等到沒有了利用的價值時即被送進煤氣室。尤瑞斯以書中主角蓋冬波為代言人：「我曾經看到他們開刀的那個房間，我看到囚犯們在臨死之前的幾秒鐘在煤氣室的水泥牆上用指甲抓下的痕跡……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的時候，彷彿聽到他們在手術台上呻吟號哭……」那些被送進煤氣室的囚犯，包括了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和所有未成年的小孩子，總數在兩百萬人以上，兩百萬，那是一個多麼龐大的人口數字，足夠組成一個國家了。他們被剝得赤條條地送進去，男女混集，然後，「死人的頭髮都被運到德國去塞床墊子，或者用來填塞潛水艇上的潛望鏡。金牙齒都從死屍口中拔下來，然後再把屍體拿去燒；連他們的胃都一切開，看看他們是否把珍貴首飾吞下肚去……。」

「那是小說，」你會說：「小說是虛構的。」

書中的一位律師也認為：「每一個人都會回答：『不對，那是不可能的，你別開玩笑……我們實在看不出來他們會做那樣的事情……』」

然而事實上他們却真的那樣做了，如果你是浩劫餘生的中國人，你就會瞭解那些事實並不是虛構的，中國的嬰孩像皮球那樣地拋上去，落下來，落在刺刀叢中，中國的孕婦腹部被剖開

，中國的志士被捕後從鼻子裏灌進辣椒水或煤油，他們忍受火烙，狼犬的撲擊，嚙咬。在南洋一帶有些人被僱去專門做砍頭的工作，這就是人對待他們同類的方式。動物在饑餓時才去撲殺其他的動物，只有人類不是，人類虐殺他的同類只爲着要獲得一種殘忍的快感。

如果你讀過猶太少女安妮的日記，你就會知道那些事實並不是虛構的。很久以前有一部叫作「紐倫堡大審」的電影，影片中指控德國對集中營的囚犯實施所謂「絕育手術」，一位檢察官並當庭放映出戰爭結束後，要用龐大的推土機才能清理集中營中那些屍體的真實紀錄片。近在數月之前，採訪慕尼黑世運的記者們，報導他們參觀那可怖集中營的見聞，那集體虐殺猶太人的煤氣室，就像書中和其他資料所描述的那樣。當人們以爲這些恥辱已成陳蹟之時，阿游却在全世界人類注目的情況下，在象徵人類和平競技的大會中，射殺了以色列的選手，這些正在生命顛峯狀態的以色列青年，竟以他們的血爲奧林匹克獻祭，這應該是人類文明的一大諷刺。

「他們這樣殘酷的行爲究竟能有甚麼收穫？」書中的律師班尼特問。事實上，侵略、戰爭，這些殘酷行爲的代價又如何？似乎誰也沒有得着一些甚麼。戰爭在許多人的心靈及外表上刻下了永難磨滅的創傷；戰爭使許多人家破人亡，戰爭使文明成爲廢墟。而發動戰爭者也難免自食其果，最明顯的是：原子彈毀滅了廣島，曾到過廣島的人，形容那被原子彈毀壞的大廈，形容原子彈把人化成灰燼，却把人的影子嵌進牆上那種恐怖的戰爭遺蹟。誰又從其中得着了一些甚麼？除了爲歷史再增加一個污點之外。

人類從浩劫餘生中站起來，舐着傷口，然而，等待着他們的却是另一次浩劫的來臨。

柯亞丹的出現是人性的悲劇，作者以柯亞丹作爲人性尊嚴的考驗。這個童年時心理上受過挫

折的波蘭醫師，在正常的情況下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在查韋加集中營那段日子裏，他受盡了凌虐，牙齒被打得掉光了，身上留下數不清的傷痕，但他仍能用他的醫術與勇氣救活了好幾千難友。戰爭結束後他流亡在沙撈越一帶的叢林和沼澤地帶，還在艱苦地爲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奮鬥。甚至他受封爵士，回到倫敦之後，他念念不忘那些窮苦的移民，甘願在貧民區爲他們服務。但他却被指證他曾經是一個以血淋淋的手，閹割了許多無辜者的惡魔。

作者對柯亞丹似乎有一分同情和悲憫，柯亞丹只是一項工具，如同在戰爭中那些被驅迫到戰場上去屠殺別人的人那樣，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後，他們也許都是些善良的小市民，一個小販，一個裁縫，一個學生或其他，而在戰爭之中他們就是一項殺人的工具，受命於某些失去了理性而又充滿了野心的人。在查韋加集中營的第五營房裏，柯亞丹顯露出了另外的一面，他對猶太人所作慘無人道的絕育手術，間接地滿足了他積壓在潛意識中的仇恨——對父親和對猶太人的仇恨。其實大多數人在戰爭那樣瘋狂的環境中，受着死亡，血腥，槍聲等刺激，人性中殘酷的成份即被引發而變成屠夫式的惡魔。所以，誰又敢預言當自己處在柯亞丹等情況之下能寧死不屈，拒絕作這種工作？

柯亞丹的律師韓斯密，即以此點爲他辯護：「……我們都知道，柯亞丹爵士並不是一個瘋子，而是一個正常的人生活在一個瘋狂的環境之中。他可以說是我們人類之中的一大悲劇，突然間陷入世間最恐怖殘酷的環境之中。」

「……我們聽到過某些極恐怖的情況，但我們是否真能將它們聯貫起來，我們是否真能瞭解那種恐怖的情況對於像你像我這樣的普通心理上會發生甚麼樣的影響？如果我們自己也被關在查韋加集中營裏，我們會如何自處？」

……

「……那是一座瘋狂的地獄，在那兒，一切與正常人類社會相似的東西完全摧毀了。現在，各位以英國陪審團團員的身分，必須決定一個普通人在那種情況之下究竟能够支持多久。究竟何處是我們的崩潰點？」

「……在我們爲那個而譴責他之前，我們應該先想想我們自己。……」

我們都是極平凡極普通的人，當我們突然陷進了如韋加集中營那樣的环境中，我們將會如何？在電影「外科醫生」中，那些被分派到異地戰場上的年青醫生，完全以一種機械反應的態度切割着人體，每天從他們身旁運進運出的，是鮮血淋漓的殘肢廢體，是呻吟不絕的傷患，是腐臭的死屍。只要有一絲空隙，他們即迫不及待地尋求各種刺激：性、賭博、球賽、惡作劇。何況韋加集中營更恐怖更殘酷，一點可資逃避的處所，一點足以麻醉自己的刺激都沒有，你必須清晰地面對着死亡，血腥和以人代替天竺鼠的各種實驗。你是否能避免精神上的崩潰？

因此，對於柯亞丹，毋寧說我也有着一分同情和悲憫。

然而，人性果真是如此可悲嗎？

「浩劫後」並非只揭露人性殘忍、可悲的一面。在那些瘋狂的環境裡，儘管千千萬萬人都會受到感染而失去了理性，但仍然有着少數不太平凡的人，在黑暗中點燃起人性的光輝，照亮人類的信心。

集中營中進行着另一種實驗：一個房間裏有兩把椅子，中間隔着玻璃窗，兩個囚犯被網在椅子上，只有手能活動。

他們可能是夫妻，是血親，是兄弟。他們可以從玻璃窗中清楚地看到對方的反應，他們的椅

子前有一個儀器操縱板，板上有按鈕，每一個按鈕代表着所操縱的電力，有的寫着「輕擊」，有的寫着「可能死亡」。

控制室中的命令下來，你必須按照指示按電鈕打擊對面你最愛的親人，如果你不服從，你就要受到電擊的懲罰。你可以忍受輕擊，但到了兩百伏特電擊的程度，你就很難忍受了，恐懼與痛苦迫使你依照命令按鈕去打擊你的親人，你可以清楚看到他的反應，看到他輾轉呼號至死。

這被稱爲「服從性的實驗」。

但是，有人抗拒到底的，他寧可自己受電擊懲罰而死亡。

那精神病醫師白素珊被脅迫這項參與「服從性的實驗」。她拒絕了，她冒着被槍斃的危險拒絕合作。

此外，盧愛琴醫師受不了看到囚犯身受各種痛苦，而又不能稍施援手，她自殺了。

魏可華醫師也拒絕合作爲囚犯施行絕育手術，在她準備自殺的時候，白素珊告訴她：「……

我們絕不可能活着離開這個集中營……我們目前所應該做的事，是在我們極短促的有生餘年，做一個真正的人……一個醫師」。「我們不能把這些人拋下，讓他們單獨去受苦受難。」

於是她勇敢地生存下來，照顧着那些無告的囚徒。

還有戴斯樂醫師，他幫助囚犯們，使他們從死亡的邊緣獲得一線生的希望。

而這些醫師的本身都是集中營中的囚犯，和柯亞丹一樣的。

在這裏，還有一個很渺小很普通的人，在送進集中營之前，他是一位教師，在波蘭一座小小的猶太學校裏教吉普賽語文，他犧牲了自己的生育機能，使一個年輕人能夠嘗到正常的人生。

他在作證時說：他們在第一枚墨丸被切除後，都明白遲早必然還要再動手術，使他們完全變成宦官。「有一天，發現了一具屍體，在集中營裏那是家常便飯。戴斯樂醫師就來找我，告訴我可以賄賂卡僕，填發一張假的死亡證明書。當時不是我就是巴赫曼，我們註定了要動第二次手術的。我經過考慮之後，決定利用機會救巴赫曼的命。他是我們那些人裏面最年輕的一個，後面的日子還長呢。我已經活過了半輩子，而且曾經成過家了。」

於是巴赫曼頂替了死人的名字，沒有再接受第二次手術，保存了僅餘的生育機能，但巴赫曼知道嗎？

「他當時只是一個孩子，我沒有和他去商討這事情。這是我能做的唯一合乎人道的事情。」在無垠的黑暗中，這些星星點點的光輝何其微弱！然而，就是憑着這點微弱的光輝，即足以引導着在黑暗深淵中受苦難的人們，渡過一次又一次的浩劫。

似乎自從耶穌說過「罪歸以色列子孫」之後，猶太民族就開始了那二千年的放逐，過着飄泊，受凌辱的生涯。

我們常聽到有關猶太人貪婪、自私、狡詐的事蹟，但如果你親自感受到那種沒有國家，沒有任何保障，流浪異域的生活，你即會體會到貪婪、自私、狡詐等也算是一種自衛，一種生存的方式。

我們憑甚麼就認為他們應受到非人的待遇，或把他們當作人類的天竺鼠呢？

一個長期忍受着苦難的民族，逐漸地就會被磨練得堅忍，樂天知命，以及培養起一種無可奈何的幽默感。如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那種自勉又稍微有

點自嘲的心情。也只有如此，才能使那流浪了二千年的古老民族在無數艱難中屹立起來，歷盡憂患，固守着那片剛剛獨立起來的，貧瘠，不到八千方哩的國土。因為流離失所的痛苦，猶太民族整整地品嚐了幾千年了。電影「屋頂上的提琴手」中的猶太老人，經歷了無數滄桑，當他們被迫放棄家園時，他感慨地向天傾訴：「上帝，固然很感謝祢把我們當作祢的選民，但偶然祢也可以選選別人。」那位猶太教長也無奈地說：「我們到別的地方去等待救主吧」。 (大意如此) 這是多麼蒼涼的幽默！

彭歌先生在「浩劫後」的序中提及一位猶太籍老者對他說：他(猶太老者)認為中國人應該能瞭解猶太人的處境與心情。因為猶太人在歐洲與中國人在東南亞的處境很類似。但中國人還有自己的國家，猶太人却一直被流放着。

然而，我們的國家呢？中國人經歷了一次浩劫又陷進另一次浩劫，經歷了一次屠殺又陷進了另一次屠殺。那天，當我從電影中看到流亡在法國的音樂家蕭邦，手中捧着女友為他帶來的一撮波蘭泥土，一副泫然欲涕的表情時。一時間竟禁不住熱淚盈眶了。(完)

門市訂購：台北市中華路一段89之3號

訂閱或刊登文化廣告請於每天  
(星期例假除外)上午十一時至  
四時打電話給我們……

本社電話：333763

# 我讀「天籟」

文從道

讀完「天籟」，窗櫺上正灑滿了黎明的曙光。

推開窗葉，望着澄明的藍天，就像看到了十八歲的凌耿，在小金門的衝激海浪中呼躍而起，禁不住爲他呼吸到自由清新的空氣而欣喜。

但，想到過去卅二個小時裏，自己的心靈隨着他細膩的筆觸，雋永的描述而被捲入那樣一個荒誕、驚悸、恐怖、殘酷的世界，我幾乎後悔花了四十塊錢把這本書買回來。

瞞上書本，我想起了讀「青青的草原」的感受。

那是張永祥以「文化大革命」爲背景所撰寫的多幕劇，曾經獲得過國軍文藝金像獎。我對於劇中學生們鬪爭老師的場景，始終感到懷疑，而認爲它的「宣傳性」重於「寫實性」，演出時恐難得到觀眾的共鳴。

讀完了「天籟」，方知道「青青的草原」所描述的還不及大陸實況的萬分之一。如果不是凌耿的「以失重六公斤的代價，換來了五十萬字的手稿。」（他的自白）寫出了這本震驚世界的「天籟」，我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對大陸共匪蹂躪固有文化，摧殘人類本性的了解，恐怕永遠祇止於道聽塗說。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凌耿是臺大學生郭坤仁的化名，他三年前唾棄共匪暴政，從廈門泗水到小金門投奔自由，現就讀於臺大電機系三年級。

「天籟」是他用第一人稱寫的報導文學，記載從民國五十五年六月一日文化大革命在福建省廈門市掀起風暴，到五十七年七月十九日他逃離大陸的兩年又一個半月的生活，這也是共匪文化大革命暴行的縮影。

當六月一日那天早晨，他知道學校不上課，而預感到一個新的運動即將來臨……老師們都失去了慣有的氣度，一個個顯得「惴惴不安」的時候，他祇不過是個十六歲的中學生。而且良知認定「背叛校長和老師是一種負義的行爲。」但：「我如果還想讀大學，就需要政治資本，而這政治資本正是唯有不顧良心才能得到的。」

（引自原著第五頁）

就這樣，他被揪着鼻子捲入了這場紅色大風暴。

他在學校寫大字報，鬪爭老師，設立「牛鬼蛇神黑窩」……祇不過十多天光景，就讓這樣一個純樸的年輕人，感悟到「日常生活中每一事物都可以啓發用刑人的靈感，連喫飯時手中握着的筷子也能想到如何把它當做刑具。」

沒多久，他正式被選爲第一批紅衛兵，並且擔任過福建省紅衛兵總部常委兼組織部長、福建省廈門市紅衛兵總部外事部長、作戰部副部長等重要職務。被挑起的年輕人愚昧的衝動，在社會上開始了「打、砸、搶、抄、抓」無法無天的行徑。

他參予過鬪爭福建省教育廳長王于畊的大會，他曾這樣寫下那一場殘酷的掠影：「王于畊被四個厦八中的紅衛兵押下堂來，雙手被反扣在背後。每逢她被迫認罪時，那四個紅衛兵就按下她的腦袋，當她垂首聽批判時，他們又常常猛拉她的頭髮，使她抬起頭來。」王于畊不是別人，正是福建省第一號紅人省委葉飛的太太哩！當然，葉飛也同樣是反毛派的人物，他的結局可想而知。

在「天籟」裏面，作者花了很長的篇幅，寫流竄到北平的過程，從這大半個中國的行程裏面，我們真正看到了被蹂躪的大陸同胞的生活苦況。

當他們坐火車經過江西省的時候，「每到一處，許多當地的年輕人會跑到車窗下面來，假裝要交換紀念品。然後，車一開動，他們就伸手剝我們腕上的手錶、衣袋裏的錢或掛在窗外的行李……」

安徽的情形更可怕：「有一次，梅梅（作者的女友）正在吃蛋，方吃了一半，就被一個乞丐劈手奪去了」；「你應該培養共產黨精神，你們都是溫室裏的花，喫蛋還要把蛋殼扔掉……」而另一個場景，令人鼻酸得要

落淚：「在某一個月臺上，我們當中的一人彎下腰去，正要餵一片餅干給一個小孩吃，冷不防他的父母衝過來，抓住餅干就往自己嘴裏塞，孩子祇不過是他們的餌。」

而在山東，他們果真在包子館裏面喫過人的指甲。

自然，到了北平，「毛主席」接見了這批「紅衛兵小將們」。「他在一輛吉普車上，神色木然，看不出高興或悲哀……旁邊的林彪相形之下就顯得又小，又瘦，又駝着背……」。曾幾何時，林彪這位「親密的戰友」，也成了獨夫暴君的鬪爭標的，無聲無嗅消失得像條蛆蟲。

就像爲作者佩帶紅衛兵袖章的廈門市委袁改，不到一個月就被鬧垮一樣。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因果，也循環到了凌耿頭上，逼得他在兩派衝突的夾縫裏落荒而逃，走遍了南中國的另外幾個省，而他被通緝的理由是：「思想反動，破壞了軍民關係，是個兩面三刀的危險敵人……」

等到所謂「二二談判」結束，陳匪伯達爲福建「文革」所做的結語是：「兩派都有錯，福建人民變成了你們的犧牲品。」凌耿才覺悟到：「自己對一切已經不存幻念，反而才對一切事看得這樣清楚。」（二四六頁）他們又是誰的犧牲品呢？

作者在另一篇自白的文章裏引用一位美國讀者讀完「天籟」所說的話：「最好的宣傳是沒有宣傳。」「天籟」祇是理知地寫出歷史上沒有前例的這件事實。讀這本書，也同樣必須理知地去體認，去辨識，去鑑定。所謂「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個什麼樣的詭計？建築在鬪爭意識基礎上的共匪暴政，還會有什麼花招來延續他苟延殘喘的生命？

「天籟」不是小說，却有小說的動人情節、舒暢佈局、嚴密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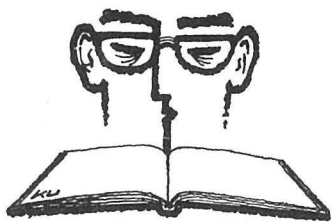
「天籟」不是戲劇，却蘊含着戲劇的強烈衝激，高潮迭起，變幻詭譎，使你不忍釋手。

我很喜歡作者和梅梅之間的沒有結局的愛情故事，那正是善良人性光輝的輻射。

我也很喜歡那個送還錢包的汽車司機，他正是被關在鐵幕裏的善良同胞的塑像。

讀完「天籟」，我一心一意所想的，只是要儘快回到那片受難的沃土，去傾聽千萬萬個凌耿的傾訴。

## 書與家作



# 英國小說家祝瑞波

崔文瑜

——兼及其新作「瀑布」和「針眼」

在現代小說領域中，英國作家的作品，雖然不及美國的那麼聲勢奪人，但是成就却並不遜色；傑出的小說家中，時有新人出現，惹得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文藝界，也為之注目，瑪格麗特·祝瑞波（Margaret Drabble），就是其中之一。祝瑞波受到英國之外人士的注意，始於一九六九年，她的第五部作品「瀑布」（“The Waterfall”），經由美國名出版商愛諾（Alfred A. Knopf）公司的印行，全書長兩百九十頁，售價美金五元九角五。此書一出，祝瑞波的大名，才在美國文藝界傳播開來。有份量的全國性的書評報刊，都撰文對「瀑布」加以評介，譽多於毀，咸認為是有內容有深度的作品。

三年不到，也就是今年夏天，祝女士又寫成了另一部長篇小說，名為「針眼」（“The Needle's Eye”），仍由愛諾公司印行，全長三百六十八頁，售價六元九角五。本書的書名和題意，取自基督的訓諭：駱駝穿針眼，比富人進天堂還容易。

英國一般小說中的女主角，可以說多半都是敢於和社會禮俗及道德觀念相抗爭的，結果必得付出相當的代

價，從李察遜的柯拉瑞莎 (Claraissa)，到哈代的黛絲 (Tess) 姑娘，都是走着同一路線。今天，祝瑞波又回到這個主題上去，只是時代不同了，社會變遷了，大膽的女性不再受到真正的來自社會的懲罰，而是有些心理變態的自我懲處。

祝瑞波的「瀑布」和「針眼」，都是以女性為主角，也許以女性來寫女性，更容易寫得透澈淋漓，入木三分。「瀑布」的女主角，名叫瑾恩 (Jane Gray)，是倫敦一個家庭主婦。雖然結了婚，但是却認為婚姻生活極不好受，懷了孩子更是「幾乎不能忍受的可怕」。每一件家事，不論多麼微不足道，對她都可能構成惡夢。她的丈夫遺棄了她，她也無所謂，竟愛上了和她很好的表妹的丈夫，詹姆思 (James)。瑾恩的丈夫是一個成功的樂師，她的情夫却是不太成功的汽車修護廠主人，兼賽車選手。她偷歡的目的是從詹姆思那兒，獲得生活的刺激，與性的滿足。而這些，都是她的丈夫所不能給她的。

這樣的題材，如果落到一個泛泛的寫書人手裏，大約總是從俗地亂寫一通，無足可取。可是，祝瑞波却另具慧心，鑽入問題的後面，探討着這樣性的滿足，是不是就可以使一個女人，安下心來？女主角知道自己這樣做是不道德的，因此她內心愁苦，不得解脫。後來，她索性聽任生理的支配，為所欲為，傾瀉而下，猶若瀑布一般。結果是突然出來的一個人，幾乎殺了這對男女。劫後的寧謐，進入了小說中



，犯罪的人都付出了代價，一切終歸於平靜。

在寫作技巧方面來說，祝瑞波在「瀑布」一書中，第三人身和第一人身交替使用。「她」大部分時間，就是那個大膽的敢於胡作非為的女人；而「我」就是佛洛依德所說的，那個好的老的「超自我」。有份量的，是這個「我」。本書結尾時，作者寫道：「我寧願受苦，我想。」

「瀑布」是剖述一個女人，威嚇地說要毀滅她自己，以及愛她的人，她對愛的得與失之歷程。祝瑞波最擅長的，就是書中主人翁，與輕浮易變的情感之交互作用。在她的新作「針眼」中，主角仍為女性，名叫若絲（Rose Yassiou），個性與遭遇，都有點像「瀑布」中的瑾恩。評者戲稱若絲和瑾恩為表姊妹。若絲是一筆大遺產的繼承人，脾氣古怪，下嫁給分文不名的一個希臘人，以致和家人反目，後來又把財產捐給宗旨不太明確的非洲救濟基金會。若絲離婚了，帶着三個小孩，由於財產處理的方式，違背一般常人的通俗想法，所以弄得聲名狼藉。但是若絲依然我行我素。十年後，她自己生活清苦了，她的前夫却大賺其錢；後來更爲了孩子的監護權，和若絲爲難。結尾總算圓滿，她終於和前夫破鏡重圓，重修舊好，孩子們也有了父親，或者說做父親的，也有了孩子。

在角色方面，最主要的人物當然是若絲，此外則屬她那易於激動的希臘丈夫，和一個居間調停心地險詐的律師。本書在爭奪對孩子的監護權方面，佔了很多篇幅，因之律師一角也舉足輕重。祝瑞波以她冷靜的頭腦，縝密的思考，嚴肅的態度，慢慢編織出一幅平實緊湊的繡帷，顯示出不幸婚姻的亂糟糟，父母子女親情的重要，以及金錢對愛所造成的破壞等。

寫作本來就不是容易的事，瑪格麗特祝瑞波非但選擇了寫作，而且還認真地深入地寫。她的作品，都給人一種整體的感受，而不是幾個特殊的場面，或是片斷的印象。她探索人類靈魂的深處，尤其是女性的，她也研究不同類型人，本質的差異，還有社會的變遷、世俗的愚蠢，以及人類在與環境壓力抗爭下的痛苦和無能。她的書，不論是「瀑布」還是「針眼」，都不大容易看。一位書評家說得好，看她的作品，不像是吃巧克力那般

容易。有人批評她的小說，情節冗長，內容呆滯，缺乏高潮，沒有羅曼蒂克的情調。的確，她的「瀑布」和「針眼」，都厚達三百來頁，沒有花妙曲折的情節；但是，一般文學批評者却不得不承認，祝瑞波作品中的嚴肅性；對她的努力，也不得不另眼看待，給予重視。有人還將她的作品，比之於亨利·詹姆斯的，評價不可謂不高。

今年才三十三歲的祝瑞波，是英國一個法官之女。十二年前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劍橋大學。同年，與皇家莎士比亞劇團中的一演員結婚，生有一兒一女。她第一部作品為「夏日鳥籠」(“A Summer Bird-Cage”)，一九六四年出版，以後差不多每年一部。最近數年寫得較慢，可能是越發要多下點功夫，再提筆著書。她也寫過電視劇本，「勞拉」(“Laura”)，一九六四年上演。暇時，則常常投稿給英國各文藝刊物，以及有名的幽默雜誌「笨拙」(“punch”)等。

主要參考資料：

1. *Cosmopolitan* 一九七二年八月號 p.18.
2. *Time*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p.4
3.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p.67.
4. 同右一九六九年九月五日 p.61; 雙
5. “Contemporary Authors”, Volumes 15-16, p.125, Detroit, Michigan.

# 逛書攤的樂趣

黃 菊

我發現舊書攤可以找到好些樂趣。

一是找書的樂趣。舊書攤的書多而雜，所謂雜，其實是亂，不像大書店，在書架上的都已經分類好了。舊書攤的書是各類雜陳，隨便亂堆，像個大拼盤。但這雜亂自有其雜亂的好處；有了雜亂，才有找書的樂趣。你要什麼書，只得自己翻、自己挖。有時候，我們逛書店，不一定心裏已經打好主意要買某某書，就像逛街一樣，只是希望能「發現」一些自己所喜愛的。舊書攤正適合這種心理。有的攤子會把所有收來的書，亂七八糟地堆成一座小山，三本五元，任人挑選。我們翻呵挑呵，運氣好就會挖到金礦，如獲至寶。

二是殺價的樂趣。這並不是說殺價本身有什麼樂趣，只是這種方式對於唸書的窮學生來說，心中真愉快不過。學生口袋的情況是大家都知道的，而舊書攤的好處是——攤上的書並沒有特定的價錢，有時因書本新舊程度的不同，有時因版本的不同，所以你得先拿去問問老闆。在這一問一答之間，就是我們緩衝並衡量的時刻。在某些大書店裏，書後即有定價，完全沒有商量考慮的餘地。而在牯嶺街，問價是天經地義的，老闆一點也不會不高興或者不耐煩。有時候，我們身上的錢實在不夠，而手上這本書又實在愛不忍釋，便跟老闆磨上一陣。萬一碰上好心的「頭家」，揮揮手讓給你，真是開心得不得了，恨不得把他拾起來，以示心中的感激。

三是自在的樂趣。週末或禮拜天下午，着一件舊長褲穿一雙舊布鞋，到牯嶺街去最愉快了。你高興翻什麼書，你高興站着看多久，老闆絕不來干涉。站累了，就蹲下來繼續挖寶，一切外在世界都可以暫時消失，頗覺

渾然忘我。還有一次，我們看得口乾舌燥，便在路旁買了一瓶冬瓜茶，邊喝邊翻書，別是一番滋味。這兒的老闆也很愜意，他們弄了一把竹躺椅在攤子邊，附帶一個小收音機，又可休息，又有娛樂。聽聽音樂，整整破書的封面，我覺得他們也有顏回簞食瓢飲之樂。整排長長的牯嶺街，雖佔滿了的都是舊架子和舊書，但此街自有一種特殊的性格，很書香的。

四是增廣見聞的樂趣。舊書攤的書不但不多，且為一般書店所無：如過期的雜誌，絕版的書，已關門出版社的讀物。這些在普通書店都看不到，故頗能增加我們青年人的見聞。比如能看到某些作家早期的書；幾年之前，文壇上討論過的問題；五四時期大陸上出版的版本等等，雖事隔多年，可是對我們後生小輩來說，倒還挺新鮮。書攤上也兼賣些書畫之類的古董，我們雖買不起，偶而也翻翻看看，並不亞於參觀書畫展。記得有一次，我竟然翻到一幅「郁達夫」的親筆字，有一人高，所錄為其自作的詩，以之贈友。我站在畫前站立良久，讀其語氣，幾乎可以想見當時他那多愁的境況。

五是方便。尤其我們唸英文系的人更有這種感覺。若叫我們特別跑一家賣外文的書店，路途既遙遠，價錢也付不起。像某些昂貴的外國雜誌，同學們總愛課餘時，埋到舊書堆裏挑挑選選。過不過期，我們反正無所謂，但在課堂上，教授們談起某些雜誌的風格來，我們便多少知道一些。

一個人私心喜歡的地方，任他怎麼翻來覆去的形容，還是說不完它的好處。有時我晚上去，連他們日光燈照出來的顏色，我看看也覺有所不同。如果遇到週末，而且竟是雨天，同學們皆搖頭嘆氣時，我便樂了。我會與沖沖的撐着爸爸送的破傘，把幾天來省下的錢，到牯嶺街去換整個快樂的下午。



# 「統計的魔術」

高憲天

原書名 *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

原著者 Darrell Huff

譯述者 夏沛然

科學月刊連載第一種 民國六十年十月初版

修伯理在寓話童話「小王子」(註)裏曾指責成人社會對數字的迷信。「統計的魔術」這本書注意到統計術語和數字在科學與數字雙重迷信裏擔任的角色：統計術語和數字常很重要的出現於下列種種報告裏——社會及經濟趨向、商業狀況和廣告、民意測驗、人口調查、科學新發現及新發明等等，總能增加該項報告的說服力；由於這些報告的作者往往別具用心

，統計術語和數字反而弄得事實真相面目全非。

這本書避開了統計學發展沿革的介紹，避開了沉悶的專門術語、它用大量的例證，淺白生動的文字，專注於指出統計術語和數字種種有意或無意誤用的方法，並於書末，提出五種於層層欺騙中識別事實真相的方法。它可能使一個易於不滿現實的人，增加憤世的理由。然而它本身確能免疫於虛無主義。它有意幫助那些願意頭腦清醒處世的人，增加處世求真的方法。而且它難能可貴的在種種騙局揭發之餘，暗示了清醒處世之中的平和心境。它在不免提及如顯著性度 (Degree of Significance) 、相關係數 (Relative Coefficient) 全距 (Range) 、中位數 (Median) 、衆數 (mode) 這類術語時，會精要的賦予易為一般讀者接受的要義。然而既然提及相關係數的全距 (第43頁) ，則第44頁註解——就顯得薄弱。僅說明相關係數位於「-1, +1」之間，無法使讀者了解相關係數值大小在實際例子裏的意義。如果它能有效運用註解文字及增例，或引伸出參考書目的方式，引導興趣大發的讀者有後途可循，當較為周到。

譯述者夏沛然曾更動原書所舉的例子，以適合臺灣的讀者。這項用心及其成效，大為縮短本書與讀者的距離。

註：這本書由「歐洲雜誌」首先譯介成中文，現有兩種中譯本。



出版社和書店介紹之六

## 協志工業叢書出版公司

程榕寧

從字面上看來，「協志工業叢書出版公司」常令人發生「只出版工業叢書」的誤解。

也難怪，「工業」兩個字的所屬——事實上，是「協志工業」，而非「工業叢書」，攪亂了人們的知覺。

協志工業叢書公司隸屬於協志工業振興會，設在臺北市中山北路三段大同公司內。就「血親」關係來說，協志工業振興會是「母」，協志工業叢書是「子」。

這段「家族史」，應從頭說起：

民國七年，協志工業振興會故理事長林尚志，以白手起家的精神，創設了「協志商號」，由於正誠勤儉、奮力從事，獲得顧客的信賴與愛顧，業務逐年開展。

卅二年，林尚志以「協志商號」的盈利，創辦大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首創「建教合作」的制度。

四十年，他結束「協志商號」的營業，成立公益社團法人協志工業振興會。同時進行實行兩大計劃：

一是籌設大同工學院，並從事設置協志工業獎金、協志工業獎學金，頒贈對科學技術有貢獻、對文化有功對社會有領導實績者，及向學與熱心服務之學生。

另一項付諸實現的計劃，便是出版協志工業叢書。

林尚志是位商場中成功的大商家，他的經驗除了來自親身經歷外，就全靠讀書了。他之所以出版協志工業叢書，是希望由文化的全面推廣、世界新知識的傳輸介紹，來促進我國的工業化，以加強國力，提高社會生活水準。林尚志曾說：「知識應為萬人所享有，我們承繼前人之精神遺產，得以建立現代之文化。前人既有良知傳給我們，我們應將此良知推廣發展遺留給後人，而要盡此責任，必先深切認識前人之功績。」

他還說：「我們是一羣從事工業的人，希望在其進步方面有一點貢獻，謹此發行協志工業協書，想與世人一同研究先進之業績。若能藉此啓發青年學徒之工業思想，實為幸甚。」

當初，協志工業叢書公司經營的方式，純為非營利性質，以免費贈送全國各機關、各學校、各圖書館為主，對個人讀者則以成本分讓。

後來，由於叢書的內容十分引人，索購者一天比一天多了，該公司為了適應日漸增加的讀者需要，就在民國四十八年，聯合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工學院、大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大同林業營造公司等五個機構，共同合作，正式成立「協志工業叢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除對原贈送的對象仍繼續贈送外，其餘則以維持繼續經營服務的成本為基準，訂定售價，使能長期繼續不斷為推廣文化效命。

前年七月，林尚志先生逝世，經協志工業振興會董事會改選，由林挺生繼任董事長，聘請王順南為總經理，繼續為大眾服務。

協志工業叢書的編輯委員會共有委員卅五人，每月出版兩本新書，至今已近九十本。

主管出版事務的總經理王順南指出，該公司出書的基本原則是「好」和「新」，在書的種類方面，則由工業性質，擴大到文學、哲學、法學、政治、社會、經濟、宗教、自傳及電子計算機等等，可謂無所不包。

從第一本書「電表製造工業」開始，卅二開本、蘋果綠色封面的各本書，已引起各行業人士的注意。愛默森的文章簡潔雋永，句子機警、明淨、有活力、詩意、而富暗示性，由翻譯名家何欣譯來，格外有味

道。

再如「培根論文集」，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短篇論文集。培根把一百個題目的材料，濃縮在五十個題目中，十分精鍊。梅西曾說：「……培根的風格奇警、流利而多比喻，且慣用一種淺顯的常識，與當時一般過份空想的散文顯然不同。……」

房龍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著的「人類的故事」，是至少被譯成廿九種語文的一部作品，就像雷布蘭特 (Rembrandt) 所作的蝕刻板畫一般，把最重大的事件及其來龍去脈都很鮮明的表現出來。全書所洋溢的智慧，人情味和幽默感，使這部信史，仿如一部迷人的小說。

「西洋哲學史話」是威爾·杜蘭十一年的苦心研究及三年實際寫作的成果，因深入淺出，立論不偏不倚，深受我國讀者的歡迎，迄今已出十五版，銷售達數萬冊。

為願意瞭解有關企業管理的人、需要解決這些問題的執行首長們、正在準備擔任工業領導人物的學生們所寫的「動態企業管理學」，由潘銖甲、鮑爾一合譯，使某些「個中人士」獲益匪淺。

「如何使思想正確」比一般邏輯書更深入，表列的卅四種論辯的詭偽伎倆，頗為實用，它可探究出我們將會實際遭遇到的辯論或演說詞中的詭譎的思想方式。

介紹、分析實際教學的精心著作「教學之藝術」，是以例證為主，直陳利弊，從實踐的基礎上建設教學的方法。作者吉爾伯·哈艾特處理這本書的手法，十分新穎。

世界上不怕有不能解決的問題，只怕沒有新的思想、新的觀念和新的方法。「應用想像力」使讀者了解創造力的重與性、提供訓練創造力的教材，介紹創造性思想解決問題的原則與程序。

「學歷無用論」能幫助讀者了解實力主義、工作主義、貢獻主義的意義。「學歷無用」並不是「教育無用」或「學力無用」，而是對個人依靠文憑吃飯、公司偏重學歷評價員工的做法提出檢討。

彼得·F·杜拉卡著的「斷絕的時代」，是協志工業協會獲得獨家版權的一本勾劃現今斷絕不續的世界輪

廓的書。現今我們所面臨的正是舊時創造的事項已趨於窮盡、新的轉機有待開展的時代，作者從展現在地平線上的四個方面著手，指出新的流趨所向。

最近即將出版的有「經營的行動指針」、「甚巴達管理」、「經營法則集」、「互傳程式語言導引」、「電子計算機學」、「保健物理」、「商業本質論文集」、「商業循環理論」及由王順南所主譯的「日本明治時代企業家精神的起源」。

就像每一個有理想的出版社一樣，協志工業叢書公司對未來的計劃是：多出版好書，供給讀者最佳的精神食糧。

### 1 我思故我在 (Cogito esgo sum)

笛卡兒 (Descartes, Ren's, 1596-1650) 著，錢志純譯編，六十一年十月，臺北志文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二二二頁，定價平裝二十元 (新潮文庫七六)。

笛卡兒在西洋素有「近代哲學之父」的雅稱，「我思故我在」就是他留下學世傳誦的名言，他是第一個以科學方法向「有」的真實性挑戰的思想家，不但說出「有」，也說出「有」的「真」來。至今人們還秉著他的名言，在追求真理。本書可分為兩部分，前篇是笛氏哲學研究論集，後篇則為笛氏原著——「方法導論」的譯文及註釋，並附有笛氏的著作研究資料及笛氏年譜。

### 8 世界文學名著鑑賞 (第一至四集)

姜穆等書摘及評介，六十一年九月，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三十二開本，四冊，定價每冊二十元。世界文學名著浩瀚如海。「新文藝月刊」為了節省一般讀者的時間和精力，邀請了數十位作家，開闢「世界文學名著欣賞」專欄，每期縮寫世界名著一冊，並加分析，對原作者亦有詳盡的介紹，增加讀者的認識與了解。現由黎明印成單行本，這四集共介紹了十九部名著。(黃士旂)



# 評余光中的 「譯論」與「譯文」

雨田

向以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的余光中君，偶爾也伸出第三只手來，寫寫論評、譯詩和小說。他的詩與散文寫得怎樣，因為每一個人的看法不同，自難遽下評語；至於他的譯文如何，則因有原著作證，所以批評起來，就比較容易，而且也容易弄出一個「是」「非」來。筆者不敏，謹假「書評書目」的寶貴篇幅，就余君的譯文以及他逐譯時所遵循的翻譯理論或原則加以討論，並就正於余君。

筆者第一次讀到余君的譯文是他所譯的那本「老

人和大海」，這大約已是十幾年前的事；當時，由於筆者早已讀過該書的原著，所以一看到余君把skiff譯作「輕舟」，心裏就頗不以爲然，因爲一個以捕魚爲業的人是絕不會駕着「輕舟」出海捕魚的，到了五十九年十二月，又在第八卷第六期的「純文學」上讀到余君所譯的「錄事巴托比」，但「目睹」第一段最後一句「真的，除了將在續篇出現的一篇撲朔迷離的轉述之外，我所知道的巴托比的一切，都是我愕然親自目睹的。」時，却不僅令筆

者頗不以爲然，抑且令筆者「撲朔迷離」、大感「愕然」了。因爲「錄事巴托比」乙文，既沒有什麼「續篇」，也沒有「一篇撲朔迷離的轉述」（請注意這兩個「篇」字），而是余君把原文看捧了，以致跟他譯文最後一段中的一句「可是，既然這曖昧的報導，悲慘儘管悲慘，對我却不無蛛絲馬跡的興趣，則一些旁人也可能會有同感；」接不起來。按前者的原文是

What my own astonished eyes saw of Bartleby, that is all I know of him, except, indeed, one vague report which will appear in the sequel, 而後者的原文是 But inasmuch as this vague report has not been without a certain strange suggestive interest to me, however sad, it may prove the same with some others. 這一句中的 this vague report (這個曖昧的報導)正是前一句中的 one vague report (一個曖昧的報導)，所以前句應該譯作「真的，除了將在文末出現的一個曖昧的報導之外，餘如『余譯』」而後者則應譯作「但是由於這個曖昧的報導使我感到某種奇怪而具有深意的興趣，姑不

論如何悲慘，也就可能使旁人感到同樣的興趣；」這樣不就前後呼應了？余君不察，竟把同一樣東西看作是兩樣東西，以致先是「一篇撲朔迷離的轉述」，後是「這曖昧的報導」，復將「文末」(in the sequel)曲解成「續篇」；譯者自己尙且搞不清，怎不教讀者墮入五里霧中？而余君譯文之所以時有這種謬誤者，就是因爲他把翻譯看成「創作」或「有限的創作」；易言之，是他的那種不正確的翻譯理論坑了他。

余君的翻譯理論，散見於他的一些論評文章中，但都十分零星、支離，直到他的「翻譯和創作」（刊於五十八年三月）現代文學」一文出現，才算有了一個具體的輪廓。他在這篇文章裏，明白地揭示了他對翻譯的看法。且讓筆者摘集他對翻譯所持的若干較爲重要的論點，藉供商榷。

第一，余君說：「真有靈感的譯文，像投胎重生的靈魂一般，令人覺得是一種『再創造』」；「嚴格地說，翻譯的心智活動過程之中，無法完全免於創作」；「這樣看來，翻譯也是一種創作，至少是一種『有限的創作』」

雖甚強烈但渾沌而游移的

經驗，透過作者的匠心，接受選擇、修正、重組，甚或蛻變的過程」(均見「翻譯——創作」乙文)。總之，說來說去，翻譯是一種創作、一種「有限的創作」。

其實，翻譯果真是一種創作、一種「有限的創作」嗎？筆者肯定地認為：絕對不是。「翻譯」，顧名思義，乃是把某一種語文改變為另一種語文；牠是一種 reproduction (再現或重現)，而不是一種 re-creation (再創或重創)。譯者的任務是亦步亦趨地緊隨着原作，既無竄改增刪地、也無歪曲舛謬地對原作的意義、格調、氣氛、神韻與境界作最妥貼、最忠實的再現；在無悖於本國的語法下，連原作的詞法、句法和章法也該儘可能一絲不苟地搬過來，成為原作的最維妙維肖的複製，既有原作的形體，且有原作的生命。假定原作流暢，你就還牠一個流暢；原作艱澀，你就還牠一個艱澀；原作朴拙，你就還牠一個朴拙；原作華麗，你就還牠一個華麗；原作明快，你就還牠一個明快；原作清新，你就還牠一個清新；原作平實，你就還牠一個平實；原作粗獷，你就還牠一個粗獷；……祇有這樣的譯文，才够得上稱為信譯。施穎洲先生在「譯詩的理論與實際」乙文中說得好：「一個譯者

若能完全對原作的藝術負起責任，他的譯文將是原作的複製，無愧於原著者，同時，他也就對得起讀者；因為讀者要讀的是原作；他的譯文不過是傳達原作的工具，如果他的譯文同原文一樣，他就會使讀者滿足了。我們可以把羅丹的雕像「接吻者」比喻為原作，而把譯者比喻為負責複製同樣的一座雕像的藝匠。要是這位藝匠能够負起他對羅丹的「接吻者」的藝術的責任，造成一座與原來的雕像分不出真偽的複製，使欣賞者看到他竟會一致讚嘆：「羅丹的雕像真偉大！」那時，羅丹滿意了，而那位藝匠對藝術的責任也完成了。」可知一個譯者祇是一個藝匠，他的工作是在複製，也就是在重現，倘如硬說翻譯是一種「創作」或「有限的創作」，那麼，仿製鈔票、仿製古董、仿製器械……不也成了創作或有限的創作？的確，譯者在選詞上、在達意上……都有賴於心智的活動，但這些本是譯者的份內事，跟創作是扯不上關係的。退一百步說，即便這種譯文果如余君所說「充其量只能成為剝製的標本」，但總比譯成的作品成了「頗具自我格調的東西」(汶津先生語，見余君上文所引)來得好，因

爲這樣，狄更司的作品在遣詞行文已成定型的譯者的筆下就很可能成了巴爾扎克的作品，而康拉德的也就很可能成了梅爾維爾的作品。這是否減低了原作的藝術價值，袒呈了譯者之缺乏藝術良心，從而使神聖的譯事變成了一種欺世盜名的罪行？

第二，余君說：「白話的貧乏和單調，一旦面臨翻譯，立刻暴露無遺。……同樣譯一篇英文作品，『新文藝』出身的譯者，和較有古典文學修養的譯者，換句話說，純用白話的譯者和『文白相輔』的譯者，其間的距離可能很大。往往前者單調而局促，後者豐富而自由」（見余君所作：「鳳、鴉、鵝」乙文，刊於五十二年八月「文星雜誌」）。誠然，具有悠久歷史的文言比較豐富，但歷史較短的白話却也並不貧乏；這全要看譯者運用和駕馭文字的能力而定，而並非白話本身之罪。文言到了缺乏表達本領的譯（作）者的手中，照樣可以「貧乏」，而白話到了極具表達本領的譯（作）者的手中，照樣可以「豐富」。假如硬要「文白相輔」，也該把文言極有技巧地、天衣無縫地編織到白話中，使兩者渾然成爲一個整體，分不出哪些是文言來。但余君所譯的「錄事巴托比」，簡直

完全乞靈於現成的文言辭語，頭角崢嶸，屹然而立，致使讀起來總有幾許腐酸味兒直冲雲霄的感覺（這點容後再說）。余君年輕，也許沒有看到過民國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文雜誌」（The English Student，牠的姊妹刊是「英語周刊」（English Weekly）），那裏，每月都有胡哲謀、周由庵、平海瀾、鄺富灼、周越然、張世鑾……諸氏輪流逐譯的英美短篇小說和散文。那些譯文，全是英漢對照，而且是以秦漢唐宋諸大家的筆法，逐詞逐句逐譯的，讀起來才真是琅琅上口；余君心

嚮往之的，莫非就是那樣的譯文？其實，目下的「翻譯體」已經流行於書報、雜誌、廣播、電視上，而且人們也看得懂、聽得懂，何勞余君仗「義」執言，堅決反對呢？在我們這個「飽」受古文薰陶的老朽看來，與其在譯文中硬嵌進去一些用爛了的文言成語，倒不如另鑄白話的新詞，來得清美可喜呢！

第三，余君提出了一些用詞的問題，即：（一）「當」字不能用；（二）「然」字後面不能加「地」字；（三）「所」、「關於」、「被」等詞不必用（見「翻譯和創作」）。茲再不憚其煩地、有時且引經據典

地（因為余君酷愛古典文學）就這幾點加以檢討：

假如原作用的是 *when, while, as, during...* 的話，譯者為求忠於原作，為什麼不能譯成「當……的時候」而必須用「別的字眼來表達」？因為原作者之用這些字，乃是他的習慣，也可以說是他的癖性，否則，他也儘可以採用其他的方式而把這個時間表達出來。他之喜歡用這些字，正如余君在他的譯，作中之喜歡用「而」、「乃」、「遂」三字一樣，是他的一種偏愛，譯者要不這樣譯，就會失真。譬如，余君在「錄事巴托比」裏把原文 *He did not look at me while I spoke* 一語譯作「我一面說話，他並不看着我」（見前揭「純文學」第一〇五頁），不但失真，而且非常說不通。因為余句中的所謂「一面」，一定還有另一面（例如：他一面唱歌，一面跳舞），請問：在這一場合，「我」（另）一面在做什麼呢？何況「當」字，在古文中，也常被應用，如孟子：「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史記滑稽列傳：「當此之時，髡心最歡。」史記酷吏列傳：「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史記項羽記：「當是時，楚兵冠諸侯。」不就是明證

？余君嫉「當」如仇，但討學術而沾上了霸氣，實在是最要不得的。

他自己却仍不免向「譯文體」跟進，例如他把原文 *But when this old Adam of resentment rose in me and tempted me concerning Bartby* 譯作「但是當古老一如亞當的人性中這種憎恨從我心中升起，而且誘惑我去對付巴托比的時候」（第一一二頁）以 *and* 把原文 *as he opened the folding door to retire* 譯作「正當他拉開疊門要告退的時候」（第一〇六頁），試問余君對這兩個「當……的時候」和「正當……的時候」，又該如何自圓其說？檢

「然」字後面之加「地」字，這純然是音節問題，也就是所謂唸起來比較好聽，同時更使語氣緩和或增強的問題，這種用法已不僅見諸譯文，也同樣見於創作。這個「地」字完全是個墊（襯）字，也就是所謂虛字。倘若依照余君的說法，那麼，「舊地裏」、「霍然間」、「猛可裏」、「險些兒」等詞中的「裏」、「間」、「兒」，是否也是多餘？再舉古文中應用墊字的若干例子：詩小雅庭燎：「夜如何其？」以及呂氏春秋應言：「然而視之，

踴焉美，無所可用。「語中的「其」、「可」不也可以省略？禮禮運：「如此乎禮之急也。」以及左傳襄公十一年：「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語中的兩個「乎」不也可以省略？國策秦策：「嗟嗟乎司空馬。」以及說苑貴德：「嗟嗟乎，我窮必矣。」語中的「嗟」「茲」，不也可以省略？這些都是以無義詞作為墊字的例子。再如史記莊周傳：「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以及史記楊僕傳：「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語中的「率」、「盡」不也可以省略？又因「率」、「盡」與「大抵」同義，不也可以保留「率」、「盡」而把「大抵」省略？墨子即葬：「然且猶尚有節。」以及呂氏春秋恃君覽：「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語中「猶尚」、「猶」不也可以省略？又因「猶尚」、「猶」與「然且」同義，不也可以保留「猶尚」、「猶」而把「然且」省略？史記燕王世家：「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語中「雅」、「故」、「本」三字，意義完全相同，是否可以把其中任何兩個字刪除？漢書王莽傳：「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語中「略」、「頗」、「稍」三字，意義完全相同，是否可以把其中任

何兩個字刪除？這些都是以同義詞作為墊字（故又稱重言）的例子。而原作者之所以加上這些墊字或虛字者，就是為求讀起來好聽並使語氣緩和或增強。這種事例，雖不見於英文中，但在中文中，却是屢見不鮮的。說穿了，這就是中國詞語組織的彈性 (flexibility)，余君實在毋庸把中國的副詞翻譯成英文，然後在牠們後面再加上一個「」，來證明他說法的正確性。因為這種作法，顯然是強詞奪理。

「所」字之被用於語文中，也並非自白話始。商君書更法：「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大戴禮子張入問官：「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論語顏淵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告子篇：「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楚詞九歌：「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予所爲。」三國誌魏志荀攸傳：「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對於這些個「所」字，余君是否也有意把牠們刪除？至於「關於」兩字，有時簡直就不能省掉。姑以余君所舉的例句為證：「我今天上午聽到聯合國的一個消息。」這句話的意思並不一定等於這個消息是關於聯合國的；牠也可以是聯合國傳出來的一個消息。

足證除去了「關於」兩字，語意就含糊多了。再如「你有他的資料嗎？」這句話的意思也並不一定等於這種資料是關於他的；牠也可以是他自己所備或所儲的資料。足證除去了「關於」兩字，語意也就曖昧多了。再說「被」時，也不是白話所獨有。史記屈原傳：

「忠而被謗。」史記魯仲連傳：「以萬采之國，被圍於趙。」漢書酷吏傳：「錯卒被戮。」漢書公孫賀傳：「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唐書哥舒翰傳：「將新募兵萬餘人往助翰，未至而翰被縛云。」通志民族略：「擊匈奴，兵敗被執，囚之孤山下。」而相當於「被」字的「爲」字，更爲古人所習用，茲從略；但上面的幾個例子，也已足以證明古文裏多的是被動語態。余君不見古人，但責今人，似乎有些不公平吧。何況他談的是譯文，原作者用被動語態，譯者何忍擅作主張，改用主動？至於余君所說「不必處處派『被』」，那是譯者的選字問題，不在討論之列。還有，余君所謂「飯吃過沒有？」、「書還沒看完，」「稿子才寫了一半，」等，確也時常聽到，但仔細分析起來，實在不通：飯自己能吃？書自己能看？稿子自己能寫？中國固有的語法，本來就不嚴密，把歐

美的精細語法引些進來，以濟本身之窮，該不算是件壞事，余君又何必吹鬍子瞪眼呢？

總之，余君的理論過分着重於翻譯的創造性以及過分信賴文言的「豐富而自由」，以致他的譯文也就成了牠們的犧牲品。茲即以他所譯的「錄事巴托比」乙文作爲診斷的對象：

一、陳腔濫調、泛濫成災：一篇譯文中偶爾借用我國固有的適切成語，原屬無可厚非，有時且有畫龍點睛之妙，但把成語當作萬應靈丹，有時且「用非其所」，那就值得商榷了。綜計余君在「錄事

巴托比」乙文中，所用成語，多達一百三、四十條，真可以稱爲洋洋大觀了！不信，請看：形形色色、撲朔迷離、開宗明義、於公於私、費力勞神、意亂情迷、胸無大志、慷慨陳辭、詩情豪興、沾沾自喜、身陷絕境、操之過切、坐立不安、變本加厲、七零八落、口不擇言、雄辯滔滔、出口傷人、一馬當先、同病相憐、雄心勃勃、用非其所、一不做二不休、費盡心機、氣派十足、不堪收拾、無聲無息、一舉兩得、日夜不休、意氣昂揚、不動聲色、史無前例、超然局外、悲天憫人、一成不變、旗鼓相

當、張臂揚拳、天昏地黑、百思不解、一勞永逸、未之前聞、心不在焉、三言兩語、垂頭喪氣、心平氣和、滿腹疑慮、赤身露體、搖搖欲墜、熙來攘往、脫胎換骨、人同此心、手足情深、容光煥發、喜氣洋洋、非非之想、慘無血色、井井有條、孤苦無依、倍增無已、根深蒂固、束手無策、不可救藥、不識好歹、莫名其妙、芸芸衆生、滿面春風、彬彬有禮、黯然無光、牢不可拔、穩若磐石、耿耿不安、孑然一身、粗心大意、乾淨俐落、天衣無縫、盛氣凌人、虛聲恫嚇、昂首瀟步、洋洋自得、說來說去、三心兩意、無可倫比、漫不經意、不假思索、心神恍惚、左右為難、了無生氣、相親相愛、慈悲為懷、心甘情願、心滿意足、毫無動靜、嘖嘖稱奇、一勞永逸、忍無可忍、合情合理、潛思冥想、神色倉皇、裹足不前、無理取鬧、一聲不響、莫測高深、大發雷霆、不足為奇、一文不名、一無動靜、悶聲不響、光天化日、救急濟困、蛛絲馬跡、前世註定、交頭接耳、神出鬼沒、神態自若、側耳細聽、四面八方、天公地道、鬱鬱以逝。一個三萬字左右的中篇，就出現了這麼多的陳腔濫調（還不包括「在下」、「何等」、「只合」、「兀自」、「

說也奇怪」、「自是閒話（懶吧），且以之移植到造句遣字、靡不刻意求新的梅爾維爾的作品中，梅氏地下有知，寧不感慨萬千？話又得說回來，假如余君的這些成語，果真個個用得其所，切合原意，倒也罷了，無奈多半不很合轍何？譬如 *turbulence* 之譯為「意亂情迷」、*address* 之譯為「慷慨陳詞」、*insolent* 之譯為「出口傷人」、*motionless* 之譯為「無聲無息」等，這種例子，俯拾即是，誠不知余君在不知不覺間「造成了多少怨耦」（見「翻譯和創作」）。

二、詞品替換，一憑己意：誠然，一個國家的舊語視若拱壁（也許是偷

語文都有牠的特性；換言之，別國的語文結構跟我們的未必盡同，因之，英文的有些語句型式就無法適用於中國。爲了要切合我們的句法，有時就祇好把牠們的形容詞改變爲名詞，或者把牠們的動詞改變爲副詞，或者把牠們的副詞改變爲形容詞，或者把牠們的名詞改變爲動詞……但這些也祇限於十分不得已的場合，目的是在儘量保持原作的真面目。可惜余君的譯文並未能够堅守這一原則，終至信手拈來，具成「余文」。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余君在把外國作品化爲我們的作品這一點上是有幾分成功了，但在忠實地介紹梅爾維爾的作品上却宣告失敗。例如原文 *that the scrivener was the victim of innate and incurable disorder* 一語，余君譯爲「那錄事身受之苦，根本是天生不可救藥的神經失常。」（見前揭刊第一〇四頁）實際上却應該譯作「那錄事乃是天生無可救藥的疾病的患者。」余君在這一句裏，不僅把若干詞品更換了，而且硬擠進去一個「根本」，把原爲「疾病」的 *disorder* 解釋作「神經失常」，把 *victim* 解釋作犧牲者或被害者，以致冒出了「身受之苦」這四個字，而事實則是 *the victim of disorder* 等於是

*the victim of disease* 意即「病人」。又如 *as Nippers, looking very sour and sulky, was departing* 一語，余君譯爲「鐵手鏗正怏怏然悻悻然要走開，」（第一〇六頁）但這句原文，實在簡單得極，縱使直譯過來，也不見得十分生硬、帶着歐化的味兒。余君不此之圖，却偏要按照他自己的句法，用兩個對稱的「然」，把原文好好的形容詞子句改成了副詞；一句話，他是想避免使用那個「當」字。那麼，筆者就省去「當」字而把牠譯成「顯得十分不悅而悻悻的鐵手鏗正想離去，」如何

又如 *give him fair notice*，余君譯爲「天公地道先給他個通知，」（第一一四頁）但文中 *fair* 一字，顯然是個形容詞，這裏的意思是指親切、體貼的、或很有禮貌的，而余君却把牠改爲副詞，並且變成了「天公地道」。全句譯作：「給他一個措詞親切的通知，」不是很好。再如 *while something from within me upbraided me*，余君譯爲「忽然受到內心什麼東西的指責，」（第一一四頁），他把原爲動詞的 *upbraided* 改成了名詞，又擅自加上「忽然」一詞，其實，這句

話應被譯爲：「這時（或而）來自我體內（或內心）的某種東西則在責備我。」余君對於較短句子，尚且如此處理，那麼，較長的句子，豈不更受宰割之苦。

三、舛誤增刪、數見不鮮：除了上面問或提到的舛誤、增刪而外，在這一節裏，筆者將專就此點加以臚舉。譬如原文 *and thus, in a manner, privacy and society were conjoined*，余君把牠譯作「於是在這種方式下，退則守，進則交，竟一舉兩得了。」（第九三頁）。實際上，英文中的 *in a manner*，絕對不能解作「在這種方式下」，牠相當於 *after a fashion,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certain degree*，亦即作「多多少少」或「在某種程度上」解，所以全句的意思是「因之（或這樣一來），在某種程度上，就公私兩便了。」又如 *but in a wonderful manner touched and disconcerted me*，余君譯爲「而且在一種奇妙的方式下，使我心動而且心亂。」（第九六頁）余君管把 *in a manner* 或 *in a……manner* 譯作「在這種方式下」或「在一種……方式下」，似乎也像「譯文體」中的「當……的時候」那樣，成了公式。其實

，*in a wonderful manner*（第二二〇頁），但「ner，不就等於 *wonderfully*，跟上面 *not only strangely disarmed me* 一語中的 *strangely* 相對，不過換個表達的方式而已，所以這句話當可譯作「而且奇妙地感動了並困惑了我。」又如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a scrivener's business (is)*，余君譯作「錄事工作必經階段之一，便是，」（第九四頁），也跟原文不太相符，譯作「錄事工作的一個主要部份就是，」這句話應該不算歐化的。又如 *spacious grounds*，余君譯作「這地帶不壞，」*leisure or free time*（第二一七頁）從容容」（第一一七頁）*at leisure*，余君譯作「從容容」（第一一七頁）*at leisure* 才有，殊不知 *at leisure* 祇能作「在我們有空的時候」（*when we have leisure or free time*）解。又如 *for a few moments, I was turned into a pillar of salt, standing at the head of my seated column of clerks*。Recovering myself……，余君譯作「頓時，站在一整排坐着

的雇員前頭，我不禁怒火高揚。抑住了怒火……」（第九五頁），但縱觀全文語氣，再加上下一句的 *Recovering myself* 這一片語（作「清醒過來」解），那麼 *I was turned into a pillar of salt*，似應作「我怔住了」解（直譯為「我變成了一根鹽柱子」，鹽為白色，當係喻其臉色的蒼白，站在那裏，如柱子然），而不是「怒火高揚」。所以全文應該譯作「有片刻功夫，我變成了一根鹽柱子，豎立在那排坐着的職員的前頭。在清醒過來之後……」又如 *At present I would prefer not to be a little reasonable*，余君譯作「目前我寧可變得不講理些」，（第一〇五頁），但實際上却應譯作「我目前寧可不變得講理些」因為「變得不講理些」跟「不變得講理些」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四、同一語詞，譯法互異：原作者在文中之使用相同的語詞，必有他的理由或原因，所以譯者在逐譯時，對於這種相同的語詞，一定得前後一致，千萬不要爲了企求多樣性（variety）而分別以類似的語詞妄加替代，這一方面固然是在忠於原文，一方面也在減少讀者的誤會或誤解。但余君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這是非常遺憾的。在本文的開頭，筆者曾就這點舉例說明：同樣一個 *report*，前譯「轉述」，後譯「報導」，即令是細心的讀者，也一定會把牠們當作兩碼子事，豈不惱人？其實，在余君的譯文中，多的是這種例子。例如原文 *black his eyes for him*，余君譯作「打他個兩眼發黑！」（第九八頁），後來又把 *black his eyes* 譯作「揍他個天昏地黑！」（第九九頁）姑不論「兩眼發黑」和「天昏地黑」在受傷的程度上有何不同，要緊的是火鷄第二次所說的話係在重申前言，所以前後應該一致。又如 *Revolving all these things ……; revolving all these things ……*，原作者前後既然是使用同樣的話，所以譯者也就有責任把牠們譯作相同的話；但余君却把牠們分別譯作「把這些事情思來想去……；把這一切面面思慮了一番……。」（第一〇三頁），就這兩句話的時態來說，前者爲現在，後者爲過去，這跟原作者使用這兩句話的原意，怕不十分契合吧。再如 *No visible means of support: there I have him*，余君譯爲「說他提不出維持生活的方式好了。」（這下我抓住他了。）（

第一一四頁)而同段 and that is the only unanswerable proof that any man can show of his possessing the means so to do, 余君譯爲「便是他(一個人)具有維生本領的唯一無法否定的明證。」余君把前一句裏的 means 譯成「方式」,而把後一句話裏的 means 譯成「本領」;但「方式」和「本領」之間的差別,可大著哩!乾脆把牠們統統譯作「手段」或「方法」,豈不很好,要不,讀者準會把牠們當作兩回事的。

五、不通語句、爲數不少:余君屬文,一向流利通順,即便有些「橫使才氣」(何紹基在「使黔草自序」中語)之嫌。但這篇譯文中所存在的須進文章病院的語句之多,却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不信,且隨便舉些例子:(一)「好像渴望要抄錄些什麼已經很久」(第九三頁)。(二)「我將巴托比這麼方便我使喚地安置在屏風的後面」(第九四頁)。(三)「他的臉長得很瘦」(第九五頁),筆者認爲「長得」兩字,實在多餘,日常雖有「他長胖了」這一說法,但却沒有聽說「他長瘦了」。(四)「聲細如笛」(第九六頁),笛並不等於笛聲。如笛,原文爲 flute-like;在英文中,

名詞後面接上-like 的很多,但我們却不能一概譯爲「如……」,有時必須另加說明,所以這句理應改爲「聲音細得像笛聲」,雖略嫌囉嗦,但至少沒有語病。(五)「要是我解雇他」(第九八頁)和「就要解雇他」(第一〇五頁),這都有點兒近乎臺灣國語,「要是我把他解雇」和「就要把他解雇」豈不更近真正的國語?(六)「叫得更高」(第九九頁),爲什麼捨「響」而就「高」?(七)「未之前聞的免於若干義務」(第一〇〇頁)。(八)「我可以推想得」(第一〇二頁),余君不自覺地犯了目下一般譯(作)者的通病;其實「可以(或能够)……得……」這一句式是不通的,因爲這兩個詞都是助動詞,用在同句之內,顯然重複,如寫成:「我可以推想到」或「我推想得到」,不僅意義仍舊,而且更簡潔、更符合余君所力主的「不但意完神足、抑且琅琅上口」(見「翻譯和創作」)。(九)「使將「去」字省却?(十)「我稱之爲乾淨俐落,對於不動情感的任何人來說,也顯然必作此想」(第一〇九頁)。這一句式不但跟本文第一段所引「可是,

既然這……對我却不無蛛絲馬跡的興趣，則一些旁人也可能會有同感」乙語類似，而且同樣不通。(乙)「大發狂怒」(第一一頁)。(乙)「狹窄的頭腦」(第一一頁)，原文作 *illiberal minds*，頭腦狹窄，極為費解；換成「狹小氣量」，以與下面的「開闊心胸」成對比，如何？(乙)「結果那律師打量了他那立着的背影一陣子之後」(第一一三頁)，讀起來比「翻譯體」更蹩扭。(乙)「然後走攏上去」(第一二二頁)，實在不成話。(乙)「愕然的神智」(第九四頁)，「愕然」無疑地是副詞，依照余君「『然』本來就是文言副詞的尾語」(見「翻譯和創作」)的說法，怎能加上一個「的」字就拿來作為形容詞？(乙)「我不禁凜然」(第一〇六頁)，照余君的說法，怎能把副詞「凜然」用作動詞？(乙)「使我愕然的是」(第一〇一頁)，這裏的「愕然」，不是又用錯了？——按照余君的說法。這祇是其中的一些例子，恕筆者不再枚舉。至於譯文中的歐化句子，也着實不少，這原是應有的情況，不足為奇，但出之於一向排斥「這種非驢非馬、不中不西的『譯文體』」、「那些生硬、拙劣、甚至不通的『翻譯體』」(均見「翻譯和創作」)且力主

「讀得順口」(見「鳳、鴉、鴉」)的余君之手，這倒是令人感到十分可驚抑且可喜的。

上面已對余光中君的「譯論」與「譯文」約略加以討論，並且指出了他譯論暨譯文的若干缺失，但大體說來，余君的譯文還是相當優異的，比目下一般粗製濫造的所謂「翻譯家」的產品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在這個低級作品橫行市面的現階段，余君能把這麼一篇「在表面上看來祇是一則敘述一個人如何終於認清對另一個比較沒有能力或者比較不願應付世事的人負有責任的動人故事，而實則可以當做是梅氏當時心境的寫照(他無論如何「寧可不」為一個不留意他的讀者羣寫作(He "would prefer not to" write for a public that would not attend him anyhow.))」的具有深度的小說介紹給國人，着實值得喝采。聽說他目下正在譯譯梅氏的 Billy Budd, Foretopman (還是 Benito Cereno, 筆者已然記不真了)，假如執筆時再能謹慎些，而且把他所堅持的翻譯原則略做犧牲些，相信成績必在這篇「錄事巴托比」之上，謹在此預祝他成功！

## 刊登廣告·請打電話 三三三七六三

本刊是國內第一本談書以及報導出版界動態的雜誌，所有訂閱或購買的讀者，可以說絕大多數都是愛書的朋友，除了主動且義務性的提供「兩月新書」園地外，我們也歡迎各出版社或書店在「書評書目」上刊登廣告，對於文化廣告，我們訂的廣告價格特別低廉，因為我們很明白，出版界不像其他各行各業擁有較多的資金。

以下是本刊的廣告價格：

- 封底(彩色全頁)三〇〇〇元
- 封底(彩色)二分之一：一五〇〇元
- 封面裡全頁：二四〇〇元
- 封面裡二分之一頁：一二〇〇元
- 封底裡全頁二〇〇〇元
- 封底裡二分之一頁：一〇〇〇元
- 首頁全頁：一四〇〇元
- 內頁全頁：八〇〇元
- 內頁二分之一頁：四〇〇元
- 內頁四分之一頁：二〇〇元
- 補白：一〇〇元

### 筆者附註

在編者先生寄來清樣的同時，還附來了余君的「錄事巴托比」英漢對照本（今日世界社出版）乙冊，又問筆者：該項譯文是否完全和登在「純文學」上的一樣？經筆者將該對照本與本稿核對一遍，發現：本稿中所抽舉的一些闕失，已有三、五處經余君更正。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歡喜的現象。併此註明。

# 「耶穌新畫像」的 透視與評詁

(下)



榮志房

## 三、對「舊約之透視」的批判

陳著「耶穌新畫像」中只有附錄：「舊約之透視」一文尚無人批評，所以在下文，筆者願舉一些例子

來檢討。

「舊約之透視」一文共有六十七個號碼，可視為六十七段。六十七段所牽涉到的舊約中的書，可分為四部份：一——十六號涉及創世紀第一——十一章；十七——廿一號涉及創世紀第十二——五十章；廿二——五三號涉及出谷紀（出埃及記）、戶籍紀（民數記）和申命紀；五四——六七號涉及列王紀下、耶肋米亞、耶肋米亞哀歌、厄斯德拉下、民長紀、撒慕爾紀下、盧德傳、撒慕爾紀上、編年紀上和列王紀上等十部書。

筆者給與「舊約之透視」一文的第一個批判是：作者的基本態度沒有廓清。作者一會兒說神是人造的：那麼神自當在人之下；一會兒又責怪這個神是怎樣的殘暴，扼殺人的自由發展。這種態度很不清楚：作者到底相信不相信神？認為神是人造的呢？或是神在人之上，而並非人造的？因為無論承認神與否，常該接受二者的後果。假使神是人造的，人給自己造了一個殘暴的神，那要怪神，還是怪人呢？如果神不是人造的，神在人之上，人又怎麼能夠隨自己的喜好去亂塗亂畫呢？這個信神與不信神的態度非常重要，基本

態度沒有廓清，對聖經的問題無法討論。

關於分析的工夫，筆者在「透過三稜鏡看聖經萬花筒」一文中已有所介紹。就是說無論信神不信心，只要是站在學術的立場去研究聖經，那麼如同做任何其他的學問一樣，需要下許多工夫，一點一滴地去仔細分析；不能把聖經拿來，信口開河。「舊約之透視」的作者好像沒有那個耐心，也沒有求知的決心。聖經裏的分析工作有幾個層次：首先是原文的探討：因為聖經不是用中文寫的，也不是用英文或其他任何現代的文字寫成的，而是用古代的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寫成的。若要知道聖經的真面目，非把原文弄清楚不可，否則根本不可靠。因為在討論聖經時，即使是一兩個字的問題，一發生糾紛，就得根據原文；因為這一兩個字，在譯文中可能有不同的意義。原文的探討之後是文學的批判：看看每段聖經是屬於那一種文學形式，不要把詩人寫的東西當做史實來看，否則會弄錯作者要表達的意思。然後做歷史的批判，辨認某段聖經的敘述是歷史的報導，或者僅僅是藉以表達某些思想的工具。譬如舊約中約納的故事，我們承認那裏面所講的不是歷史事實，那裏有一個人魚肚子內生活三

## 本刊創刊號要目

本社

發刊詞

思兼

關於書評

高全之

評「文學的玄思」

黃崇民

讀「應用想像力」

壹蘭提

簡介「金剛經」

梅遜

「響自小徑那頭」

楊少鱗

簡介「六法全書」

尉天聰

讀「艷陽」

劉靜娟

「父母怎樣跟孩子說話」

碧竹

碧竹談書

楊添源

報紙來帶頭（短評）

程榕寧

出版界專訪（一）

水牆等

兩月新書

林柏燕

談黑澤明和他的電影

每冊十元（郵票通用），請將書款存入郵局劃撥儲金戶

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日社或將郵票寄臺北市郵政39—33

號信箱書評書日社，當即奉上的

天，魚將他吐出來之後還活着？但是作者執筆寫約納的故事時，他要透過這故事來表達一個很高超的思想。

最後是哲學與神學思想的探討：因為作者寫聖經，有他個人與當代的人生觀和宇宙觀的背景；除非下了工夫做這種分析，我們不能輕易下斷語。「舊約之透視」的作者顯然未做過這些分析的工作，而且好像連這些做學問的工夫的存在都不曉得，後經他人指出，又不知本著實事求是、虛心受教的心接受他人的指點，只怪別人在無關緊要的問題上漫談，或者說批判他的人是避重就輕，（見「致編者的信」）。按筆者的看法，這樣用幾句漂亮的話來支吾與搪塞自己的未下工夫，未作研究是件容易事，只不過做學問不是用幾句漂亮的話所能代替的。

研究聖經的另一步工作是綜合，就是做了分析之後，有了許多資料，將之做一綜合。如果我們自己沒有辦法去做綜合的工夫，也應該利用別人研究所得的成果來支持自己下批判。但是「舊約之透視」的作者自己既未下手做分析和綜合的工作，也沒有廣泛參閱有關的辭書或專書。比如他在「舊約之透視」的第一號曾引了三個英文字：Anthropocentric, Anthro-

ponorphism, Impersonal，這三個字源遠流長，含意豐富。「舊約之透視」的作者不顧一切，只憑個人的想像力去猜測，杜撰意義。原來Anthropocentric——「以人為中心」的概念，除非與Theocentric——「以神為中心」的概念對比，並以Naturalism——「自然主義」的概念做補充，便不能把握它所表達的真正意義；也除非三個概念並行探討，不能認識它們的含意。至於Anthropomorphism——「擬人法」，可以參閱臺灣最近翻印的Sacramentum Mundi（世界最高權威編著的一部百科辭書），便知「擬人法」是什麼意思，並可看出作者所引齊諾芬尼斯（Xenophanes）的說法正確與否。第三個字：Impersonal，也要先看Personal-Person——「人格」是什麼意思，及它在西方文化裏是怎樣慢慢地發展形成的。這一切都需要藉助他人研究的成果，否則憑空揣測，談不上做學問。

在「舊約之透視」一文中，釋經的幾個最基本的原則，也未顧到。釋經學裏最主要的基本原則可歸納為三：（一）顧全上下文或脈絡意義；（二）注意時空的背景；（三）聖經是一個整體。下文就這三個原則對「舊約之

透視」做一批判：

### (一) 顧全上下文或脈絡意義

無論做任何文字的研究，不能把一段或一句話從它的上下文中取出，憑一時的感想或直觀去判斷它的意義；而一定要注意它在其上下文中的意義。做釋經的工作也不例外，必須顧全上下文或脈絡意義。比如「舊約之透視」第十一號，作者說：「該隱這個背倫的殺人犯，不僅沒有受到法律與道德的制裁，反而得到耶和華特優的保障。」這就是作者沒有注意到創世紀第四章整章講的是什麼一回事，而把該隱犯罪後得到神保護的事看成了特權，其實那不是特權，而只是使報復律生效的一種記號。「舊約之透視」第十八號，論到被基督徒奉為「信仰之父」的亞伯拉罕，他因神的指示上山要祭獻他的兒子以撒，神見亞伯拉罕對祂的信心，遂要他以羔羊代替以撒獻為燔祭；作者結論說：「以撒雖然倖免於難，但是對於那隻羔羊，也未免過分殘忍了。」作者突然對羔羊起了那麼大的憐憫之心，但是他未注意到創世紀第廿二章整篇的敘述，是針對以色列四周奉獻人祭的外族而說的，神與人

的關係和父與子的關係並不衝突，耶和華不像外族的神要求人祭獻自己的兒子，以動物代替人獻燔祭就可以了。人同神和人與無靈動物的關係能在全部聖經的上下文中看出。如果「舊約之透視」的作者注意到這層意義，就不致為羔羊喊冤了。

### (二) 注意時空的背景

聖經產生於某一時代的某一地方，因此有其時間和空間的歷史背景，為認識聖經，也應注意到它的時空背景。聖經中的確有幾篇亂倫的記載，但若是顧到了那個時代的時空背景，以及聖經本身說話的語氣，就不致把聖經當做一部妨害風化的書了。比如創世紀十九章30-38節記載：羅得和他兩個女兒從被焚的索多瑪城逃出後，住在一個山洞裏，羅得的兩個女兒因沒有機會跟別的男人親近而耽心，因為當時的人對傳宗接代非常重視，女人以不能生育為奇耻大辱；因此她們在夜間將父親灌醉之後，與他同寢，後來二人都生了兒子。如果稍為注意時代背景的話，我們就曉得這是人類史前史的一種敘述，是人類有史以前非常原始的記載。這故事大概是來自摩阿布和阿孟兩個民族

對於本民族來源的一種說法，爲強調本民族血統的純正，就說自己是由一個家庭裏出生；因爲願意如此自豪，而有了這種故事的構想。他們民族的名字給了這個構想一個藉口，因爲「摩亞布」的意思就是說：我是從父親來的；而「阿孟」的意思是：這是我父親的兒子。這兩個民族都是以色列民族的敵人，以色列人就拿他們對自己民族的來源之說當做笑柄。而且聖經在敘述的語氣上也表示對這件亂倫的事不贊同，因此才說：「女兒幾時臥下，幾時起來，他都不知道。」

（創世紀十九章三十三、三十五）以色列人寧把違反倫常的過錯歸於羅得兩個女兒的無知，而不歸咎於羅得。

聖經上另一件違反倫常的事件是創世紀卅八章所記載的猶大與他兒媳的事：猶大誤以他守寡的兒媳爲妓女而調戲她。妓女本是每一世代和每一地方人類不光彩的事件之一。按照聖經的記載，猶大也知道與妓女親近並非光彩的事，所以當他的朋友代替他帶一隻小公山羊去向妓女贖回他的印章、繫印帶和棍杖而找不到那個妓女時，猶大說算了，免得被人知道而受人嗤笑。並且猶大發覺那個女人就是他的兒媳時，更坦白地承認他的兒媳比自己好得多，因爲他的兒媳所以

假扮妓女去跟公公同寢，是爲了給自己死去的丈夫留下後代；原來猶大不讓她與自己的小兒子結婚，好使她給自己的長子留後代。猶大承認他的兒媳比自己好，且從此再沒有跟她有何不正當的關係。（創世紀卅八章二十六節）。聖經只不過將事實描寫出來，然後批判它是不正常的，因此不能說聖經是一部妨害風化的書。至於撒慕爾紀下十三章一至二十二節所記達味的兒子阿默農強姦異母姊妹的事，阿默農這行徑也給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聖經把事實寫出之後，也把罪惡的後果描寫出來，無非是踏實的，知道人間的罪惡，而這些罪惡的後果最後還是要降到那些作惡的人身上。會看聖經的人，看了這些記載不得不提高警覺，勤於修德，不敢爲非作歹。

「舊約之透視」廿七號說：「聖經不僅承認奴隸制度的存在，而且還給奴隸套上各種的枷鎖」。這完全犯了以廿世紀的立場去批判古代制度的毛病。奴隸制度是聖經以內和以外人類過去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它的消失是最近幾個世紀的事；而且真正奴隸制度的解放運動是基督徒根據聖經的精神所提倡的。信基督的人在基督內一律平等，大家都是兄弟姊妹，再不

能以任何人爲自己的奴隸。因此聖保祿致書給費肋孟時，要他接受、善待他逃跑的奴僕，因這奴僕已信了耶穌，當視他如兄弟。聖保祿所以沒有廢除奴隸制度，因爲那個時候不可能收效，他只把在基督內大家是兄弟的道理流傳於世，使後代的基督徒慢慢發掘這些倫理的道理，在適宜的時機廢除奴隸制度。這都說明釋經的第二大原則的重要，就是必須注意聖經的時空背景。

### (三) 聖經是一個整體

「舊約之透視」第五五號裏作者曾經引厄斯德拉下十章三十四至三十六節的幾句話，就是應該把頭胎兒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獻到上主的殿宇，而結論說以色列民族有殺長子祭神的風俗和習慣。這一結論未免武斷：因爲把長子奉獻於聖殿和在聖殿裏殺子祭神實在是兩回事。那麼以色列人爲什麼要把長子奉獻到聖殿呢？這就要從聖經的其他部份去看才能懂得，出谷紀十三章十三節就說出了要怎樣處理這個獻於上帝聖殿的長子：「凡是長子，你應贖回。」這才是以色列民族真正的風俗習慣。爲了感謝上主把他們從埃及救

出，沒有殺死他們的長子，只殺了埃及人的長子，他們常常把長子獻給天主；這並不是要把長子殺死，却是要用羊或其他的禮物來贖回。

在同樣的五五號結尾，作者又引了撒慕爾紀下廿一章一至九節裏的一回事，而只引了兩句話便判斷達味是一個殘酷的人。事實上倒不是達味要把撒烏耳的兒子們懸掛在基貝紅上主的山上處死，而是由於撒烏耳和基貝紅人之間有血仇。因爲若蘇利領導以色列人佔領巴肋斯坦的時候，曾與基貝紅人訂立盟約，允許基貝紅人在以色列民族中繼續平安生存下去，但是撒烏耳曾不顧這一盟約，殺死了很多基貝紅人。爲報此血仇，基貝紅人要求交出撒烏耳的兒子，把他們懸掛山上處死。這一意義只能在顧全整章的意義下才能看出，而不可像作者那樣以一兩句話歪曲了聖經的本義。

其他這一類的例子，在「舊約之透視」裏還非常多，如果我們說在它的每一號碼、每一頁裏都有這類例子也不過份。這是「舊約之透視」這一附錄裏另外一個大毛病，就是作者除了信神或不信神的基本立場沒有澄清之外，也沒有顧到聖經的整體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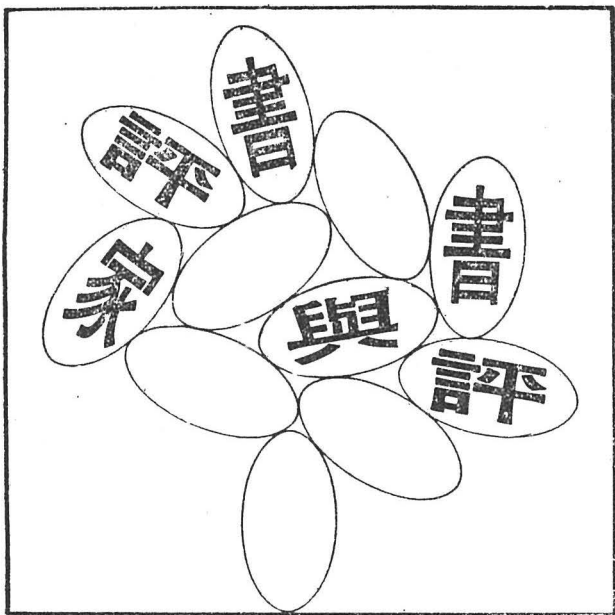
作者給這一附錄命名爲「舊約之透視」，但是事實上六十七個號碼裏所涉及的僅是舊約的十五部書，就是從一至五三號涉及及極悉五書，五四至六七涉及舊約的十部書，這些書名在上文裏已經提過。但是舊約共有四十六部書，那麼「舊約之透視」所涉及的還不到舊約諸書的三分之一，可見這一附錄所用的標題「舊約之透視」言過其實。而這一附錄所沒有涉及的那三分之二是那些書呢？那就是舊約的先知書和智慧書，這兩大類代表着聖經思想的兩個非常重要的階段。因爲先知書說出了人與神之間的來往有何真正的意義，很多次並矯正了以前的史書裏對神的敬禮，以及人彼此之間在倫理生活上所產生的種種偏差。先知書在全部舊約裏所佔的地位實在太重要了，這無論在猶太教或基督教和天主教裏都同樣重視，沒有先知書就無法懂得舊約聖經的真理。先知書在以色列民族裏無論是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倫理生活或社會生活各方面都發生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至於智慧書，那是人的智慧面對從上而來的啓示所出的一些反應，以及所表達的不同態度。如果在以色列民族的思想 and 宗教裏先知佔着中心的地位，那麼爲看出聖經與整個人類的關係

，或者所能夠發生的接觸，那就非經過智慧書不可。例如約伯傳、訓導篇及雅歌等書，就說出了很多的理智一方面發現的問題，並把這些問題與從上面來的啓示做一對比，以看出其中的關係及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可見佔三分之二的先知書和智慧書可視爲了解舊約的兩把鑰匙。沒有顧到這兩大類書，而題名「舊約之透視」，實有過甚其辭之嫌。

從上面關於「舊約之透視」的批判可以看出，作者或讀經不得要領，或存心曲解舊約這部書。在「耶穌新畫像」序裡，作者很得意地說他之要批判聖經，是爲了要建立或爲維護人文宗教。殊不知爲促進人文最重要的工具是人所說的話，和書中的人的言語。假使我們根據「耶穌新畫像」和「舊約之透視」這種誤解，錯懂人言或書中言語的程度來看，這種努力不但對人文毫無貢獻，反而增加人與人之間的誤解。所以即使站在人文宗教的立場來說，還是應下一番工夫把全部聖經懂清，下工夫研究聖經的整體意義以後，才可提出促進人文的意見或批判。

我相信以上所提出的種種觀察與批判，並不是出於自衛或敵意，而是以相當冷靜的態度對「耶穌新畫像」和「聖經的批判與辯論」二書所提出的一些意見。不當之處，尚請諸位先進學者多多指教。

歸人



四十餘年前，都伏思 (R. L. Duffus) 在美國作過一次調查，得知讀者購書的主要憑持，是由於書評的介紹，佔第一位。據他的表列中，我們知道，因書評而引起閱讀者佔三十四五人；以教授介紹及書名眩人而閱讀的僅一六四人。此外大多數讀者，則是由於書刊廣告激起購閱的動機。書評家的地位，書評本身的權威，於此可見。(見蕭乾著：書評研究，二十四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這一現象，近年來在電影發達的情況下，略有改變。改編電影，搬上銀幕的小說，顯然侵略了「書評」的權威性。但無論如何，「書評」的地位，並未因之動搖。幾家大型的報刊，其「書評」的影響，仍無其他力量，可以與之抗衡。

但在目前的中國，「書評」的地位是相當可憐的。自報級、雜誌、以至作家、讀者，幾乎全不重視書評。純以書評為內容的單行本寥寥可數，跟西方的書評專集相比，當真不可以道里計了。

何以形成這一趨勢？揆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廣泛點說，它也是動亂時代中的必然現象。高度的文化水準，及優良的讀書風氣，大抵是在昇平安定的環境下培養出來的。很不幸，近百年來的中國，正缺乏這一客觀的條件。抗戰以前的北平，知識界似乎有欣欣向榮的學術空氣、求知風潮。但是為時太短。一點點嫩芽，經不起風暴的摧毀。

第二個因素屬於人的方面，那就是絕大多數作家，缺乏接受批評的雅量。也就是說，他們缺少對知識學養的尊重心。魏文帝說：「文人相輕，自古已然。」我們的作家，視個人的榮辱，永遠超於藝術之上。他要求於書評家的，只是希望自己的作品「紙貴洛陽」而已。藝術上的是非得失，很少在他們考慮之列。「三代以下，無不好名」，表現於作家者，尤其驚人。因此，公正的書評家，動輒得咎，不得不噤若寒蟬了。

在人情重於藝術之下，嚴正的書評，自無法產生，當然無法建立起權威來。同時，我們也要指出，在人情重於藝術之下，報刊也絕少不為屈服。尤其是涉及編者本身的關係時，更將違犯藝術的真理。而毫無不安之狀了。

別的不說，即就眼前的出版界而論，有幾本書便可以說是錯誤百出，文字拙劣，意境低俗，不堪卒觀的。但是書評

家敢予以嚴厲的批評麼？即令批評，有任何報刊肯予以刊載麼？不通的文字，鄙陋的結構；但是大書店仍為之出版，大報紙仍為之連篇登載，名流為之題簽，要人為之作序。文字本屬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但看到這種「唯主義」的現象，能不為之氣短？

三十五年前，胡適之先生於「追憶曾孟撲先生」一文中曾說：

「我在民國六年七年之間，曾在新青年上和錢玄同先生通訊討論中國新舊的小說，在那些討論裏我們當然提到孽海花，但我曾老實的批評孽海花的短處。十年後我見着曾孟撲先生，他從不曾向我辯論此書，也不曾因此減少他待我的好意。」

這段故事，說明了前輩的風範。真值得我們羨慕。作家當然可以堅持自己的創作原則。但如果你有接受批評的雅量，實無所損於自己的藝術造詣。「史記」上的錯誤至多，前人早已言之鑿鑿；「紅樓夢」的矛盾百出，也是有目共觀。但對原書又何所害哉！？」

第三個因素應是書評制度的建立問題。在觀念上，如果說作家應忠於藝術和真理，則書評家在忠於藝術、真理之外，必須更忠於讀者與作者。可惜我們的從事書評寫作的人，不足語此。對於讀者，書評家缺乏責任心、對於作者，書評家又過於寬厚與姑息。

沒有嚴正的書評，沒有權威性的書評家，我們以為，比沒有成功的創作，具有炙人性的文學作家，更值得遺憾。職是之故，我們的出版界，乃良莠不齊，誠岩亂草秋風。在書肆中，你可以看到朱自清、徐志摩的「合集」；你也可以看到以偏概全的選輯；你更可以看一書數名的騙貨，你還可以看到漫無標準的翻版，以及剽竊與盜印；莫名其妙的翻譯，陰陽怪氣的創作。……

而首蒙其害的當然是讀者。他們虛擲光陰，浪費金錢。自然，這種不景氣的現象，也間接的使我們的文化、學術及文學，掙扎於令人痛苦的泥淖之中，難以自拔，乃至萎謝凋零。劣幣驅逐良幣，我們的出版界，也有此現象。具有高度水準的刊物，一逕無以自保。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恐怕還要歸之於盲目的讀書，缺乏書評家的導引。

書評家怎樣導引讀者呢？

第一便是書評的對象問題。關於這點，見仁見智，頗有不同。但我以為暢銷書應該是書評家最先注意的目標。蓋暢銷書即是讀者最感興趣的作品。而以書評為寫作專業，且予以專門刊載，乃是在大眾傳播事業發達後的現象。因此我們可以說，書評的責任之一，當是服務讀者。也即是導引和輔助讀者。

基於上述的理由，一切暢銷書應該列為主要的批評目標。書評家必須以獨具慧眼的修養，指出該一作品的優劣成敗，並且剖析它對當代的影響，及其暢銷的社會背景與心理現象。後者，我認為尤為重要，不可忽略。

其次是特出的書。此地所謂「特出」，包括形式及內容而言。一種採用新的形式，具有相當藝術水準的技巧，當然應該是書評家注意的對象。如果這項形式，足以新人耳目，並且極可能為文學界（其哲學界等）帶來一種可能的做效風潮，尤其該予以深切的留意與評介。反之，如果這一形式是澈頭澈尾的失敗、庸劣

。也不該放過。因為，作為一位有遠識的書評家，本有「繼往開來」的責任。

內容特出的書，比之形式特出，並無二致。自然也該為書評家重視。而「內容」一詞，我們姑以其「題材」代表之。例如專寫黑社會的書，以「戰地生活」為主的著作，寫「變態心理」的小說，式者描述人與禽獸相處的報導。這些取材新鮮，揭發一項生活的秘密的撰述和創作，都為人類帶來新的資產。書評家自該予以評詁及剖析。

第三是舊瓶新酒或新瓶舊酒的書。關於前者，我們可以不朽的名著研究，及新版本代表。而後者乃是一切低劣的模仿或改寫者的別名。凡屬名著，大都像是一座蘊藏豐富的寶山，歷百千年而發掘不完。在中國，「紅樓夢」的研究最可代表這一型的著述。自王國維、蔡子民、胡適之、俞平伯、周汝曷、方豪、趙岡及夏志清等人，都提出了對「紅樓夢」的獨特看法。這種新看法，對於理解「紅樓夢」，無疑是值得參閱的著作。它們使這部三百年前的小說，產生了新的意義的價值。

新的版本的發現或創始，實際上無異一部舊著作的裝扮。例如「李賀詩」，宋本與明本，即優劣互見，書評家即應該指出個中得失。此外如新排本的「史記」、「三國志」等

，對於讀者也是一種新的貢獻，值得書評家批評介紹。

反之，即是新瓶舊酒的著作。這一類，凡是刻意在形式或內容方面模仿前賢，時人者均屬之。書評家對於這一類的作品，必須指出它的源流及影響。

第四是最壞的書。這一點大多數書評家是不注意的。他們以為，既然最壞，何必費神去評介呢？殊不知「壞」也代表了一種時代，一種社會，一種背景。書評家有責任指陳出來，公諸讀者。提醒出版界。

### 三

然而，從事書評的撰述，實非易事。較之一位單純的作家，書評家似乎更有其艱鉅之處。一位作家，但需獲得讀者的信託，大致可說已經成功，而書評家更有一項負擔，那皆是還需贏得作者的首肯。否則，你僅能算個一半成功者。

我們已知，「書評」乃印刷事業，也可說

是雜誌事業發達之後的新產物。在於中國，雖於極早時代，已有相傳子夏所撰的「詩大序」之作，其後如史遷的屈原列傳，班書藝文志等，大體也可稱為「書評」之祖。然而，確定「書評」？這一類型，且大量寫作，實係新文學運動前後的新形式。民國七年出版的「新潮」即曾有過「名著介紹專號」，而名噪一時的「新月」，也在同時出列刊了「書報春秋」專欄。凡此，都是開「書評」先河的例證。

職是之故，書評的撰述，自應注意到文字本身的靈活與動人。前人有言，批評為「創作的創作」。我們是完全同意這一說詞的。書評，有別於學術論文。此類論文儘可以「孤芳自賞」，或者「藏之名山，以俟百世」。至於書評，我們以為「適時的動人力」，應該是被注意的要素之一。

這種「適時的動人力」，就一位「書評家」而言，不僅在某一篇文章之內如此，即其本身，平時便應有此一素養與聲譽。一篇理想的書評，我想應是那經常保有新鮮和熱情風格的作品。梁啟超先生的「國學研讀法三種」，成文匆促；但一如任公之為人，字裏行間，頗富我們要嚮往的風格。

不過，所謂「新鮮、熱情」，並不是意指衝動與刺激。正相反，美好的書評必須充滿了作者的懇摯之情。它應該儘可能的避免使用諷刺、譏嘲乃至揶揄的字彙。要知道凡此種

種，適足以表現出書評家本身的器識短陋，修養淺薄。書評家不應同於一般作家。在寫作界，他的地位正如抱負不凡的政治家，必須具備獨見的涵養、器識及包容。意氣用事及冷嘲熱罵，都是書評家的大忌。蓋這種浮躁，適足以減低了他在讀者與作者羣中的依賴力。我們只要讀讀「詩大序」，「四庫全書提要」、聖佩甫、艾略脫等有關書評的著作，你就可了然其汪洋器度，穩重卓識。

九年以前，我曾以為書評家應是「作品的鷹犬」（載五十二年十一月（？）文星。拙文「評書評」）這個觀點，我迄今仍然堅持。蓋對作品喜悅，對作家誠懇，乃不易之真理。炫己之才，或輕率武斷，敷衍阿好，是「書評」的第二大忌。

前已言之，書評家應具有政治家的涵養。何以故？曰；他對作者有獎掖的責任。犀利的書評作者，或以為文如奴鳴，可以羅致美名。實則不然。要知道書評家的可貴在於服務讀者，為作者的諍臣與良友。

說到讀者，向少人注意他們的反應。不過，我們以為，書評家在道義上實該擔負鼓勵的責任。如果我們忽視這一觀念，則何貴乎為「書評」？

書評的第三大忌是忽視對作者的生活觀察。許多書評家採用的是「就書論書」態度。原則上這沒有毛病。實際上我們不能不懷疑。

我還要特別強調，一位忠於職守的書評家，幾乎應該用相當的精力，去從事於作家生活的調查和觀察。作品必來自生活。此話恐必為一切從事寫作作者所同意。職是之故，評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老實說，一位作家的成長，一部作品的完成，跟他的生活——情感、職業、經濟及時代等有着最密切的關聯。後人作「紅」學研究，參閱清史，自雪芹的家世、交遊探尋：才是正道。蔡元培先生完全以臆測來討論紅樓夢，顯然犯了極大的錯誤。

或以為評書而必須瞭解作家，未免太難。誠然，但我們應知，這對作品的深入觀照，具有最重要的關係。人們的一項潛意識，必會從文學、口語中流露。書評家兩相參照，方可「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 四

因此，我們不能不重視作者的歷史，將書評侷限於「書」本身，其實並不全然正確。廣義的說，作家的私生活記載，也是書評的一部份。我甚而願意建議，在可能範圍內，作家應該有這種涵養。作家的癖好，偏嗜、特點及際遇。無疑是影響其創作的的主要因素。李商隱之喜歡用啼泣、淚痕，杜牧之嗜愛用「紅」字，王縱之不離「柳」詞，都不是偶然的現象。明乎此，我們方足以言人生，論批評。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的書評家，豈可「閉門寫評」。胡適之先生生前常多知人之論，深微雋語。他學養淵博當然是最大原因，但他門生故舊偏天下，而又樂於廣泛交遊，使他有實地體驗，恐怕亦有關係。所謂「聞名不如見面」，對書評家而言，倒亦有其價值呢！

書評的發達，從而具有權威性，在歐美、日本均已是不爭的事實。並且，在此一趨勢下，文化界獲致有力的支持。遺憾的是，我們目前的出版界、讀者界及文化界，尚不足以語此。專事「書評」者可以說「沒有」。原來我們

的「書評」還留在「客串」、「玩票」的時代。

但是，要想推進「書評」的寫作，建立「書評」的權威，僅責成於書評家，恐非公允之論。我們以爲，它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始克完成此一使命。關於這點，似可分三方面來申論。

一是出版界的合作。如所周知，我們的出版界，大體上還留在小本經營及獨立支撐的狀況。作者沒有經紀人，出版家也沒有相互間的連繫。到目前爲止，出版界還說不上企業化。例如每年一本完整的書目，這在歐美、日本，早已行之有年。對讀者，作者及學人的購閱，是極爲方便的參考。即以日本爲例。不僅有概括書目；甚至每一學科也均有其完整的出版目錄。而我們呢？幾家大書店還有一本書目介紹，小書店簡直談不上這點。全國性的書目，除中央圖書館所編印的外，根本沒有。而且，中央圖書館所編印的，距離理想也差得遠。

而促進出版事業，使之得到正常的發展，無疑是一項最值得考慮的問題。摒除門戶之見，破除私人恩怨，共同爲這一理想而努力，則其成就正不可限量。

出版界的大結合是一前提。其次，調查書刊銷售狀況，列舉各類暢銷書，也是對書評家的一項貢獻。單以私人的直

覺，其瞭解是靠不住的。經由社會的全體經營，我們相信，出版界與書評家，都將邁進一個新的里程。

第二是書評家與讀者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有人以爲，書評家不必考慮。實則不然。我們應知，書評家本有服務讀者的義務。通曉讀者的愛惡，正是向此一目標努力的妥善資料。所謂對病下藥者是。

而且，不僅此也。在廣大讀者的愛惡中，必有其微妙的因素。書評作者如能洞其個中究竟，自然有助於分析與導引。作者可以影響讀者；在大衆傳播發達的今天，讀者何嘗不在影響作者？人羣心理及時代趨向對於學術文藝，原就不能分割呢！

最後一項屬於「書評」制度問題。也可以說是書評家合作問題。就才識與精力而言。一個人畢竟有限。小說、戲劇、繪畫、乃至舞蹈、音樂，全不乏集體的製作。因此，書評家如肯相互合作，各抒己見。合而成文，未始不是一項可以考慮的新途經。

## 本刊第二期要目

吳詠九 泛論批評與批評家

覃雲生 電影批評之建立問題

林柏燕 論「秋決」主題的一致性

房志榮 評「耶穌新畫像」

李寬宏 評「泰瑪手記」

鄭明嫻 評「中國小說史」

李牧華 三本散文集讀後

邵 儁 邵儁談書

天 問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補遺（短評）

黃士旂 兩月新書

程榕寧 出版界專訪（二）

林鬱青 美國暢銷書新貌

林鬱青 傳記小說家爾文·史東

丁樹南等 批評信箱

每册十元（郵票通用），請將書款存入郵局劃撥儲金戶  
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或將郵票寄台北市郵政39—33  
號信箱書評書目社，當即奉上一

這種集體創作，技術上的困難，自可想見。但在開墾時代，這是值得嘗試的努力。舉例言之，組成一個五至八人的書評撰述委員會，以不具名的形式發表客觀而真摯的書評文字，以暢銷或特出的作品為對象，未始不能樹立起適當的權威和力量來。鼓勵風潮，造成時勢，這都是一種權宜的辦法。歐美、日本的書評，十九是職業的。我們的文化空氣，恐怕還不足以培養類似的專家。

同時，在出版界尚未真正起飛，及讀者的購買力還沒有十足充沛的時候，書評家的合作，也正是過渡時期的穩健作法。在分工合作之下，分門別類，有計劃的評介傑出作品。對讀者提供有價值的著作；從而為出版家創新局面，為文化造成活潑且有生機的風潮，這都是可能預見的希望！

■ 如發現本刊有裝訂錯誤  
或污髒缺頁者請寄回更換

# 評介「邁向未來的哲學思考」

江東去

項退結著 三一八頁

民國六十一年八月，現代學苑月刊社出版

本書作者確信我們的國家將在可見的未來的某一天，它不但能够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且會把它幾千年來所積存的智慧結晶貢獻給整個世界，不過，要做到這一點，現代的中國人必然得重新建立起自己信得過的一套思想與理想。作者寫作本書，即在於向此目標邁進。爲了要實現這個目標，作者將本書分爲三編：

- 一、未來的構想。
  - 二、經驗與實在世界。
  - 三、向未來發展的人性與中國傳統思想。
- 中國將何去何從？無論如何，只有面向未來，才

能正視現在。作者的基本題材即在於尋求一條走向未來的路。在第一編裏，從「未來學」出發，先介紹了一位想入非非的幻想家——馬古西。因爲未來和希望是互相聯屬的，因此作者繼續介紹一位以「希望原則」聞名於世的思想家——布洛霍。布洛霍雖標榜烏托邦，却強調具體性和可行性，可惜他的未來是有限度的，無法向永恆和無限伸展，布柏與馬賽爾二人的思想正好補充這一缺點。由此，原可從人的希望轉而探索人性問題，但當代分析哲學運動中的一部份邏輯實證論者認爲，凡是不能用感官經驗到而在時空中作精

確記錄的就不能稱為事實，一筆勾消形上學的存在。可是，人意識到並且嚮往自己走向未來以及永恆，這究竟有沒有意義？實在世界是否僅限於感官經驗？爲了明瞭這些問題，作者在第二編中談論了現代分析哲學和邏輯實證論及其代表人物。然後，本書從「實證的」心理學進而走入「人類哲學」領域，當然，作者在討論此問題時，是以人類能獲得超感覺經驗的確實知識爲前題的。作者相信，每個人都有其人格尊嚴和永恆意義，並不因現代生物學所主張的進化論而有所動搖，循此方向而作哲學思考，則宇宙是有計劃有秩序的，並非「偶然」的產物；進化也不是漫無目標的，而是「走向意識的上昇過程」。這一結論可以說把進化觀念、心理學和倫理學聯接在一起，作者在第三編中努力尋求這種聯接，並說明意識上昇的過程是多方面的，不限於知識的增長，而且包括心理分析家所強調的心靈力量的全部發展，和現代存在思想所云的「存在現實」，以上兩點不期然的和我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發生密切的關係。所以，作者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指出，孔孟而下所始終重視的「仁」，就是意識上昇的最高境界。

以上所述係自作者的自序中歸納而得，由此可得一全盤的概念，把握住作者的中心思想，然後再逐一討論介紹本書裏的十五章。

作者在第一章描述對未來的預測、計劃和哲學思考，「未來學」一詞在國內的出版物中雖尙屬罕見，但在歐美已開始產生影響，目前在英美二國已有專以研究未來學問題的定期刊物和研究中心，其中以設於柏林的「未來研究中心」可以說是未來學的大本營，主持人傅雷特亨 (Ossip K. Flechtsein) 於一九七〇年發表了「未來學」一書，綜合了各方面對未來問題的研究成果和他自己的構想。第一章的內容幾乎全以此爲依據，討論了「什麼是未來？」「未來的希望與危機」「歷史與未來學」，並認爲對未來的研究、塑造與看法、預測及計劃即未來學的定義，最後肯定了人爲哲學思考的出發點，此乃引出第三編中作者對人性的詳細探討。

第二章介紹馬古西 (Herbert Marcuse)，首先提出一個最時髦的名詞「馬馬主義」(Mama-maismus)，接着介紹馬古西的思想。馬古西認爲生產過程和生產組織所造成的人爲需要的滿足決定了現

代文明最可怕的产品，即「一度空間的人」，這種人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足、幸福，實際上是一種「錯誤的意識」和「欺人的和諧」，個人沒有自由，是高度進步的文明的奴隸。而未來的幸福世界是一種無壓抑的文化及秩序，因此他鼓吹革命，鼓舞大學生反抗。並認為人的整個肉體應當從壓抑中解放出來，從而建立一種「情慾的道德」(libidinal morality)，不但不應當控制情慾，反而應當把人的全部人格性變化。本書的作者在第二章的最後對馬古西的思想提出了最嚴厲的批判。作者用「幻想」來論斷馬古西的學說，是否滲有太重的主觀意味？而且，性慾推動了文明，引起了戰爭，從而建立起系統的文化，並非空穴來風的說法。

第三章介紹布洛霍 (Ernst Bloch) 的希望哲學。此章討論布洛霍的「希望原則」一書，書中所要告訴世人的訊息是：希望是人生極其需要的必需品，一個人如果沒有完成他自己的某種夢想，是怪物。希望後面的動力是飢餓，即保存自我的衝動。布洛霍說「烏托邦」是指對未來的憧憬。布氏絕對主張辯證的唯物論，也就是說，他以為除去以正反合程序向前進

展的物質以外，世間絕無其他實在。因此，他是徹底的無神論者。實有即進展，進展以物質為根基。但是布氏的「故鄉」却並非靜止不動的境界，也不是「至人無夢」的境界。在第三章的最後，本書作者指出用希望原則解釋人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布洛霍的不朽功績，但是由於他是辯證唯物論及歷史唯物論者，所以布氏所說的希望本身不能向更高更廣處開展。

第四章介紹了布柏 (Martin Buber)、馬賽爾 (Gabriel Marcel) 和拉因 (Pedro Lain Entralgo) 三位哲學家。布柏闡明了「我」與「你」的關係，很接近孔孟所說的「仁」。馬賽爾反對隔離，認為隔離的原因是由於一個人把事物或他人當作與自己無關的「對象」，主張自己和對象「融通、分享」，唯有如此，人才會幸福。融通也包括愛，愛一個人即等於向他說：「至少你不會死」。拉因主張人是向着未來的動物，期待與計劃以信仰為先決條件。此三人將有限希望提昇成無限的希望，正好補布洛霍之不足。

第五章介紹羅素 (Bertrand A. W. Russell)，羅素對認識論的主張是實在論的，相信我人的認識代表客觀事實，而非只是主觀的投射作用。他的形

上學是採懷疑態度，以為在形上學的領域中，哲學的唯一用途就是教人懷疑，對任何主義都不敢信任。

羅素從休謨所繼承的對形上學的懷疑，以後原封不動的傳給維根斯坦，再透過維根斯坦而傳給邏輯實證論者。現代分析哲學的特色之一是強調數理或符號邏輯，而羅素正是符號邏輯王國的首號功臣。羅素是分析哲學的先驅。

第六章介紹維根斯坦 (Ludwig J.J. Wittgenstein)，他是分析哲學的先知。所謂分析哲學 (Analytic Philosophy) 即從分析語言或概念着手去研究哲學問題。分析哲學家大都認為形上學的問題根本沒有意義，這就是邏輯實證論或邏輯經驗論。本書作者在這章介紹了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叢」和「哲學研討」二書。在「論叢」中，維根斯坦認為人能夠對世界的事物關係獲得圖像，而圖像就是思想，思想則以命題表達出來。這樣的命題既反映實在的事物情況，所以是有意義的。邏輯命題則並不反映事實，而只表達抽象的「真理可能性」，這樣的命題既是異辭同義，因此是無意義的；但是因它們表達「真理可能性」的符號，所以並不是非意義的。簡言之，

把任何語言都視為事物的符號，正是維氏「論叢」中的立場。在「哲學研討」一書中，維氏認為哲學中許多「深不可測」的問題即由文法的迷惑而產生，因而主張不要脫離實際生活情況去曲解語言。當然，哲學是否如維氏所說只有批判語言的功用，那是值得更進一步研討的問題，但是他影響了邏輯實證論大師卡納普，則是不爭的事實。

第七章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紹卡納普 (Rudolf Carnap) 和哲學語言的意義。首先介紹卡納普的「世界的邏輯結構」一書，我們週遭的事物，其可觀察的各種特性及其彼此的關係，造成日常語言的概念，這些概念都必須以經驗為依據。卡納普利用符號邏輯替這些概念造成比較清楚易懂的定義，並設想建造這些概念的全部形成過程，卡氏稱各種概念的形成過程為「邏輯結構」。接着介紹他的「語言之邏輯語法」一書，主張哲學的唯一職責是對有意義語言的邏輯分析，而有意義語言則限於①分析性的邏輯與數學命題，②可以用經驗證實的自然科學事實。此外，作者還討論了卡納普的邏輯規則和形上學，卡納普的認識論是獨斷式的，另一方面又接近唯心論，需要一個不

作任何假定的經驗作出發點。在本章的結尾，作者表示「邏輯命題不反映事實」這句話本身無法立足，並指出卡納普跟着維根斯坦走。

第八章討論心理學。心理學是一門以研究心理現象為目的的科學。作者簡單的介紹了實驗心理學、完型心理學、行為主義、心理分析與治療心理學等等，然後檢討現代心理學的得失，最後討論哲學對人的二種探討，研究人的永恆憧憬及靈魂不死的問題。

第九章是現代科學與哲學的人性觀，人性觀可以說是人類哲學的中心主題。作者首先討論我國和西方的傳統人性觀，再者敘述現代心理學、人類學、生物學對人性的疑問。依據現代心理學、人類學的看法，所謂「人性」不過是不同環境，尤其是不同的育兒方式所造成，根本沒有「不變」的人性。根據進化論，所謂不變的人性，不過是某一固定時間空間所造成的錯覺而已，進化與不變原是不能並存而且互相排斥的兩個名詞。然後說明現代哲學家對人性的看法，沙特以爲人性的觀念基於創造者上帝的思考和計劃，沙特否定上帝，因此也否定了人性及其不變價值；當代人類學家雷味·斯特老斯 (Claude Lévi-Strauss)

也否定人性的存在。最後，作者認爲東西二傳統的人性觀如果把人類的現階段視爲「永恆不變」，此一觀點是經不起現代科學考驗的，科學事實昭示現階段是「變」的產物，它本身還不斷的在變化中。但是，德日進所歸納出來的「進化係走向意識的上昇過程」這一原則，却使人性重新有了結實的基礎。也就是說，人性觀應當放棄「不變人性」的獨斷預設，而從科學事實做出發點才能立足。

第十章介紹佛洛姆 (Erich Fromm) 對人性的探求，作者在本章簡介了佛洛姆的幾本書：①愛的藝術 (Art of Loving)、②心理分析與宗教 (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③逃避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④自我的追尋 (Man for Himself)、⑤希望的革命 (The Revolution of Hope)。佛洛姆最大的功績是把佛洛伊德那以自我為中心的慾力 (libido) 擴充成爲「創造性的愛」。第十一章討論心靈的全面與東西文化的差別。作者提到瑞士精神病學家雲格 (C.G. Jung)，雲格認爲「太乙金華宗旨」對心靈的瞭解遠在西方人之上，東方思考極度發展的直觀和感受早已揭示了西方所意

想不到的精神境界。作者以爲西方思想和西方人，都比較強調理性思考，比較主動，比較易變，有時變動得太快太過。許多跡象和事實表示，東方人比較傾向被動和保守。作者接着強調真理的多面性。最後作者認爲我們必須意識地去理解傳統，才能够認識我們自己，擺脫傳統的不合理成份而保留優點。

第十二章討論雲格的心理學和中國文化傳統。介紹「心理典型」、「情意結」、「心靈力量的平衡發展」、「對立的心理活動與補償作用」、「意識與潛意識」、「面具作用」、「集體的潛意識」等等。需要一提的是，雲格認爲在易經、道德經中，已找到了治療西方人的良藥。

第十三章討論心理分析和存在思想的相互影響、精神病學與存在思想的聯繫，而心理分析和存在思想都有助於人性的瞭解。

第十四章討論中國傳統哲學與存在真理。作者首先指出：中國傳統思想在今日還是有其價值，但它必須放棄一向所保持的孤立狀態，而與全世界的哲學思想發生聯繫，尤其應當與現代人的實際生活發生接觸。接着指出中國哲學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共同特點

是：各派思想都以道德實踐爲指歸，而且都謀求聽者或讀者內心體驗到的道德真理。然後討論真理與誠。最後指出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如果要宏揚我國傳統思想，除去用西方的批判與系統精神以補自己之不足外，最基本的一點還在於自明而誠和體驗實行之途。

最後一章討論仁的經驗與仁的哲學。作者先解釋「仁」的涵義，再說明仁的原始經驗與人性、仁的抉擇與存在實現、與天地萬物一體的仁，然後經過一大段詳細的討論，作者相信，仁的觀念是人類思想最偉大的創造之一，不僅值得中國人珍視，而且應該成爲全人類共同精神遺產的一部份；不但是人類賴以繼續生存下去的必要條件，而且將是人性向未來進展的指針。全書到此結束。

由上所述，第一編（第一章至第四章）和第二編（第五章至第七章）偏重當代哲學家的思想介紹，除了第六章和第七章因爲涉及較多的專門名詞，讀起來比較艱深外，其他幾章相當清楚易讀。只有一個問題必需一提，本書作者顯然深受士林哲學的影響，對各種思想的批判，均以士林哲學的觀點着眼，未免有所偏頗。第三編（第八章至第十五章）則努力於要聯合

東西兩方的哲學思想，這是一個很新的觀，但是，果真能以西方的精神衡量東方的思想嗎？比如說，從形上學觀點看儒家，能够避免泛神論的錯誤嗎？將「理」「氣」和「元形」「元質」相比較，能產生預期的合一嗎？

不過，無可否認的，這是一本相當新的哲學論著，特別是站在作者有意將此書獻給當代中國青年的立場而言，這是一本值得深入研讀的書。（六十一年十月中旬於臺北）

附記：閱讀「邁向未來的哲學思考」一書，可

以順便參考幾本書：

- 德日進與人類的遠景（王秀谷等著，現代學苑月刊社印行，民國五十八年出版）
- 現代存在思想研究（項退結著，現代學苑月刊社印行，民國五十九年出版）
- 羅素回憶錄（羅素著，林衡哲譯，

新潮文庫，民國五十六年出版）

• 羅素傳（艾倫·伍德著，林衡哲譯，新潮文庫，民國五十六年出版）

• 中國哲學史（馮著，坊間有售）

•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的書，坊間很容易買到。

• 認識論（蔡熙著，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民國三十八年初版，五十八年八月臺一版）

譯森陳	著鈞鼎王
集說小篇短	集說小篇短
人的樂快最	溫體的漢身單
行印社版出志大	行印書林大
著辛白	著兒佛林
集文散	集說小篇短
樓風	者義主傷感的美唯
行印社版出地大	行印社版出白林
譯瑜文崔	著雲趙
集說小篇短	集說小篇短
靈心至福	中手在放命生把
行印館書印務商	行印社版出江大

文惠

## 我讀紀德的「遣悲懷」

紀德（一八六九——一九五二）

是一九四七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在他將近六十年的寫作生涯裏，他的風格不斷的演變，其秩序一如他思想中所發生的變化。他是一位道德學者、心理學家、戲劇家和小說家。他的作品，以小說為主，著名的有「地糧」、「背德者」、「窄門」、「浪子回家」、「日尼微」等等。他雖然享譽世界文壇，但他的夫人從未分享過他的名望，而他們之間的悲劇，直到現在，還是沒有人知曉。

「遣悲懷」是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一年出版的，最初只印了十三本，直到他逝世以後，才有人遵照他的遺志，公諸於世。對於他們一生的悲劇——不幸的婚姻，這本書將是最好的註解。它包括了紀德對他夫人的一篇悼念的文章，和一些有關他夫人的日記。全書充滿了自我的譴責和自我的辯解，哀思淒楚，讓人看了更加深了對他的了解與崇敬，因為那些出自他肺腑的話語，是那麼真誠，那崇高的愛意是那麼熾烈。然而，而在生前，他們從未赤裸裸的表明過。當紀德夫人逝世之後，他開始寫這本書，他把那深藏在心底的思念，和壓抑着的熱情，一點一滴，細細的，款款的記在「日記」裏，向她傾吐，向她訴說。那是衷心的、虔誠的，無比崇高的感情。

由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知道，紀德夫人在紀德的感情上佔有最崇高的地位；而且影響了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他竭盡所能使她快樂；然而，他倆都未曾快樂過。

紀德是個神經過敏、性格不安定的人（受他母親的影響），一方面怕他母親——作威作福，一方面愛他母親，需要他母親——離開了母親，他就感到無依。在他的小天地裏，他很欣賞表姐梅德琳那凝重而含蓄的氣質，在他心底裏也更渴望得到那更溫柔的母愛的滋潤，因此，他熱愛着比他大兩歲的表姐梅德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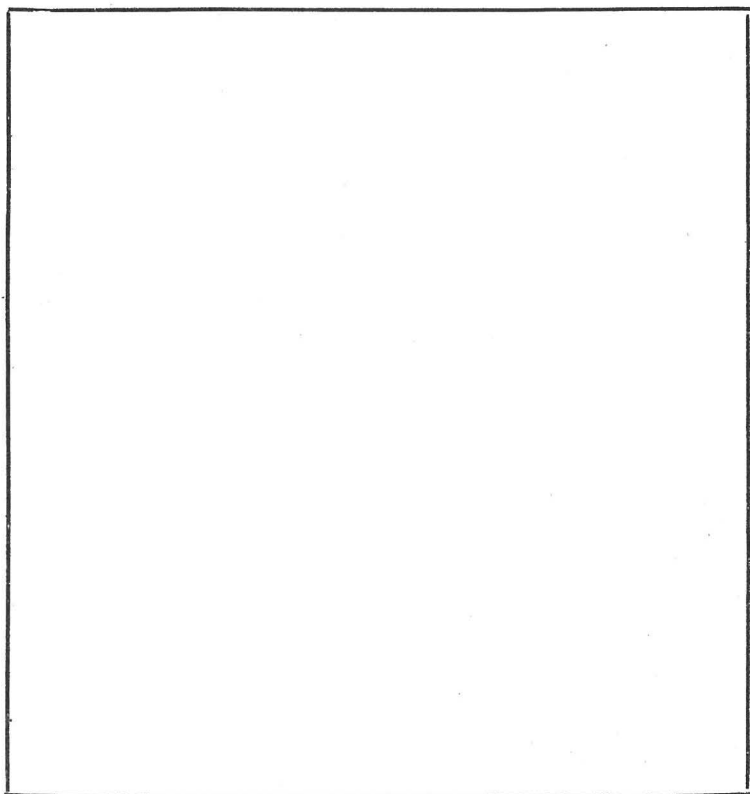
梅德琳是個非常聰明、謙虛、善良、純潔而且敏感的姑娘，她愛一切自然界的動物、花草。但她十四歲那年，發覺了母親不貞的行爲，加之父親因憂傷而逝世了，這些打擊，在她小小的心靈上已烙下了深深的創痕。她變得更憂鬱、更沉默，但她從不把憂傷表現出來，甚至也絕少提起她自己的事情，她孤獨的、默默的生活着。紀德了解他

表姐的心情，所以他要奉獻他的一生，使梅德琳幸福。

紀德衷心愛着她，他以為他的愛情愈空靈，就愈能配她，所以把情慾轉向其他的目標，他尊敬她，甚至連一句會傷害她的話語也絕不出口，但事實上，這等於剝奪了她的一切，這對她是不能忍受的——她也知道紀德有同性戀的毛病。但她從不抱怨，也不責難，只是無言的忍受和未曾表白的拒絕，也更沉默的過着屬於自己的生活。從沒有人知道她心裏想什麼，知道了些什麼。紀德曾寫過：「再也沒有一個女人，一雙眼睛，和同樣的微笑，使我如此傾心，在這世界上，失去了她，我就不再存在的理由了。我不知道我為何還活下去。」

他們之間，從來沒有什麼解釋。最悲哀的是，他們衷心相愛，但却不能把夫妻間的距離拉近，梅德琳甚至把紀德給她的信燒毀了，她憂傷的告訴紀德，說那是我們最寶貴的寶藏。紀德為此整整哭了一個星期，他感到彷彿梅德琳殺死了他們的兒子。這是何等的悲哀！

我不是作家，只是個家庭主婦。我相信一定很多人看過紀德的作品，也知道許多有關他的生平。我喜歡這本書的真誠，也希望更多朋友們能讀它。當我看完了它，內心充滿着無比的尊敬，那份崇高、虔誠的愛的心聲，震撼着我的心弦。我祈盼着這本充滿善意的書，能傳播到每個角落裏，使我們在平庸繁忙的生活中，更深一層的去體會人類更崇高的一面——善良的真義。雖然人生是短暫的，悲劇性的，但如我們能從前人的悲劇裏，吸取更多的智慧，俾使我們在生活中更能和諧、更能接近，而達到更美好的境界。您說，這不是一件挺有意義的事情嗎？



# 評台灣的報紙副刊

許欽雄 • 鄭惠玉  
陳平義 • 林碧珠  
李寶龍 • 陳雲英  
聯合探訪

副刊是中國報紙的特產物，從前大家稱它爲「報屁股」，顧名思義，當時的副刊，不像現在的被人重視。中央日報於民國十六年在南京創刊，「中副」也隨着誕生，當時的「中副」大多爲純學術性的文章。

「中副」創刊迄今，經過錢震、耿修業、薛心鎔、孫如陵、陸鐵山等諸先生的努力，才開拓出今天的景況。以前它在報社裏並非獨立的一門，而是隸屬在編輯部之下，由一位主筆負責，到了孫如陵先生主其事之後，才成爲獨立的部門。

## 壹、簡介

### 一、中央副刊

許欽雄

對國內報紙副刊的簡介和批評，本期的對象爲中央日報、聯合報和新生報三家，下期我們則計劃介紹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和中華副刊，對這兩個副刊的批評，本期我們所訪問的幾位先生，也直接間接的提到了一些，我們也希望廣大的讀者寄下更寶貴的書面意見，或可作爲各報改進的參考。來稿請同時附下照片一幀，並註明姓名及職業。

編者

現在，「中副」平均每天可收到二百多件作品，這麼多良莠不齊的稿件，要「闖」過三關的甄選，初審不合，即原稿退回，當然，如果作者要求修改，「中副」的編輯先生也會如其所願指正它的缺失。初審合格的稿件，還要經過複審，剩下十餘篇，經過文字的潤飾之後，由於版面的關係，並不一定全可上報，但是仍然保留，以待他日缺稿備用，如果不能如願，仍免不了遭到「割愛」的命運。

「中正和平、樂觀奮鬥」八個字，是「中副」對於作品的要求所一貫堅守的原則。多少年來，「中副」一直以這個大原則為前提，希望能帶給讀者正確的人生觀和進取的精神，它絕對謝絕暴露社會黑暗面的作品，雖然這類作品有時也可予以警惕作用，但「中副」更希望它刊出的作品能為社會造成奮鬥向上的積極風氣，讓讀者享受社會的溫暖，從而體驗生活的意義和生命的真諦。

因此，一切風花雪月，無病呻吟的作品，都將被摒棄於「中副」門外。

有些文章，文辭雖稍為生鈍，但整篇作品的精神符合中副標榜的原則，稍加潤飾之後仍可見報；反之，有些文章，文辭雖然優美，但抓不住重心，缺少感人的氣氛，也沒有積極的人生觀，就會被退稿。

「中副」的長篇連載並不多，近年來，曾有幾篇獲得廣大讀者的喜愛，造成一時的轟動，如「滾滾遼河」、「喜宴」、「魔掌」，以及目前正在連載的「流浪者之歌」等等。

「中副」收到的長篇小說並不少，但能符合要求的實在不多，年輕作者的長篇更如鳳毛麟角。這或許是因為臺灣社會繁榮，年輕一輩自幼生活在安定的環境裏，缺少艱難滄桑的經驗，不像老一輩的作者，歷經抗戰、剿匪，生活裏多的是戰亂的體驗，遂多多少少能在文章中反映出來。

有些中、短篇，故事結構很堅實，文字也甚優美，只因主題不正確而未被採用。譬如曾有一篇「盲」描寫一對盲眼夫婦，平時敬愛互助，相依為命，有一次醫生檢查結果，發現他們各有一隻眼角膜可以移植，但是兩個人都不希望將自己的眼角膜移植給對方，因為害怕對方復明之後，會發覺自己的醜陋而拋棄自己，於是各自展開一場費盡心機的阻礙活動。

對於這些作者，「中副」會寫信安慰他們，並告訴他們稿子未被刊用的原因。此舉不僅可以改變他們日後寫作所走的路線，更可以改變他們對人生的看法。

目前國內各報的副刊，都有所謂的方塊或專欄文章，這些文章可以說是副刊的社論，但是和報紙的社論性質不同。它對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件，往往不從整個事件來討論，而從另一角度來加以考評。

目前輪流在「中副」方塊上執筆的有楊乃藩、趙滋蕃（文壽）、潘煥昆（漢客）、吳延環（誓還）、謝鈞韜、趙廷俊和彭歌（余龍）諸先生。

「中副」目前所走的是綜合性副刊的路線。

由於「中副」讀者廣泛，因此文章不能針對某一階層，必須考慮到大眾的口味，帶點學術性的文章，就要注意到筆調的是否生動，是否能引起讀者的興趣。

譬如以前有篇文章，介紹一位得到諾貝爾獎的美國物理學家，作者以生動的筆法，把這位專家的歷史和生動活潑介紹給讀者，在趣味性之外，又略為提到他研究的物理理論，作者兼顧到對讀者的吸收力，也完全符合了「中副」取稿的理想。

由於科學的發達，經濟的繁榮，好多人追逐的是物慾的生活，精神文明不再是人們嚮往的目標，造成了許多人精神的空虛和茫然。因此，如何為心靈尋找精神寄托，如何在文化特質上找出問題的癥結作適當的調整，已成爲當今重要的課題。

「中副」也正在朝這方向努力，不斷地提高水準，並且希望由淺而深的討論中，西文化問題，作有系統的比較和研究。

「中副」的園地公開，作者分佈各階層，其中以學生、軍人大學教授居多，多少年來，它也曾爲文藝界發掘不少新血，但也曾爲了堅守原則，被一部份成名的作家所不能諒解。

爲了讓散居各地的作者能以文會友，互相切磋、討論，「中副」每年春天，利用展覽剪報的機會，邀請會

在副刊上發表過作品的作者舉行聯誼會，也順便聽聽他們對提高副刊水準的意見。

「中副」也不定期地選錄較佳的作品，輯成「中副選集」，讓喜愛「中副」的讀者，能有機會再度細嚼它的芬芳，目前選集已出至第七輯。

「中副」自創刊以來，不斷地在改進，也不斷在進步，雖然有過輝煌的成果，但絕不自滿，它的圍地仍須要讀者作者們聯合灌溉，正如文壽先生在去（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方塊上所指出的：「中副今後的編輯方針，仍走綜合性副刊的途徑，但將偏向文藝創作、文藝批評、文藝理論與最新文藝動態報導諸方面，我們誠懇地盼望作家們及讀者跟我們合作。」

我們期待「中副」逐漸走向完美……

## 二、聯合副刊

鄭惠玉

聯合報於民國四十年九月十六日創刊，「聯副」的主編，由初期的沈中豪、林海音到現在的平鑫濤，在內容風格上，各顯神通，各具特色，唯一的共同點是：力求副刊內容的充實與水準的提高。

細說「聯副」，應該從民國四十二年，林海音接任主編之時說起。那個時期，是「聯副」邁入新旅程的開始，也是臺灣各報副刊在內容編排上和風格上漸進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臺灣光復初期，各報副刊，包括素以文藝氣息濃厚而負盛名的公論報副刊「日月潭」，與新生報副刊「橋」，都很少刊載翻譯文章和連載小說，更遑論方塊和新詩了，它們的誕生和發展，可以說是林海音主編「聯副」時期最瑰麗的一章。

由於林海音本身一向留意國際文壇的新動態，所以就不遺餘力透過幾支名譯筆，陸續向廣大的讀者介紹世界著名的作品和作家，使讀者眼界為之大開。例如，由王鎮國執筆的「西洋文學名著簡介」專欄，美國作家亞

斯勒的「一封無法傳遞的信」，英籍作家約翰·史連明的「隘路」等。（黃沙譯）

至於本國的長篇文藝小說，則有南宮搏的「這一家」，於梨華的「有一個春天」、黎中天的「桃花河上的彩虹」等。魚漢的「寓言的寓言」，類似不久前連載過的「包可華專欄」，日出一篇，是頗見功力的諷刺文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痲弦、徐訏、鄧禹平……的新詩也常被刊用，這在當時是爲其他各報所不敢輕易嘗試的。

民國四十二年，何凡「玻璃墊上」的出現，是「聯副」有方塊之始，也是往後各報方塊的濫觴。此一時期，著名的方塊作家還有言曦、鳳兮、茹茵等人。到如今，何凡經過二十多年來的歷練，似乎老當益壯。他對社會百態觀察入微，對體壇見聞的別具慧眼，或褒或貶，皆能大快人心，堪稱政府與民衆的橋樑。

在林海音主編「聯副」的十年中，也培植了不少本省籍作家。前期如鍾肇政、鍾理和（已故）、葉石濤、鄭清文、文心等人；後期如林懷民、七等生、鍾鐵民、黃春明等，都是先由「聯副」走向文壇的。許多年輕作者也都將他們的第一篇作品寄給「聯副」，林懷民的「鐵道上」刊出時，還是個高中生。隱地的「榜上」在「聯副」出現時，是在他參加大專聯考後不久。當林海音離開「聯副」時，她的編輯桌上還留有一大疊七等生的稿件。以後隨着林海音的離開，這些作家就很少再替「聯副」寫稿了。

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注意的是，臺灣在光復以前，整整受了日本五十年的奴化統治，本省同胞不管是聽與寫，說與讀；用的都是日文。有很多人還是光復後才開始學日文，開始說國語，進而用國語寫作的。當時「聯副」收到的稿子，不乏這一類的大作，而主編者却能滿懷熱誠，耐心、細心地逐字逐句看稿，不懼其煩地改去生硬之用字。這些作家的風格，深受五四以後新文藝思潮的影響，所以表現在文章裏的不是日本味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國色彩和醇厚的文藝氣息，這可能就是編者的慧心和耐心無形中鼓舞了作者的勇氣的緣故。

林海音時期的「聯副」，可以說是純文學的走廊，內容有長、短篇小說、散文、新詩、文藝理論、方塊、

幽默漫畫，最大的特色是不登武俠小說，以濃厚的文藝性見長。

民國五十二年，「聯副」由皇冠雜誌發行人平鑫濤接編，新的主編有新的構想和新的編輯方針，爲了適應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需要，平鑫濤選稿標準的重點放在可讀性和趣味性上，「聯副」的風格因而逐漸走向綜藝與大眾化路線。在他主編任內，新的專欄陸續推出，歷史小說、武俠小說、偵探譯作、接力小說、「哈老哥」漫畫等都開始在「聯副」上榜了。平鑫濤認爲，一個成功的副刊絕不可能每篇文章都使每一個讀者滿意。因爲每個人生活環境不同，遭遇各異，知識水準也不齊，所體會的也就各有出入。而副刊是反應社會各階層的產物，當然要注意它的兼容性。

在這個時期，「聯副」的版面已較前略增，主編的理想是每天至少刊載六到七篇文章，主篇約四、五千字，大邊欄約三、四千字，小邊欄則爲兩千字左右。平鑫濤革新版面後，把易金的專欄幕前冷語（原載於新藝版）納入「聯副」；念遐的「煙雲瑣語」，也於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與讀者見面了。關於前者，顧名思義，乃是揭露鐵幕毛共黨徒的醜惡面目及殘酷鬭爭的內幕；後者以論述歷史人物爲其旨趣。

長篇小說，如趙滋著的「長生島」、楊思誥的「雲」、華嚴的「七色橋」、「和風」、「晴」……，譯作如「珠江月夜」、「第八個月亮」等，都很受讀者歡迎。尤其是五十五年六月廿七日起連載的「冰點」更是轟動一時。

此外，在這段時期，瓊瑤的「煙雨濛濛」、「菟絲花」等長篇連載也曾使得「聯副」洛陽紙貴。

民國五十七年，被人稱爲讀書人中的讀書人彭歌，在聯副開闢了一個「三三草」專欄，爲讀者評介歐美新書，提倡讀書風氣，使聯副由初期的趣味性、文藝性，逐漸的走向學術性。

有純情派專欄之稱的「楊子專欄」，談政治經濟、談愛情、談音樂、談聯考，也談時裝。犀利的筆鋒常帶感情。

阮文達的「隨緣隨筆」，去（六十一）年秋天才與讀者見面，對於國際大事與人生哲理，亦有其精闢獨到

的見解。

方塊之外，聯副於去年曾新闢三個專欄，它們是「各說各話」，「在天之涯」及「記憶深處」。

「聯副」曾於創刊二十周年時出版了一本「聯副短篇小說集」，計收先後發表的小說二十篇。

### 三、新生副刊

陳平義

「臺灣新生報」是臺灣省光復後在省內發行的第一家公營報紙，創刊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新生報的前身是日據時代的「臺灣新報」。二次大戰結束，日軍投降，臺灣重回祖國的懷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就以接收的「臺灣新報」所有設備，創辦了「臺灣新生報」，當時的社址在臺北市衡陽路一〇一號，李萬居先生為首任社長兼發行人。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局勢逆轉，陳故副總統奉令抵臺主持臺灣省政，對省政宣傳極為重視，銳意整頓，「臺灣新生報」，在此政策下，遂於同年六月在高雄成立分社，創辦南部版。一直到民國五十年六月，由於內部的改組，南部版才更名為「臺灣新聞報」獨立發行。

一般來說，我國報紙的副刊，內容大抵可分為三大類型：雜文型；純文藝型；綜合型。

「新生報」由於本身的背景與一般民營報紙不同，所以政府當局制定的政策，便經常影響到副刊的編輯方向。人事更迭、主編的替換，當然也有直接間接的影響。我們很難完整地為「新副」訂出一個類型，它大體上是屬於綜合性而偏向文藝性。民國三十四年底，剛光復的臺灣社會，日本教育與日本情緒尚未斂跡，新生報的副刊就因作者受了語文表達能力的限制，而形成了「臺灣新報」之後，短時期的一段青黃不接的半真空狀態。及至歌雷先生出長副刊主編時，國語文的推行已漸具成效，乃在「新副」開關一個不定期的文藝版——「橋」，這和當時「公論報」的「日月潭」，同為最富文藝氣息的兩個報紙副刊（聯合報的跟進還是後來的事）

。由「橋」而搭成的文藝橋樑，因受到中國大陸「五四」新文學運動影響，在民國三十七年間掀起了一陣「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熱風，先後舉辦十數次有關「臺灣新文學運動」的作者讀者座談會，與會的作家有錢歌川、葉石濤等十數位。

當時「橋」的內容包括了「新舊詩歌」、「散文」、「民俗文學」、「長短篇小說」、「譯述」等等，在光復後的臺灣文壇上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與貢獻。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間，「橋文藝叢書」也在極困難的情形下問世了，內容以譯述各國作品為主。同時「臺灣作家選集」也一併出版，且每月定期出版一本，收羅臺灣作家的作品，集印成冊，這是「新副」叢書的開始。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彭歌（姚朋）先生接長副刊主編，由是「新副」的內容又起了改變。

當時的副刊，很受時局動盪的影響。來臺的騷人墨客紛紛將對大陸山河的一片懷念之情訴諸文字，投給「新副」，因此大陸河山，民情風俗介紹，懷舊思故之情，千里迢迢流亡到臺灣的經歷，便成了「新副」的主要內容。

民國四十年間的新副，起了空前的大變動，純屬於文藝性質的文藝版「新生文藝」於每週六定期出刊。後來又有每逢週四出刊的「青年生活」及「軍中文藝」，此時副刊的內容已經「分離淨化」了。

讀者的興趣在變，編者也因人事關係而更迭，「新生文藝」在四十六年左右又改成了「西子灣」，它已與社會生活發生了極其密切的關係，而偏向於雜文型，舉凡生活點滴、健康美容、醫藥衛生、影藝、文藝，統統一把抓。

「西子灣」以後的新生報副刊，大抵上以「新生副刊」為名以迄於今。而在童尚經先生接長副刊主編之後，更將副刊的版面由原來的十段高，擴大為現在的十六段，增加了副刊的容量。

後期的「新副」有幾個極大的特點，那便是「專欄」的大量開闢與專題徵文學辦的頻繁，形成一股特殊的

風氣。

值得一提的，民國五十七年間曾有一篇文章：「賣藥的學問」，一度頗為轟動，人人爭相談論，不久之後，衆多的讀者紛紛寫信要求編者將該文重登，「新副」爲「應廣大讀者的需要」，乃予破例一次，這種情形在國內的報業史上是少有的。

在讀者文摘中文版未發行前，爲了介紹一些外國的秘辛珍聞，從讀者文摘中翻譯過來的文章，在這段期間也佔「新副」極重要的地位。

在歷來刊載過的專欄中，期間最長，影響最大，且最具文史價值的，當推書法金石家芝翁（高拜石）先生的「古春風樓瑣記」，及名史學家黎東方博士自美國講學歸來後所寫的「細說宋朝」、「細說元朝」、「細說明朝」、「細說清朝」了。

「古春風樓瑣記」自民國四十七年九月一日起在「新副」連載，芝翁以文言體裁和豐富的文史知識，寫盡清末民初的人物軼事，前後共連載了十年有半，迨五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芝翁身罹肺癌以六九高齡仙逝爲止。同年五月三日，「新副」特爲芝翁先生悼念特刊，在特刊中，彭歌先生（時任副社長兼總編輯）於悼文中說：

「掌故文章與正史有別，與傳記亦不相同，高先生以治史的謹嚴態度，去取有當而褒貶甚嚴，在閒閒筆墨之中顯示其獨到的見解，月且之間自有分寸，是最可貴之處」寥寥數語道盡芝翁寫「古」的態度。

接「古春風樓瑣記」之後連載的，是張用寔先生的「中國寓言」，與其後的惜秋先生的「歷史人物評傳」。

另朱介凡先生的「秋暉諺語」介紹各省地方諺語，「語文零錄」、「圖與文」等也極受讀者歡迎。

民國五十五年十月間，彭歌先生在「新副」開闢一個專欄：「雙月樓雜記」，每逢週三、週日刊出。

舉凡中外有趣味的文化新知，社會、政治新知等，皆在「雙月樓雜誌」介紹之列，連載以來備受各界歡迎

，現已陸續由三民書局、仙人掌、晨鐘等幾家出版社印成冊，發行面世。

去（六十一）年七月，彭歌先生翻譯了標準雜誌總編輯諾曼·文森·皮爾博士所著的「人生的光明面」專欄連載，又造成了另一次高潮。

「人生的光明面」原名「積極思想的驚人效果」，與「荒漠甘泉」一書有相近之處；以親切的文字，擷取實例，闡釋「積極思想」所發生的驚人效果。積極思想的基本構想在追求人生的光明，勉勵人以積極與達觀的態度，努力達到光明勝利之境。

「徵文比賽」是「新副」的另一特色。舉凡節慶，或某些具有特殊意義的事件發生時，「新副」為了配合情勢及國策，就常舉辦專題徵文。例如民國五十三年三月間，中日關係一度緊張惡化時，為了反映民心，「新副」就曾舉辦過「日本的迫害」專題徵文。五十三年年的「成敗戀愛徵文」也造成了空前的轟動。其他尚有「理想丈夫」、「理想夫人」、「我最難忘的人物」等徵文。

「新副」方塊十幾年來已逐漸受到一般讀者的重視，最早的新副方塊是鳳兮先生的「十字架上」。目前新副有史銘的「堅白篇」，鳳兮的「玄黃集」，文必然的「信國篇」和扶搖的「清溪隨筆」等方塊。

長篇連載小說在「新副」創刊以來就一直未曾斷過，迎合了廣大讀者的要求。其中有些是屬於徵文比賽中的得獎作品。如童真的「霧中的足跡」及「寂寞街頭」、徐慧藍的「風在林梢」、公孫嫵的「百合花凋」等。

甫於去（六十一）年八月接任編務的林期文先生，在談到「新副」時，強調了「新副」內容的指向，乃在配合國家政策，作非標語式的宣傳，以便利政策的推行。譬如去年蔣院長推行十大革新政策，省府謝東閔主席倡行「家庭工廠化」後，有關此項政策的文章，便連續在「新副」出現，這是寓宣傳於文學作品中的最好例證。綜合性而又偏向大眾趣味性的文學創作是「新副」所最歡迎的。

## 貳、批評



毛樹清（大學教授）

曾經有一度，毛樹清在美國以特派員身分發回來給聯合報的稿子，幾乎篇篇都引起國內極大多數人的矚目，就是現在，毛樹清以「退隱」之身寫出來的評論，仍然篇篇叫座。那天，這位老「美國通」就提到了中、美報紙的不同處，與今日我國報紙副刊的處境。

毛樹清說，美國各大城市的報紙，通常都沒有純文藝性的副刊，除了星期六的增刊有一些消遣性的作品外，報紙都偏重於新聞的報導、評論、分析，並常常有巨幅的新聞照片。廣告也佔了很多篇幅。

就新聞學的立場來看，副刊不是報紙的主要版面，就是以國內的副刊版面來說，能用來作為發表文學作品的園地，也仍很有限，不及雜誌篇幅可以自由發揮，具有足夠的容納量，所以對於普及文學、提倡文藝以及供給消遣性文章的工作，作為大眾傳播事業的報紙，沒有必要來承負這副擔子，不過就目前我国的情形來說，副刊的存在仍有其必要，因為臺灣尚不像美國或日本那樣，每一位國民人手一書，使得雜誌有廣大的讀者、購主。尤其是他們社會上流行的一種袖珍本的文學創作書刊，人們更是隨買隨看隨丟，因此他們的雜誌在有了廣大的市場後，就具備了推動文藝思潮的效能。

讓讀者買一分報紙，在閱讀新聞之外，同時欣賞文藝作品，就現階段是有其必要的，但當有一天國民的生活和知識水準都提高了之後，大家對



書刊雜誌的購買力必也隨之增高、增大，雜誌既能到達各階層之中，那麼我相信我們的報紙副刊一定會放下提供文學作品和園地，而致全力做好新聞報導，評論和分析的工作。

### 李子弋（大學教授）

李子弋表示他個人比較偏愛感性的文章，而聯副的「楊子專欄」、「三三草」、「玻璃墊上」，多少都有情感的成分存在。他特別喜歡楊子，他認為楊子的文章較有跳躍性；何凡的文章，有時很能引起共鳴，譬如一次他鼓吹白話文，不僅文筆好極了，立論也正確，李子弋為之大大的感動，當時曾立刻打了一個電話給何凡。

「何凡的文章字裏行間雖然很輕鬆，但態度却很嚴肅。彭歌的文章就比較專門些，所以讀者可能少一點。他是個讀書人，對目錄學、圖書館學比較有研究。另外我也很喜歡歷史小說。我覺得寫歷史小說並不一定要忠實於歷史，作者可以從歷史的夾縫中或就現時代的社會背景，找出別人所未發現到的問題，斟酌參入自己的意見編寫出來，也不失為一篇傑作。高陽的作品就有這種風格，他的『慈禧外傳』頗引起讀者的好評。」

李子弋又說，「聯副」最成功的是文章普遍具有新聞性，已不再是無病呻吟的時期了。它配合新聞的發展，肯於設計，創新，譬如「各說各話」專欄就是一個很好的構想，曾刊過不少好文章，前些日子顏元叔先生的「一篇『晒太陽』」，意境就很高，相當耐讀。



「中央副刊的取稿態度比較嚴肅，看不出有什麼人情請託的稿子，並且作者經常都是新人，當前很多作家就都是由中副發覺，培養出來的，這是中副在中國文壇上功不可沒的地方。但最近中副走上知性的路線，冷僻文章刊得過多，也不能不說是一大流弊，當然，這對於文章的格調或許有提升之功，但曲高和寡，可能會因此而失掉一些讀者，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內容方面，李子弋以為聯合副刊的散文較多，較富感性。中副的散文就很少，鄉土的文章反而比較多。「這些文章在此時此地刊出，實在有很深的意義，有些人樂不思蜀，這類鄉土文章正可以喚起他們的思故之情，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這是中副很好的一個特色。」

談到中外報紙的不同處，這位曾任總編輯、主筆的教授說，在外國的報紙上綜合性的文藝作品只有在星期日的週報上才出現。因為在這一天的報紙上可以利用閒暇的時間來閱讀。國內報紙則很重視綜合性的副刊，這大概與我們的社會背景有關。雖然我們已漸漸走上工業社會，但還是保有農業社會的墮性。閒暇時間很多，報紙爲了要適應讀者，迎合讀者的口味，副刊自然是很重要的了。

### 余光中（政大西語系主任、名詩人）

十二、三年前，余光中還常在「中央副刊」寫些新詩，那時國內的新詩曾有過一番盛況，現在「中央副刊」就只偶而才來上那麼一兩首舊詩了

。三家報紙都不刊詩作，余光中真是很感遺憾，「而最矛盾的是，報上經常有討論新詩的文章，却不發表新詩」。

「中副」的文學作品比較舊，題材有點放不開，余光中認為「聯副」就輕巧活潑多了，題材也較廣濶，像「各說各話」，「在天之涯」都很不錯，而抒情散文似乎是「聯副」的一大特色，有些散文固然很好，有些也實在不够水準，他希望「聯副」今後在散文的水準方面能提高些。

「中副」的翻譯作品水準很整齊，其他各報則時有像 Love Story 等淺俗而不值得翻的作品出現。錯字方面三家報紙均少，余光中很稱讚這一點。

「至於副刊的方向問題，各報社當局自有其決策，作家讀者可以說沒有什麼權利干涉。副刊普遍都是以文藝性居多，中副則採綜合性，像科學新書的介紹等刊了不少，聯副則較偏於文學性」。

一般來說，新生副刊的文章較淺，他認為這可能就是報社的原意，目的是為了通俗化一點。此外，編者的交遊範圍、取稿標準及稿件的來源也大有關係。而且新生報的銷路較少，也就無法與大報競爭啦！

談到版面的安排，「中副」可說是所有報紙中最整齊的了，字體也很清晰，看起來非常美觀、舒服。「聯副」的字體就比較模糊、不醒目，這一點，余光中認為應該是「可以改進的」。

「聯副」的「在天之涯」與中國時報的「海外專欄」相較就差了些，後者作家有名氣的也較多，一個作家除了稿費的要求之外，就是希望與名作家並列，拉稿也不是件易事，這方面就有勞編者多努力了。新生報很少



有海外的作品，顯得保守些。

臺灣是個小地方，需要多看些海外的東西以充實自己，但是並非什麼都看，而是要選擇高水準的作品，所謂高水準的作品，余光中指的就是有思想性、批判性等具體內容的文章，一方面報導海外的生活浮面，另一方面報導事情發生的原因與精神所在，以及與我國的關係，使我們知所警惕、比較和改進。

#### 何欣（大學教授、名翻譯家）

「由於報紙的讀者羣非常廣，爲了迎合各類人物，因此不能完全偏重於文藝方面，對一個作家或愛好文學的人來說，副刊是永遠不能令人滿足的。」名翻譯家何欣教授對文藝性的副刊別有一番好感。

「一般來說，中華日報副刊的文藝性似乎比較高，而對喜好文藝的人來說，中央日報副刊就顯得太雜，一方面是因爲讀者中高級知識分子較多，文章較重專門性，其次，我想也是由於報社當局的決策。『中副』的水準雖然較高，但文章總是顯得不夠活、不夠新。」

「現在留學生寫的文章愈來愈多，形成所謂的『海外文學』，但缺少選擇性，連美國婦女在家做些什麼也上報了，實在太那個！值得留學生寫的題材非常多，例如國外對國內的感情、中國文化在海外發揚的情形、中西民族性衝突之所在等等，可以寫的真是太多了，這只是隨手拈來的一些例子，希望報社當局今後對這類文章能多加選擇。」



「此外中副對反應現實問題的文章刊得太少，如轟動一時的『小市民的心聲』就曾引起羣衆很大的關懷，這類文章不妨多登些。最近蔣院長提倡知識分子往農村發展，就是些很好的題材，接觸範圍增廣後，一定會發現許多值得大家關心的新問題。」

「由於讀者羣廣大，副刊就更應著重普遍性，並且少登載些墮落、逃避現實的文章。譬如某些人大談存在主義、本質上不僅誤解了存在主義的積極性，更脫離了現實生活，如今這陣風氣過去，就覺得沒有什麼東西好寫了，實際上文學本來就是反應自己的生活，怎麼脫離得了現實呢？」

「中副目前較缺乏專欄文章，現有的專欄談的都是些無關痛癢的問題，美國有許多報紙，雜誌的專欄，頗具權威性，影響力很大。希望『中副』在這方面也能多加注意，對任何事多寫分析、啓發、鼓勵性的活的文章。」

「至於一字一辭的考古、剖析，這種過於專門的問題，實在有點浪費篇幅。一些介紹掌故，描寫過去的文章，筆法也嫌陳舊，應該以新的觀點、新的手法，去描寫、探討、敘述，不能推陳出新，只作演繹工作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 林帆（大學生）

就讀於淡江文理學院的林帆同學，自小學起就由「新生兒童」而接近「新生副刊」，可以說，十多年來她一直沒有離開過「新副」，對「新副

」，她真有一股無可言喻的感情。

她說：「新副的內容一向比較平實淺近，文筆也較為拙樸，比起中副、聯副來，水準是差多了，但我以為就是因為如此，使那些對文學有興趣但文筆不够成熟的朋友有了一塊練習的園地，使得他們在起步時不斷地受到鼓勵，以致慢慢地參與了文學耕耘工作，新副這種對年輕朋友，尤其是高中同學的栽培，在文藝工作的推動上實在功不可沒。」

每一家報紙都有它自己獨特的風格，林帆認為「新副」的平易是其特色，但因作品的文筆普遍的粗糙，所以未能拓寬讀者在文學上的視野。她也曾經在「新副」看過幾篇水準很高，很令人回味不已的小說、散文，因此她相信「新副」不是不願意提高水準，只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罷了，不過假如「新副」能努力去爭取高水準的稿件，也就不會老被人認為是「高中文學」了。

在徵文方面，新副曾經有過「血債血還」這種叫人看了熱血沸騰以及「寢室風光」談諧有趣的作品，還有「跳躍的旋律」，也讓青年人發抒了他們的心聲；這些都很難能可貴，而且有其意義，只是最近的「我的第一位異姓朋友」徵文，林帆就認為它並沒有多大意思。

「新副」的長篇連載也時有佳作，像墨人的「鳳凰谷」，現在杜若所寫的「卿雲」等，而且每天僅有一個長篇連載，也較比適合讀者的消化力。」

「中副」的文風林帆則覺得它很保守，尤其是它的方塊文章，對事實



的提醒不够强而有力，不能切中時弊；不像「聯副」的「楊子專欄」，何凡譯的「包可華專欄」那樣，能給予讀者鮮明深刻的印象。

「中副」的長篇連載，像「喜宴」、「魔掌」都還不錯，希望「中副」今後能多發表一些這種發人深省的作品。

#### 侯蘭香（大學生）

對散文寫作很有興趣的侯蘭香，她也是「聯副」的作者之一，她認為聯合報的園地是公開的，不會有圈子，而且因為常常登載年輕人的作品，所以令人讀來覺得它活潑而充滿了朝氣。

她又表示，「聯副」包羅萬象，涵蓋了各方面的題材，雖然有人認為它的內容太雜碎而缺少一種穩定的姿態，可是她却覺得這樣的副刊正可以打入社會各階層。

「聯副」有一塊很突出的園地，那就是「各說各話」，它使得各階層的人士都有說話的機會，反應出他們的狀況，道出他們的心聲，也交流了各階層的感情，是一個很可取的專欄。「在天之涯」，則和「各說各話」有異曲同工之處，它使海內外的感情、思想藉此流通了。

在方塊方面，「楊子專欄」寫得很不錯，彭歌的「三三草」則時好時壞，沒有一定的水準。

聯合報最弱的一環該是連載小說了，像從前連載的瓊瑤的小說，最近連載的朱秀娟底「歸雁」，都把人物塑造得過分理想化了，描寫也欠真實



；還有一次它連載田原的「鐵樹」，剛開始倒很精彩、生動，結尾時却顯得粗枝大葉，草草收場，令人遺憾。

「聯副」不刊新詩，侯蘭香說，似乎也是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她希望「聯副」今後能負起部分推進文學發展的任務，「不過話又說回來」，她接着說道，今天「聯副」沒有朝這方面走，也不能完全責怪報社本身，作者的投稿，讀者的支持，亦可決定未來「聯副」所走之路線。

#### 俞大綱（旅行社經理）

「新聞廣播事業應該具有綜合性、普通性和趣味性。」現任「忻太旅行社」經理的俞大綱如此打開他的話匣子。

「每家報紙都有他們的讀者羣，『中副』的文章較具有學術性，討論的問題比較專門，且水準高，內容紮實，所以讀者多半為公教人員和知識分子。但是『中副』對於文字、內容、形式的選擇，却顯得參差不齊，不能平均。希望『中副』在這方面加強。」

俞大綱也時常看「聯副」，他認為「聯副」稍具商業氣息，比較講究趣味性，懂得迎合讀者的脾胃。對文章的內容、文字、形式的選擇則比較均勻、普遍，所以讀者羣極廣，一般人都可以讀。但或許是太普遍了，使得「聯副」並沒有什麼特色。不過他認為「聯副」還是在不斷地改進、創新中。譬如「各說各話」就是一個很新穎突出的構想，而且也有很好的文章出現過，可惜每個人都寫，寫得太多、太久，以致內容貧乏，已經不吸



引入了。「應該要提高選文標準和它的趣味性。」俞大綱補充着說。

副刊是應該偏重文藝性的，而編者在選文時，除了注意內容外，作者文字的表達也不能忽略。報紙是大眾傳播最有影響力的工具，俞大綱回想以前在大陸上，五四運動白話文的推行，就是藉重於報紙副刊的推動。他個人認為，在今日複雜的社會上，如果能以簡潔、有力的文字，甚至以新的文法組織來表達複雜事物的感受，只要是好的，編者就應該予以容納。

俞大綱最後特別指出，報紙應多刊載些專門性的報導、介紹文章、如雕刻、美術、舞蹈、音樂等，以提高一般人的藝術水準。譬如電視上的表現是現成的，我們固然可以察覺到節目的好壞，但好在那裏？壞在那裏？報紙可以每週另附一張專版，對問題作深入的研討，由介紹到批判，這便可以達到教育羣衆的目的！

### 施叔青（小說家）

「聯副在許家石先生代理編輯的時候，對文章都有相當的選擇，那段時期副刊編得非常好。」剛從美國讀完戲劇回來的施叔青，在談到「聯副」時，臉上一片「懷古」之情。

「聯副所刊用的大多是蝴蝶派、花草派的文章，不是些感傷、頹廢、無病呻吟的東西，就是些走火入魔、排文字遊戲的灰色作品，這些都沒有什麼意義，反使得聯副版面顯得輕飄飄的，沒有份量，這是聯副最大的缺點。」

施叔青個人比較喜歡「楊子專欄」，她認為楊子除了專題外，總還包括了許多別的意義。至於「三三草」，她則認為它有些口號性質。另外聯副的「各說各話」，施叔青極為欣賞，「這個專欄的構想非常好，它藉着文字來描寫社會的衆生相，譬如黃俊雄布袋戲的介紹、小人物的報導等；但是對於電影明星的介紹就似乎太多了，像這類同一面孔的文章，見一而知十，看多了反而使人感到厭煩。我認為聯副既然有這麼好的專欄園地，就應該作更深入的探討，報社或許可以特派一個記者，深入各階層訪問，多挖掘些不被人注目的小人物與社會的現實面，使讀者對社會能有更進一步的體認，這也等於是社會學的一種研究。」

聯副「在天之涯」的文章，施叔青認為水準不及中國時報的「海外專欄」好，中國時報的編輯比較積極、主動一點，久而久之，作家一有文章，便會自動的投給中國時報，水準也就高了，這一點聯合報就比較被動。中央日報是黨報，由於政府能全力支助，使該報得以遍佈全球，「中副」也不時的介紹中國文化、道統精神等；它溝通了海內外中國人的感情，也間接的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在這方面，中副的「功勞」實不可沒。

「但中副的文章比較保守，放不開，詩、戲曲刊登的很少，且討論的問題有時太專了點，我認為報紙求其普遍化是極為重要的，當然，也不能爲了市場的銷路而趨向通俗化！」施叔青最後說。



### 許 逖 (雜誌發行人)

打開眼前的副刊，許逖認為都有普遍的媚外心理，譬如海外來稿，不管所言之巨細，文筆之優劣，幾乎都可見報。「中副」的海外投稿水準較高，可惜缺少真話。中國時報的「海外專欄」，創辦時曾標明它乃是為瞭解、抒發海外同胞對國家的感情而開關的一塊園地，可是事實上，「海外專欄」却少有這樣的文章，聯合報的「在天之涯」也一樣不行。

「中副的園地實在不能說是完全公開，最起碼並不是每個人有話就可以毫不忌諱的說出，譬如有些文章往往會引起論戰，這些論戰在中副就常常會突然中斷；而像『小市民的心聲』，所謂的贊成者百分之九十八，反對者百分之二的統計，也似乎顯得專斷了些；田中媚匪，抗日思想為之喧沸，知識青年的反應尤其熱烈，却無人來談它，不知這是否牽就於報社政策的緣故？而它的『中副小簡』的錯字糾正，事實上是朝向學術性的路子上走的。

「方塊在世界各地的報紙中，都是很具權威性的，但國內的方塊却顯得相當保守，中副的方塊，談來總是不關痛癢，缺少方塊所該具有的論斷、指向。

「李藍的『凌晨兩點鐘』以及『武則天傳』的歷史小說，都暴露人性精神墮落的一面，中國時報實應斟酌取用。不管是理論、創作，中國人承受傳統文化偉大的遺產，又值這麼一個動盪的時代，文人真應該走出象牙塔好好的觀看世界的變動，現在國人對時勢變動所表現的漠然，實在是一

單訂區地國美目書評書

To  
MRS. JANE SHIH  
39-F HASBROUCK APTS.  
ITHACA, N.Y. 14850  
U.S.A.

Criticism & Catalogue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 for period  
checked

for two years-U.S. \$5.00 from No. \_\_\_ to \_\_\_

for one year-U.S. 3.00 from No. \_\_\_ to \_\_\_

NAME \_\_\_\_\_

STREET \_\_\_\_\_

CITY \_\_\_\_\_

COUNTRY \_\_\_\_\_

send check & this slip to Mrs. Jane Shih

件不可思議的事。  
「對於副刊，我希望它的園地是公開的、坦誠的，它的執筆者是兼具知識尊嚴和人格尊嚴的，而支持者必須真正地去培養文藝生命，並且提高稿費。」  
「提高稿費是報社能力所能及的，但現在各報稿費都是普遍地低，似乎報社對副刊的地位並不重視，只不過視它為一種點綴品罷了，像中國時報的副刊就常常被廣告打掉了半版（編者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自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調整版面，不再一週只有五天完整的副刊可看了！），使人看了好生惋惜！」

我們開闢兩月新書專欄，主要是希望讀者知道最近有什麼新書出版。出書，在印刷業發達的今天，已不算是一件新聞，然而，任何新書出版，只要不是盜印、抄襲或強迫出書，我們認為仍然值得向大家介紹，遺憾的是，一般的傳播工具，特別是熱門的電視和報紙，都絕少有園地刊佈新書出版的消息，即使是文教新聞，報導的也多半是影歌星的生活動態，本刊篇幅雖也有限，却願意大量刊登新書出版消息，除主動請人撰寫，也歡迎出版社、書店和作者個人提供資料，不過我們要聲明的是，「兩月新書」是一塊介紹新書的園地，只要說明是一本何種性質的書，作（譯）者是誰，出版處所、年月，以及定價。我們這一個專欄的重點是放在客觀的報導而儘量避免主觀的批評。還有，我們要再三強調，盜印、抄襲、強迫出書……所有不按正當法律手續出版的書籍恕不介紹。

0 總類 (目錄學、圖書館學、國學)

1 哲學類

2 宗教類

3 自然科學類

4 應用科學類

5 社會科學類 (教育、民俗、經濟、政治、法律、財政、軍事)

6 7 史地類 (傳記、考古)

8 語文類 (文學、新聞學)

9 藝術類

9 藝術類

兩月新書



黃士旅



## 0 圖書選擇法

王振鶴著，六十一年十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印行，二十五開本，一四二頁，定價二十五元。

蒐集圖書為圖書館主要工作之一，其目的是要將適當的圖書及時的供應讀者使用。目前圖書的出版浩如瀚海，而各圖書館的經費有限，便需要有計劃、有重點的蒐集各科優良出版物。使圖書館獲得「最適當品質水準」的藏書。本書介紹了選擇圖書的幾個原理和方法，讓讀者看了之後，也會辨別一本書的好壞。作者現為師大教授兼社教系主任及圖書館館長，並為中國圖書館學會常務理事。

## 0 全國雜誌指南

鄭恒雄編，六十一年九月，吳美芳發行，十六開本，一五八頁，定價精裝一六〇元，平裝八十元。編者畢業於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曾在圖書館負責期刊工作多年。

本書收錄我國現行出版之中西文期刊一一八九種，並附錄「民元以來我國期刊日報索引目錄」、「影印期刊目錄」、「創刊期刊目錄」、「停刊期刊目錄」四種。資料截至六十一年八月止。正文部份分為總類、哲學、宗教、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史地、語文、美術、中共研究十大類。（雷蒙）

## 1 先秦十子思想概述

李九瑞著，六十一年十月，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二十五開本，三四〇頁，定價二十元。

先秦諸子思想在中國思想佔有重要地位，作者在本書介紹了代表性的管子、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商鞅、韓非、鄒衍等十人。每人一章，分述各子的身世及其經濟、政治、軍事等思想。作者的結論是先秦實以法家為主流，名家為輔流，儒墨道為逆流，其他陰陽各家則為旁流。

#### 4 機動學

劉增著，六十一年十一月底，臺北東華書局印行，二十五開本，二冊。

本書大部分資料選自 *Elements of mechanism* (原著者 Doughtie)。全書前四章灌輸給讀者以運動基本知識，後九章詳論機件性質，以探討各型機械之運動，與有關數學之應用。

#### 4 人造纖維原理 (理化與紡織)

姚興川著，六十一年十月，臺中滄海出版社印行，二十五開本，四五七頁，定價一三〇元。

現代民生四大需要之中，「衣」已獲得相當改進，所用的原料也由天然纖維進入人造纖維。第二次大戰後，更有合成纖維出現，以石油化工製品做為纖維的主要原料。因之人造纖維之合成技術、紡織技術、加工技術及染整技術等，都隨之日趨艱難與複雜。這位年輕的作者曾獲美國工學碩士，現執教臺中市逢甲學院紡織系及紡織工程研究所。本書介紹了人造纖維製造原理、理化物性、高分子化學、微細構造、紡絲紡紗、紡線加工等。

#### 4 電路學 (原書名: *Introduction to electrical circuit analysis*)

卡特 (Carter, Robert C.) 著，邢福文，高道旭同編譯，六十一年九月，臺北復興書局印行，二十五開本，四九一頁，平裝基價三元五角。

原書出版於一九六六年，原為二年制專科學生而寫，編譯者認為也適合於本國三年制及五年制電機與電工學生之用，才翻譯過來。並改正了其中幾項例題，本書注重問題之解法及應用技術之基礎。讀者需要學過算術、代數、幾何、三角及簡易微積分。因為本書所述電路學與數學頗有連貫。

#### 4 工程機械

謝登瀛著，六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臺北水牛出版社印行，二十五開本，四七三頁，定價平裝八十元精裝一

○○元（水牛大學叢書二十六）。

本書共有十章，前四章均論述工程理論，接着五章分別介紹土石坊開挖機械、製砂石篩洗機械、混凝土工程用機械及雜項機械。後二章則為一般施工方法介紹及工程安全。在內容上作者比較注重基本原理與使用要點，並以圖片說明工程機械構造及原理與其在工作上配合於施工的情形。

### 5 中國珍異郵票

姜渭水編，六十一年十月，贛江出版社印行，二十五開本，一二七頁，銅版紙彩色精印，定價四○○元。本書全部是彩色平凹版印刷，內容包括大小龍，蟠龍，萬壽，紅印花和商埠郵票等，並附簡單中英文說明。與本書同時發行的，還有一本「集郵日曆」夏季號（四、五、六月份），三十二開本，一八一頁定價四十五元，亦由姜渭水主編。（史光）

### 5 美國行政法之基本原則

吳庚著，六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臺北水牛出版社印行四十開本，二○○頁，定價十五元（水牛文庫一八二）作者為臺大法律研究所碩士，現任司法官，本書收集了六篇有關行政法的論著與譯著。它們是「美國行政法之基本原則」、「美國聯邦法院的立法權、基本自由與秩序的維持」、「德國行政訴訟制度概述」、「行政裁判權的範圍及其與其他裁判權的關係」、「德國憲法裁判制度概述」。大部分曾發表於「憲政思潮」、「法律評論」等刊物。

### 5 青年與國難

馮滙祥著。六十一年十二月，先知出版社、光啓出版社聯合發行。三十二開本，二三〇頁，定價二〇元。

作者為臺大哲學研究生。內容包括「告美國青年書」「告日本青年書」「論中國之再統一」等篇。

### 5 憲政論集

蘇俊雄著，六十一年十月，臺北環宇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一五一頁，定價十八元。

本書收集了作者數年來在國內外研究法學，對於憲政生活有關法制之觀察報告九篇論文。目前我國正向現代化、工業化社會的建設目標邁進，此項目標的達成，有賴健全的民主及法治秩序做為基礎。本書敘論的重點即在於憲政生活的構成與維持。

### 5 女人，女人（第二性：女人之一）；原書名 *Le Deuxieme Sexe*

波娃 (de Beauvoir Simone) 著，歐陽子譯，六十一年十月，臺北晨鐘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一七八頁，定價二十元（向日葵新刊四十二）。

原書厚達七百頁，分二集，第一集為「事實與神話」，第二集為「今日女性之生活」，譯者只譯第二集，由歐陽子、楊美惠、王愷靜分譯成三冊。這本是第一部分「形成期」。原作者以十分坦誠的態度，來探討女人一切隱秘，勇敢地駁斥傳統社會、傳統教育所極力美化的「女性自己」之「真價值」。這樣的見解，使她成為當今歐洲婦女解放運動領袖。

### 5 現代化的動力(原書名：*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布來克 (Black, C. E.) 著，郭正昭、張中平、周玉華同譯，六十一年十一月，臺北環宇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二四〇頁，定價三十二元（長春藤文庫二十一）。

原書一九六六年出版於紐約，作者布氏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俄國史專家，對歐洲近代史也有深入研究。他把

全世界各地的近代史看作「近代化」的過程，以研究比較近代史的結果，來說明近代化的理論。本書分七章加以討論，最後一章是現代化的研究及其參考書目。並有附錄一篇，是鮑林對本書的書評。

### 5 通俗財政學

周亞杰著，六十一年十月，作者自印，二十五開本，五〇七頁，定價一二〇元。

著者周亞杰在財政部賦稅署任職，本書分六篇，如緒論、公共支出、公共收入、租稅概論、公債、財務行政等。共三十萬言，後附四篇專論。本書列為大專用書，可為教學及一般自修參考之用。

### 5 婚姻的幻象 (*The mirages of marriage*)

賴德勒 (Lederer, William Julius, 1912-) 傑克遜 (Jackson, Donald De Avile 1920-1968) 合著，林克明譯，六十一年十月臺北志文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四二二頁，定價平裝四十元。

作者之一的賴德勒曾以「醜陋的美國人」一書聞名於美國，在本書裏，作者客觀的討論了當今現代人的婚姻問題，描繪了世界上許多引人入勝、形形色色的婚姻現象，全書共分六部分，五十二章，三十多萬字。

### 5 中國法制史

雷祿慶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印行，六十一年四月出版，二十五開本，八九八頁，分上下兩冊，精裝本定價一一〇元，平裝本一〇〇元。

本書專從法律制度的因革立論，自周以迄民國，按時代的先後分別論述。漢、唐、明、清在法制史的地位較為重要，敘述也較詳盡。除分別敘述法制外，為求貫串起見，並於全書最後一章，綜論各時代法制的演進及法律思想的變遷。(史亮)

### 5 斯巴達教育

石原慎太郎著，蘇錫淇譯，六十一年十一月，臺北水牛出版社印行，四十開本，二五〇頁，定價十五元。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天下父母共有心理，但教育不得法，則愛之適足以害之，本書是討論一種強種教育法，分一百個小單元來論說有關教育孩子的方法，以及父母所可能遭遇的疑難。

### 6—7 「西伯利亞」問題論戰

趙尺子編，六十一年十月再版，編者自印，三十二開本，二八九頁。

國民大會第一屆第二次會提案四一四號，國代周治平等二十七人提：「西伯利亞」應正名為鮮卑利亞，建議政府貫徹實行案。考古學家李濟說：西伯利亞是中華民族更老的老家，本書收集了四十四篇有關論文資料，從地理、歷史、考古、民族學等方面，對這項論題加以論證。也有地圖多幅。本書初版於六十一年九月七日，清初中俄尼布楚條約訂立三百週年紀念日。

### 6—7 東南亞地理誌略

鄭資約著，六十一年十月，臺北正中書局印行，二十五開本，四五〇頁，定價五十八元。

本書收集了東南亞地區，包括菲律賓、印尼、馬來亞、中南半島各地區，地理環境，氣候資料，土地資源，河川流量，植物生態等，均加以述說。可貴的是本書有很豐富、齊全的各地區歷年歷月雨量紀錄，溫度紀錄，及圖片等。

### 7 偉大藝術家的生涯

羅曼羅蘭 (Rolland, Romain, 1866-1944) 原著，馮作民輯譯，六十一年九月，世界文物出版社印行，

三十二開本，二一〇頁，定價十八元（世界文叢十八）。

本書中譯本也有譯為「巨人三傳」，因為它分別敘述了藝術大師米蓋朗基羅、樂聖貝多芬和文學泰斗托爾斯泰等三人的生涯。他們三人都曾在痛苦深淵呻吟過，但却能從痛苦中掙扎出來，並且征服了痛苦，終於成就為「苦悶的象徵」——藝壇、樂壇、文壇的偉人。譯者除了翻譯之外，曾加以一番整理。書前並有原著者（也是「約翰·克利斯多夫」的著者）羅曼羅蘭的小傳。

### 7 劉關張趙

姚季農著，六十一年十月，臺北古籍史料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二冊每冊定價二十五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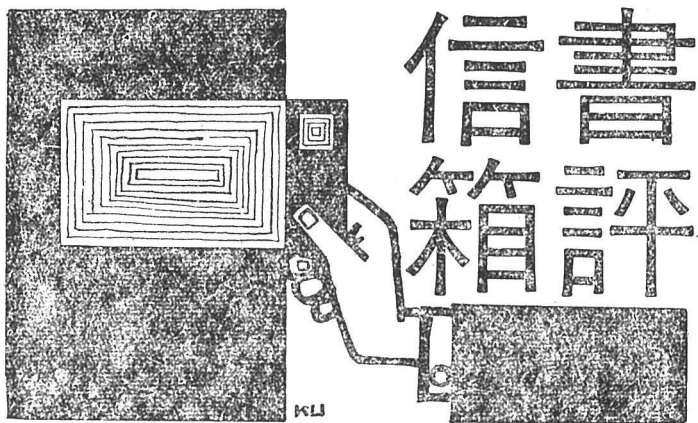
顧名思義本書是敘說劉備、關羽、張飛和趙雲等四人的事蹟。實際上他們四人合作的事業，是以劉備為主的，所以雖名為「劉關張趙」合傳，實際仍然是「劉備傳」。

本書內容曾在大華晚報連載。

### 8 文學研究新途徑

李辰多著，六十一年九月臺北啓德出版社印行，平裝廿四開，三四四頁，定價五十元。

作者給文學所下的定義是：「凡作者的意識用意象來表現，而表現的以文字為工具的，謂之文學。」這部集子的論文大部分是關於「用什麼方法來發現作者的意識」，故名之為「文學研究的新途徑」。全書又分二輯，第一輯包括：文學研究途徑、什麼叫文學，怎樣作作品繫年，曹植作品的分期，怎樣研究中國舊小說等十五篇一般性的文學論文。第二輯則包括：我怎樣發現尹吉甫是詩經的作者，我在詩經研究中所用的方法，科學與非科學方法的比較等五篇有關詩經的論文。（沈思）



敬啓者：

看到貴刊誕生，爲當前文壇欣喜。內容、構想都還不錯，遺憾的是頁數實在太少了，又是雙月刊，如願慮經濟狀況，寧可稿費緩增，篇幅加多，這是讀者最切切盼望的。

唐尚璞 十一月五日

編輯先生：

「書評書目」之出版，可以說是文壇一件大事，一個創舉，雖然起步尚不够完美，但未來良好之發展是可預期的。

第二期佳作甚多，其中尤以兩篇論及電影的文章，頗有價值，林柏燕先生評「秋決」一文，客觀公正，鞭辟入裏，言人之不敢言、不願言（「秋決」發行之初，本人曾飽餐過有計劃的捧場文章，至今猶難消化，好像本人也吃了電影公司老闆一頓似的）因之，覃雲生先生「電影批評之建立問題」也就有提出一談之必要。我是一個小說讀者，但這期却無小說批評，希望下期能讀到。無小說批評，倒有一篇談「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中小說部份的短評，也算聊勝於無了。我因爲本身工作之需要，也曾購得一套「大系」，參照天問先生大作，深以此文有些固然言之成理，但不無商榷之處。言之成理者，如對「大系」二字的不當的指出，而有待商榷者，如名單之「補遺」。我覺得「選集」也好，「大系」

也好，所選作者總要够某個標準。天問先生所謂「文不副題，錯別滿篇的文章……」這不是文學的標準，而只是初中學生作文的標準。如按天問先生的標準所提出的「補遺」名單，要增加的那就更多了，例如金杏枝、禹其民、臥龍生、司馬翎……。當然我並不會刻薄得全部否認他的「補遺」，但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難以稱之為小說家的，（如「小說家」作廣義的解釋，我所添加的幾位不也是小說家嗎？）這份名單中第七條最後所謂：「斯輩不列名，不知此系何大之有？」，此話令人微笑不已，我一直在猜這十七個名字中那一位是天問先生，否則他不會說得如此「理直氣壯」。

嚴格說來，「大系」小說編者確也有不公之處，固然二十年來好的小說家絕大部份已經上榜，但也有小部份不够入選者，如盧克彰、田原、劉慕沙、林佛兒、陳韶華、蕭白（此公散文尚可），顏元叔、古梅等，其中有二三位可說極差，這就不僅是編者個人文學趣味的問題了。

總之，為這個「大系」，大家爭爭吵吵了一陣子，問

題可能仍出在「大系」二字之上，我覺得真正是一個好作家，是絕不可能被埋沒的，縱然未儕身「大系」，又何妨他的價值與地位，有的中國詩選中沒有杜甫，有的英美詩選中沒有艾略特，但大詩人仍是大詩人，何必爭此一時之名！

此外，本人有一個小小建議，即貴刊中英譯名不太相符，書評為 Book Review，嚴格的學院式的批評才是 Criticism，事實上貴刊以書評為主，故譯名可否改為 Book Review & Catalogue。

讀者 余柏生 十一月六日

編輯先生：

承寄「書評書目」第二期收到，謝謝。你們這件工作做得很有價值，希望能堅持下去。也希望中國文學走上正軌。為表微意，另劃撥新臺幣九十元，請自第一期起（第二期不必再寄），逕寄舍下，期滿再訂。

墨 人 十一月十二日

## 編後

● 本期出版，適逢六十二年伊始，本刊同仁特在此向各位讀者拜個新年，敬祝大家：新春快樂！

● 第二期出版後，多數讀者都認為內容要比第一期紮實了許多，面也廣了些，並希望我們能更上層樓成爲一本真正理想的書評雜誌。對這些鼓勵之詞，我們深爲感謝，我們願以「一期比一期好」自勉來報答讀者的厚愛。

● 本期我們增加了三十二頁的篇幅，這在本社目前的經濟情況中，是頗爲吃力的負擔，但面對着一大堆的好稿件，我們真是恨不得儘快拿出來與讀者共享。

● 本刊受讀者與部份同業誤會最多的，還是書目。不少朋友就會直接間接的說，我們所以不惜以大量篇幅刊登出版社的書目，只因爲我們已經拿了出版社的廣告費。其實本刊刊登書目，一來是因整理書目爲本刊的創刊宗旨之一（這點我們已在發刊詞上說得很明白）；二來也是爲文化出版業所作的一項純服務性的服務，絕無所謂收取廣告費一事，相信本刊曾介紹過的幾家出版社，定能證明這件事。

讀者對本刊書目的整理方式也不太了解，茲摘錄「發刊詞」上所言，來重申我們的做法：「書目部分，我們將分三個單元進行，出版社和書店為第一單元，依作者的次序排列為第二單元，圖書分類為第三單元。」目前我們所進行的只是第一單元的工作，比較簡單，讀者們建議的圖書分類，我們將會在第三單元裏做到。希望這一連串的努力，對讀者能有所貢獻。

● Alvin Toffler 的 Future Shock 此間譯為「未來的震盪」與「未來的衝擊」，T·A 先生的「談 Future Shock 的兩個中譯本」及朱繩祖先生的「我買了半本書」，分別就現在市面上印行的兩種中譯本的譯筆和版本有所指陳，希望能作為讀者的參考。

● 趙雲女士的作品是大家所熟悉的，她交大江出版社印行的「零時」及「把生命放在手中」，都極受讀者歡迎。本期的「讀『浩劫後』」更是一篇讓我們深思的好文章。

● 本刊發行部代讀者採購圖書，大致上的程序如下，當我們接到讀者的劃撥單後，即分別向各書店和出版社劃撥採購，等收到圖書後，再寄給購書的讀者，如此一來一往，讀者收到訂購的書，往往要六、七天之久，如果中間碰到禮拜天，有時說不定會拖上十來天，這是要在此特別加以說明的。

● 兩月新書，本期黃士旂、雷蒙、沈思、史亮諸先生一共為我們撰寫了五十冊之多，由於稿子太擠，我們只登出了二十六冊，把一些為大家所熟悉的如「天地一沙鷗」、「人生的光明面」等刪除了，實在是不得已，尚望作者和讀者諒解。

● 我們特別希望得到一篇有關食譜的書評；目前市面上流傳的「食譜」甚多，這位執筆者最好收藏有各類食譜，而自己也懂得烹飪技巧，從實際體會中加以比較，使讀者知道每一本食譜的特色以及它們的實用價值。

# 書 目

本刊書目部份，將分三個單元進行，出版社和書店為第一單元，以作家的次序排列為第二單元，圖書分類為第三單元，也就是說，每一本書出版後，前後將會在本刊的書目上出現三次。一旦三個單元陸續刊畢後，我們將出版「書目1、2、3」，以供應社會上一般讀者的需要。現在我們進行的是第一個單元，刊登各出版社或書店的全部書目，本刊純係義務性質，不收任何費用。讀者如欲訂購曾在本刊書目上出現過之任何書籍，一律照定價八折優待，海外讀者另加郵費百分之五十。

## ⑥ 協志工業叢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書 名	譯 著 者	臺 幣
821 電表製造工業	鄭 聯 銘 著	3元
822 基層指導員訓練	鍾 雙 麟 著	缺
823 製鐵工業 (改訂版)	賴 雅 修 著	7元
824 我的生活與工作	亨 利 福 特 著 陳 亦 實 譯	18元
825 所 得	皮 蘇 癸 著 谷 珍 譯	6元
826 化學學校	歐 斯 伐 著 湯 元 吉 譯	40元
827 生產力淺說	日本生產力中心 張 希 耀 編 譯	4元
828 愛默森散文選	何 欣 譯	27元
829 過去與現在	卡 來 爾 著 朱 良 箴 譯	17元
830 培根論文集	李 光 億 譯	13元
831 孟田文選	陸 孝 棟 譯	20元
832 人類的故事	房 吳 龍 著 吳 奚 眞 譯	30元
833 西洋哲學史話	威 爾 杜 蘭 著 董 昭 輝 邱 煥 堂 譯 許 大 成 李 雲 珍	35元
834 林 肯	矢 內 原 忠 雄 著 陳 兩 成 陳 許 素 華 譯	3元
835 (史懷哲博士) 自傳	陳 達 邇 譯	15元

- |     |                 |                                  |     |
|-----|-----------------|----------------------------------|-----|
| 836 | 老 子             | 張 起 鈞 著                          | 15元 |
| 837 | 富蘭克林自傳          | 楊 景 邁 譯                          | 15元 |
| 838 | 市場活動            | 日本生產力中心<br>楊 東 原 編譯              | 3元  |
| 839 | 人生的解脫與佛教思想      | 木 村 泰 賢 著<br>巴 壺 天 李 世 傑 譯       | 18元 |
| 840 | 孔 子             | 杜 呈 祥 著                          | 20元 |
| 841 | 法學教育論           | 田 中 耕 太 郎 著<br>阮 愷 東 譯           | 2元  |
| 842 | 動態企業管理學         | 雷 蒙 韋 勒 斯 著<br>潘 鈺 甲 鮑 爾 一 譯     | 32元 |
| 843 | 威尼斯商人           | 莎 士 比 亞 著<br>梁 實 秋 譯             | 12元 |
| 844 | 如何使思想正確         | 蕭 勒 士 著<br>林 炳 錚 譯               | 17元 |
| 845 | 恨 世 者           | 莫 里 艾 兒 著<br>吳 燕 平 鄭 慶 昭 譯       | 7元  |
| 846 | 沉 思 錄           | 瑪 克 斯 · 奧 瑞 利 著<br>梁 實 秋 譯       | 18元 |
| 847 | 方法導論            | 笛 卡 兒 著<br>黃 金 穗 譯               | 7元  |
| 848 | 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 | 瑪 克 斯 · 偉 伯 著<br>張 漢 伯 裕 譯       | 14元 |
| 849 | 法的任務            | 龐 伍 德 著<br>守 恭 譯                 | 6元  |
| 850 | 德國名劇選粹          | 歌 德 · 黑 貝 爾 · 衛 德 著<br>湯 元 耿 吉 譯 | 20元 |
| 851 | 教學之藝術           | 吉 爾 伯 · 哈 艾 特 著<br>嚴 景 珊 周 叔 昭 譯 | 25元 |
| 852 | 後進諸國之資本形成       | 拉 格 納 · 努 爾 斯 著<br>游 海 清 譯       | 18元 |
| 853 | 理化百表            | 謝 纘 夏 洪 吉 成 蕭 全 諒 合編             | 15元 |
| 854 | 盧次倫傳            | 吳 恭 亮 著                          | 14元 |
| 855 | 論自由及論代議政治       | 約 翰 · 司 徒 亞 特 · 密 勒 著<br>郭 志 嵩 著 | 30元 |
| 856 | 協志日記            | 大 同 公 司 編                        | 4元  |
| 857 | 法的常識            | 維 納 格 拉 多 夫 著<br>陳 柏 齡 譯         | 20元 |
| 858 | 哲學導論對話上卷        | 洪 耀 勳 著                          | 27元 |

- |                 |                   |    |     |
|-----------------|-------------------|----|-----|
| 859 科學對社會的影響    | 勃德里安·羅素<br>鄧宗培    | 著譯 | 10元 |
| 860 社會學         | 柯尼格<br>朱岑樓        | 著譯 | 35元 |
| 861 埋藏在你腦中的金鑰   | 奧斯朋<br>邵一杭        | 著譯 | 4元  |
| 862 公司為什麼會倒閉    | 島山芳雄<br>鄭慶昭       | 著譯 | 15元 |
| 863 經濟開發論 (修訂版) | 查理·金德柏格<br>汪賜會林新賢 | 著譯 | 45元 |
| 864 民主與領導       | 巴壁德·歐爾文<br>鍾籟賽    | 著譯 | 28元 |
| 865 應用想像力       | 奧斯朋博士<br>邵一杭      | 著譯 | 37元 |
| 866 饗宴          | 柏拉圖<br>吳錦裳        | 著譯 | 15元 |
| 867 哲學的趣味       | 威爾·杜蘭<br>胡百華      | 著譯 | 50元 |
| 868 科學與科學思想簡史   | 謝渥德·泰勒<br>李熙謀     | 著譯 | 35元 |
| 869 中國之智慧       | 吉川幸次郎<br>吳錦裳      | 著譯 | 12元 |
| 870 西洋教育史 上冊    | 克伯萊<br>楊亮功        | 著譯 | 50元 |
| 871 西洋教育史 下冊    | 克伯萊<br>楊亮功        | 著譯 | 45元 |
| 872 美國人的創業精神    | 約翰·張伯倫<br>鍾義均     | 著譯 | 25元 |
| 873 小泉八雲文選      | 小林八雲<br>泉炳錚       | 著譯 | 18元 |
| 874 佛 教         | 渡邊照宏<br>陳世昌       | 著譯 | 12元 |
| 875 人資源——富國論    | 伊力·金伯武<br>蕭琴      | 著譯 | 15元 |
| 876 有效的經營者      | 彼德·F·杜拉卡<br>游來乾等  | 著譯 | 25元 |
| 877 論語故事        | 下村湖人<br>林耀南       | 著譯 | 30元 |
| 878 學歷無用論       | 盛田昭夫<br>游來乾等      | 著譯 | 20元 |
| 879 基督教入門       | 矢內原忠雄<br>張漢裕      | 著譯 | 12元 |

- 880 當代歐洲哲學 皮耶·亨斯·基文 著譯 25元
- 881 美國人的挑戰 薩文·史萊坡 著譯 30元  
林錦勝 何清欽
- 882 企業的人性面 道路·拉斯·麥理格 著譯 25元  
林 錦 勝
- 883 偉大的摩根 非德烈克·路易士·阿倫 著 28元  
張 和 湧
- 884 企業經營演習 彼德·F·杜拉卡 著 50元  
張 漢 裕 主編
- 885 彩色電視機 石王 編 50元  
王 橋 俊 夫 譯
- 886 方略研究概論 赫立爾·李柏門合 著 28元  
王 冠 羣 譯
- 887 人類之路 佛蔡·洛姆 著 28元  
蔡 仲 章 譯
- 888 中國佛教史 宇井伯壽 著 28元  
李 世 傑 譯
- 889 科學與假說 羽盧·加兆 著 25元  
盧 兆 麟 譯
- 890 SCR —認識與應用— 小津厚二郎 編 30元  
楊 明 家 譯
- 891 安東·菲利浦斯 玻鄧·曼 著 30元  
鄧 慶 昭 譯
- 892 禪師教入門 鈴木大拙 著 20元  
李 世 傑 譯
- 893 企業成長與品質管制 唐徐·津代 著 18元  
徐 德 一 譯
- 894 有系統的工廠佈置 理查·妙瑟 著 45元  
蘇葵珍·蘇新芳 譯
- 895 適應控制概要 理查·貝爾曼 著 35元  
張 家 澤 譯
- 896 機械發明史話 艾徐·雪爾 著 50元  
徐 萬 椿 譯
- 897 馬上辦理課奮記 扇林·谷正造 著 25元  
林 朝 樹 譯
- 898 斷絕的時代 彼得·F·杜拉卡 著 40元  
莊宏信·陳瑞珍·林錦勝 譯
- 899 我與通用汽車公司 小艾弗烈·P·史隆 著 55元  
蔡 進 松 譯
- 900 安德祿·卡內基自傳 安德祿·卡內基 著 40元  
李 敏 敵 譯

901 牛頓傳	安得瑞德、諾斯 許 榮 富	著譯	10元
902 現代生活與健康	杉靖三郎 陳敬輝	著譯	15元
903 科學與文化	林方德 方 祖	著譯	30元
904 物理與哲學	海東川森資民 潤 石 黃	著譯	15元
905 羣策羣力學 (TEAMWORK)	川喜田二 田 徵 洪	著譯	20元
906 尊重生命與增進生產	林 佳 谷	著	20元
907 經營的行動指針	土光敏夫 陳 世 昌	著譯	13元
908 保健物理	雷黃 則 斯夫	著譯	30元
909 經營法則集	上野一郎 何 清 欽	著譯	25元

「書評書目」雙月刊徵求駐校通訊員啓事

一、本刊爲擴展業務需要，特公開徵求駐校通訊員，歡迎有  
興趣之青年學生踴躍應徵。

二、凡就讀於國內公私立高級中學、大專院校學生，不拘性  
別，不限年級，均得應徵爲本刊通訊員。

三、通訊員視實際工作情形，由本刊酌予報酬。

四、通訊員得優先參加本刊所舉辦之任何活動，及享受本刊  
所予讀者之任何服務與優待。

五、通訊員成績每一年評定一次，優良者由本刊酌予獎勵。

社會愈進步，每一個人的時間愈有限。報紙是現代文明的產物，現代人與報紙的關係，因著社會的進步而愈形密切。本刊為加強服務讀者，特將國內幾家較常見的日、晚報的社址、電話號碼抄錄於後，以便利讀者隨時翻閱。

中央日報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八十三號	發行組	318057
中國時報	臺北市大理街一二二號	總機	373141
中華日報	總社：臺北市松江路一三一號 南部版：臺南市成功路二號	總機	589511(十線)
青年戰士報	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	發行組	326960
國語日報	臺北市福州街十號	發行組	342448
經濟日報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總機	782161~69
臺灣新生報	臺北市延平南路一〇號	發行組	315003
臺灣新聞報	總社：高雄市中正路二四九號 臺北辦事處：臺北市衡陽街一〇九號三樓	發行課	221958 313392
臺灣時報	高雄市中正路一六七號	總機	297373 782161~69
聯合報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總機	782161~69
臺灣日報	總社：臺中大里中興路二段三八一號 臺北管理處：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九三號	探訪組	25091-93 329555
大華晚報	臺北市館前路五十三號	總機	545467
民族晚報	臺北市昆明街二三五號	發行組	386710~15
自立晚報	臺北市濟南路二段十五號	發行組	388721

書書

目評

CRITICISM  
&  
CATALOGUE